

## 宋史卷四百五十五

### 列传第二百四十六

#### 外国三 高丽

高丽，本曰高句骊。禹别九州，属冀州之地，周为箕子之国，汉之玄菟郡也。在辽东，盖扶余之别种，以平壤城为国邑。汉魏以来，常通职贡，亦屡为边寇。隋炀帝再举兵，唐太宗亲驾伐之，皆不克。高宗命李勣征之，遂拔其城，分其地为郡县。唐末，中原多事，遂自立君长。后唐同光、天成中，其主高氏累奉职贡。长兴中，权知国事王建承高氏之位，遣使朝贡，以建为玄菟州都督，充大义军使，封高丽国王。晋天福中，复来朝贡。开运二年，建死，子武袭位，汉乾祐末，武死，子昭权知国事。周广顺元年，遣使朝贡，以昭为特进、检校太保、使持节、玄菟州都督、大义军使、高丽国王。显德二年，又遣使来贡，加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又加太师。

建隆三年十月，昭遣其广评侍郎李兴祐、副使李励希、判官李彬等来朝贡。

四年春，降制曰：“古先哲后，奄宅中区，曷尝不同文轨于万方，覃声教于四海？顾予凉德，猥被鸿名，爰致宾王，宜优锡命。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玄菟州都督、充大义军使、高丽国王昭，日边钟粹，辽左推雄，习箕子之余风，抚朱蒙之

旧俗。而能占云候海，奉贄充庭，言念倾输，实深嘉尚。是用赐之懿号，醺以公田，载推柔远之恩，式奖拱辰之志。于戏！来朝万里，美爱戴之有孚。柔抚四封，庶混并之无外。永保东裔，聿承天休。可加食邑七千户，仍赐推诚顺化保义功臣。”其年九月，遣使时赞等来贡，涉海，值大风，船破，溺死者七十余人，赞仅免，诏加劳恤。

开宝五年，遣使以方物来献，制加食邑，赐推诚顺化守节保义功臣。进奉使内议侍郎徐熙加检校兵部尚书，副使内奉卿崔邺加检校司农卿并兼御使大夫，判官广评侍郎康礼试少府少监，录事广评员外郎刘隐加检校尚书、金部郎中，皆厚礼遣之。

昭卒，其子佺权领国事。

九年，佺遣使赵遵礼奉土贡，以父没当承袭，来听朝旨。授佺检校太保、玄菟州都督、大义军使，封高丽国王。

太宗即位，加检校太傅，改大义军为大顺军，遣左司御副率于延超、司农寺丞徐昭文使其国。佺遣国人金行成入就学于国子监。

太平兴国二年，遣其子元辅以良马、方物、兵器来贡。其年，行成擢进士第。

三年，又遣使贡方物、兵器、加佺检校太师，以太子中允直舍人院张洎、著作郎直史馆句中正为使。

四年，复遣供奉官、阁门祗候王僎使其国。

五年六月，再遣使贡方物。六年，又遣使来贡。

七年，僎卒，其弟治知国事，遣使金全奉金银线罽锦袍褥、金银饰刀剑弓矢、名马、香药来贡，且求袭位。授治检校太保、玄菟州都督，充大顺军使，封高丽国王，以监察御史李巨源、《礼记》博士孔维奉使。

雍熙元年，遣使韩遂龄以方物来贡。

二年，加治检校太傅，遣翰林侍书王著、侍读吕文仲充使。

三年，出师北伐，以其国接契丹境，常为所侵，遣监察御史韩国华赍谕之曰：“朕诞膺丕构，奄宅万方，华夏蛮貊，罔不率俾。蠢兹北裔，侵败王略，幽蓟之地，中朝土疆，晋、汉多虞，寅缘盗据，今国家照临所及，书轨大同，岂使齐民陷诸犷俗？今已董齐师旅，殄灭妖氛，惟王久慕华风，素怀明略，效忠纯之节，抚礼义之邦。而接彼边疆，罹于蚕毒，舒泄积愤，其在兹乎！可申戒师徒，迭相掎角，协比邻国，同力荡平。奋其一鼓之雄，戡此垂亡之寇，良时不再，王其图之！应俘获生口、牛羊、财物、器械，并给赐本国将士，用申赏劝。”

先是，契丹伐女真国，路由高丽之界，女真意高丽诱导构祸，因贡马来诉于朝，且言高丽与契丹结好，倚为势援，剽略其民，不复放还。洎高丽使韩遂龄入贡，太宗因出女真所上告急木契以示遂龄，仍令归白本国，还其所俘之民。治闻之忧惧，及国华至，令人言于国华曰：

前岁冬末，女真驰木契来告，称契丹兴兵入其封境，恐当道未知，宜豫为之备。当道与女真虽为邻国，而路途遐远，彼之情伪，素知之矣，贪而多诈，未之信也。其后又遣人告曰，契丹兵骑已济梅河。当道犹疑不实，未暇营救。俄而契丹云集，大击女真，杀获甚众，余族败散逃遁，而契丹压背追捕，及于当道西北德昌、德成、威化、光化之境，俘擒而去。时有契丹一骑至德米河北，大乎关城戍卒而告曰：“我契丹之骑也，女真寇我边鄙，率以为常，今则复仇已毕，整兵回矣。”当道虽闻师退，犹忧不测，乃以女真避兵来奔二千余众，资给而归之。

女真又劝当道控梅河津要，筑治城垒，以为防遏之备，亦以为然。方令行视兴功，不意女真潜师奄至，杀略吏民，驱掠丁壮，没为奴隶，转徙他方。以其岁贡中朝，不敢发兵报怨，

岂期反相诬构，以惑圣听。当道世稟正朔，践修职责，敢有二心，交通外国？况契丹介居辽海之外，复有大梅、小梅二河之阻，女真、渤海本无定居，从何径路，以通往复？横罹谗谤，愤气填膺，日月至明，谅垂昭鉴。

间者，女真逃难之众，罔不存恤，亦有授以官秩，尚在当国，其职位高者有勿屈尼于、郟元、尹能达、郁老正、卫迦耶夫等十数人，欲望召赴京阙，与当道入贡之使庭辩其事，则丹石之诚，庶几昭雪。

国华诺之，乃命发兵西会。治迂延未即奉诏，国华屡督之，得报发兵而还，具录女真之事以奏焉。十月，遣使朝贡，又遣本国学生崔罕、王彬诣国子监肄业。

端拱元年，加治检校太尉，以考功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吕端、起居舍人吕祐之为使。

二年，遣使来贡，诏其使选官侍郎韩兰卿、副使兵官郎中魏德柔并授金紫光禄大夫，判官少府水李光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先是，治遣僧如可赍表来觐，请《大藏经》，至是赐之，仍赐如可紫衣，令同归本国。

淳化元年三月，诏加治食邑千户，遣户部郎中柴成务、兵部员外郎直史馆赵化成往使。其国俗信阴阳鬼神之事，颇多拘忌，每朝廷使至，必择良月吉辰，方具礼受诏。成务在馆逾月，乃遗书于治曰：“王奕叶藩辅，尊奖王室，凡行大庆，首被徽章。今国家特驰信使，以申殊宠，非止历川涂之绵邈，亦复蹈溟海之艰危，皇朝眷遇，斯亦隆矣。而乃牵于禁忌，泥于卜数，眩惑曰者之浮说，稽缓天子之命书。惟典册之垂文，非卜祝之能晓，是以《书》称上曰，不推六甲之元辰；《礼》载仲冬，但取一阳之嘉会。粲然古训，足以明稽，所宜改图，速拜君赐。悦凤綵无滞，克彰拱极之诚；则龙节有辉，免貽辱命之责。谨

以诚告，王其听之。”治览书惭惧，遣人致谢焉。会霖雨不止，仍以俟霁为请。成务复遗书以责之，治翌日乃出拜命。

二年，遣使韩彦恭来贡。彦恭表述治意，求印佛经，诏以《藏经》并御制《秘藏诠》、《逍遥咏》、《莲华心轮》赐之。

四年正月，治遣使白思柔贡方物并谢赐经及御制。二月，遣秘书元直史馆陈靖、秘书丞刘式为使，加治检校太师，仍降诏存间军吏耆老。靖等自东牟趣八角海口，得思柔所乘海船及高丽水工，即登舟自芝冈岛顺风泛大海，再宿抵瓮津口登陆，行百六十里抵高丽之境曰海州，又百里至阎州，又四十里至白州，又四十里至其国。治迎使于郊，尽藩臣礼，延留靖待七十余日而还，遗以袭衣、金带、金银器数百两、布三万余端，附表称谢。

先是，三年，上亲试诸道贡举人，诏赐高丽宾贡进士王彬、崔罕等及第，既授以官，遣还本国。至是，靖等使回，治上表谢曰：“学生王彬、崔罕等入朝习业，蒙恩并赐及第，授将仕郎、守秘书省校书郎，仍放归本国。窃以当道荐修贡奉。多历岁年，盖以上国天高，遐荒海隔，不获躬趋金阙，面叩玉阶，唯深拱极之诚，莫展来庭之礼。彬、罕等幼从匏系，嗟混迹于岫夷；不惮蓬飘，早宾王于天邑。緼袍短褐，玉粒桂薪，堪忧食贫，若为卒岁。皇帝陛下天慈照毓，海量优容，丰其馆谷之资，勗以艺文之业。去岁高悬轩鉴，大选鲁儒，彬、罕接武泽宫。敢萌心于中鹄；滥巾英域，空有志于羡鱼。陛下以其万里辞家，十年观国，俾登名于桂籍，仍命秩于芸台；悯其怀土之心，慰以倚门之望，别垂宸旨，令归故乡。玄造曲成，鸿恩莫报，臣不胜感天戴圣之至。”

又有张仁铨者，进奉使白思柔之孔目吏也，上书献便宜。思柔意其持国阴事以告，仁铨惧不敢归，上命靖等领以还国，

仍诏治释仁铨罪。治又上表谢曰：“官告国信使陈靖、刘式至，奉传圣旨，以当道进奉使从行孔目官张仁铨至阙，辄进便宜，翻怀忧惧，今附使臣带归本国者。仁铨嵎宅细民，海门贱吏，获趋上国，敢贡愚诚，罔思狂瞽之尤，辄奏权宜之事，妄尘旒冕，上黷朝廷。今者，仰奉纶言，释其罪罟。小人趋利，岂虞僭越之求，圣主宽恩，远降哀矜之命。其张仁铨者已依诏旨放罪，令掌事如故。”又上言愿赐板本《九经》书，用敦儒教，许之。

先是，式等复命，治遣使元证衍送之，证衍至安香浦口，值风损船溺所赍物。诏登州给证衍文据遣还，仍赐治衣段二百匹、银器二百两、羊五十口。

五年六月，遣使元郁来乞师，诉以契丹寇境，朝廷以北鄙甫宁，不可轻动干戈，为国生事，但赐诏慰抚，厚礼其使遣还。自是受制于契丹，朝贡中绝。

治卒，弟诵立，尝遣兵校徐远来候朝廷德音，远久不至。

咸平三年，其臣吏部侍郎赵之遴命牙将朱仁绍至登州侦之，州将以闻，上特召见仁绍。因自陈国人思慕皇化，为契丹羁制之状，乃赐诵钿函诏一道，令仁绍赍还。

六年，诵遣使户部郎中李宣古来朝谢恩，且言：“晋割燕蓟以属契丹，遂有路趣玄菟，屡来攻伐，求取不已，乞王师屯境上为之牵制。”诏书优答之。

诵卒，弟询权知国事。先是，契丹既袭高丽，遂筑六城曰兴州、曰铁州、曰通州、曰龙州、曰龟州、曰郭州于境上。契丹以为贰己，遣使来求六城，询不许。遂举兵，奄至城下，焚荡宫室，剽劫居人，询徙居升罗州以避之。兵退，乃遣使请和。契丹坚以六城为辞，自是调兵守六城。

大中祥符三年，大举来伐，询与女真设奇邀击，杀契丹殆

尽，询又于鸭绿江东筑城，与来远城相望，跨江为桥，潜兵以固新城。

七年，方遣告奏使御事工部侍郎尹证古以金线织成龙凤鞍并绣龙凤鞍幙各二幅、细马二匹、散马二十匹来贡。证古还，赐询诏书七通并衣带、银彩、鞍勒马等。

八年，诏登州置馆于海次以待使者。其年，又遣御事民官侍郎郭元来贡。元自言：“本国城无坦墙，府曰开城，管六县，民不下三五千。有州军百余，置十路转运司统之。每州管县五六，小者亦三四，每县户三四百。国境南北千五百里，东西二千里。军民杂处，隶军者不黥面。方午为市，不用钱，第以布米贸易。地宜粳稻，风俗颇类中国。无羊、兔、橐驼、水牛、驴。气候少寒，暑差多。有僧，无道士。民家器皿，悉铜为之。乐有二品：曰唐乐，曰乡乐。三岁一试举人，有进士、诸科、算学，每试百余人，登第者不过一二十。每正月一日、五月五日祭祖祫庙。又正月七日，家为王母像戴之。二月望，僧俗燃灯如中国上元节。上巳日，以青艾染饼为盘羞之冠。端午有秋千之戏。士女服尚素。地产龙须席、藤席、白碓纸、鼠狼尾笔。”元辞貌恭恪，每受宴赐，必自为谢表，粗有文采，朝廷待之亦厚。九年，辞还，赐询诏书七函，袭衣、金带、器币、鞍马及经史、历日、《圣惠方》等。元又请录《国朝登科记》及所赐御诗以归，从之。

天禧元年，遣御事刑官侍郎徐纳奉表献方物于崇政殿，又贺封建寿春郡王。

三年九月，登州言高丽进奉使礼宾卿崔元信至秦王水口，遭风覆舟，漂失贡物，诏遣内臣抚之。十一月，元信等入见，贡罽锦衣褥、乌漆甲、金饰长刀匕首、罽锦鞍马、纁布、药物等，又进中布二千端，求佛经一藏。诏赐经还布，以元信覆溺

匱乏，别赐衣服、缯彩焉。明州、登州屡言高丽海船有风漂至境上者，诏令存问，给度海粮遣还，仍为著例。

五年，询遣告奏使御事礼部侍郎韩祚等一百七十九人来谢恩，且言与契丹修好，又表乞阴阳地理书、《圣惠方》，并赐之。

金行成者，累官至殿中丞，治表乞放还。行成自以筮仕朝廷，不愿归本国。又以父母垂老，在海外旦暮思念，恨禄不及，令工图其像置正寝，与妻史氏居旁室，晨夕定省上食，未尝少懈。淳化初，通判安州。被病，知州李范与僚佐数人省之，行成病已笃，泣且言曰：“行成外国人，为朝官，佐郡政，病且死，未有以报主恩，虽瞑目固有遗恨。二子宗敏、宗讷皆幼，家素贫。无他亲可依，旦暮委沟壑矣。”未几，行成死，其妻养二子，誓不嫁，织屨以给。范表其事，诏以宗敏补太庙斋郎，令安州月给其家钱参缗、米五斛，长吏岁时存问。

又高丽信州永宁人康戡，字休祐，父允，三世为兵部侍郎。戡少好学，时纥升与契丹交兵，戡从允战木叶山下，连中二矢，神色不变。后陷契丹，遁居墨斗岭，又至黄龙府，间道得归高丽，时允犹在。开宝中，允遣戡随宾贡肄业国学，太平兴国五年，登进士第，解褐大理评事，知湘乡县，再迁著作佐郎。知江阴军、江州，历官以清白干力闻，改太常博士。苏易简在翰林，称其吏才，命为广南西路转运副使，赐绯鱼，就迁正使，再转度支员外郎、户部判官。出知峡、越二州，连被诏褒其能政。又为京西转运使，加工部郎中，赐金紫。戡所至好行事，上章多建白，以竭诚自任。景德三年，卒，真宗特以其子希龄为太常寺奉礼郎，给奉终丧。

乾兴元年二月，祚等辞归国，赐询如故事。会真宗晏驾，又赙遗物以赐询。

天圣八年，询复遣御事民官侍郎元颖等二百九十三人奉表入见于长春殿，贡金器、银鬲刀剑、鞍勒马、香油、人参、细布、铜器、硫黄、青鼠皮等物。明年二月辞归，赐予有差，遣使护送至登州。其后绝不通中国者四十三年。

询孙徽嗣立，是为文王。

熙宁二年，其国礼宾省移牒福建转运使罗拯云：“本朝商人黄真、洪万来称，运使奉密旨，令招接通好。奉国王旨意，形于部述，当国僻居阳谷，邈恋天朝，顷从祖祢以来，素愿梯航相继。曩尔平壤，迺于大辽，附之则为睦邻，疏之则为劲敌。虑边骚之弗息，蓄陆誓以靡遑，久困羁縻，难图携贰，故违述职，致有积年，屡卜云祥，虽美圣辰于中国；空知日远，如迷旧路于长安。运属垂鸿，礼稽展庆。大朝化覃无外，度豁包荒，山不谢乎纤埃，海不辞于支派。谨当遵寻通道，遑赴稿街，但兹千里之传闻，恐匪重霄之纾眷。今以公状附真、万西还，俟得报音，即备礼朝贡。”徽又自言尝梦至中华，作诗纪其事。三年，拯以闻，朝廷议者亦谓可结之以谋契丹，神宗许焉。命拯谕以供拟腆厚之意。徽遂遣民官侍郎金悌等百十人来，诏待之如夏国使。

往时高丽人往反皆自登州，七年，遣其臣金良鉴来言。欲远契丹。乞改涂由明州诣阙，从之。郡县供顿无旧准，颇扰民，诏立式颁下，费悉官给。又以其不迓华言，恐规利者私与交关，令所至禁止。徽问遗二府甚厚，诏以付市易务售缣帛答之。又表求医药、画塑之工以教国人，诏罗拯募愿行者。

九年，复遣崔思训来，命中贵人仿都亭西驿例治馆，待之浸厚，其使来者亦益多。尝献伶官十余辈，曰：“夷乐无足观，止欲润色国史尔。”帝以其国尚文，每赐书诏，必选词臣著撰而择其善者。

元丰元年，始遣安焘假左谏议大夫、陈睦假起居舍人往聘。造两舰于明州，一曰凌虚致远安济，次曰灵飞顺济，旨名为神舟。自定海绝洋而东，既至，国人欢呼出迎。徽具袍笏玉带拜受诏，与焘、睦尤礼，馆之别宫，标曰顺天馆，言尊顺中国如天云。徽已病，仅能拜命，且乞医药。

二年，遣王舜封挟医往诊治，徽又使柳洪来谢，海中遇风，失所贡物。洪上章自劾，敕书安慰。寻献日本所造车，曰：“诸侯不贡车服，故不敢与土贡同进。”前此贡物至，辄下有司估直，赏以万缗，至是命勿复估，以万缗为定数。

六年，徽卒，在位三十八年，治尚仁恕，为东夷良主。然犹循其俗，王女不下嫁臣庶，必归之兄弟，宗族贵臣亦然。次子运谏，以为既通上国，宜以礼革故习。徽怒，斥立于外，讫闻，天子闵焉，诏明州修浮屠供一月，遣杨景略、王舜封祭奠，钱勰、宋球吊慰。景略辟李之仪书状，帝以之仪文称不著，宜得问学博洽、器宇整秀者召赴中书，试以文乃遣。又以远服不责其备，谕使者以相见之所殿名、鸱吻，皆听勿避。

徽子顺王勋嗣，百日卒。弟宣王运嗣运仁贤好文，内行饬备，每贾客市书至，则洁服焚香对之。

八年，遣其弟僧统来朝，求问佛法并献经像。

哲宗立，遣使金上琦奉慰，林暨致贺，请市刑法之书、《太平御览》、《开宝通礼》、《文苑英华》。诏惟赐《文苑英华》一书，以名马、锦绮、金帛报其礼。

运立四年卒，子怀王尧嗣，未阅岁，以病不能为国，国人请其叔父鸡林公熙摄政。未几尧卒，熙乃立，凡数岁使不至。

元祐四年，其王子义天使僧寿介至杭州祭亡僧，言国母使持二金塔为两宫寿，知州苏轼奏却之，语在《轼传》。熙后避辽主讳，改名颙。颙性贪吝，好夺商贾利，富室犯法，辄久縻

责赎，虽微罪亦输银数斤。

五年，复通使，赐银器五千两。

七年，遣黄宗恂来献《黄帝针经》，请市书甚众。礼部尚书苏轼言：“高丽入贡，无丝发利而有五害，今请诸书与收买金箔，皆宜勿许。”诏许买金箔，然卒市《册府元龟》以归。

元符中，遣士宾贡。

徽宗立，遣任懿、王嘏来吊贺。

崇宁二年，诏户部侍郎刘逵、给事中吴试往使。

颙卒，子侯嗣，贡使接踵，且令士子金瑞等五人入太学，朝廷为置博士。

政和中，升其使为国信，礼在夏国上，与辽人皆隶枢密院；改引伴、押伴官为接送馆伴。赐以《大晟燕乐》、笏豆、簠簋、尊罍等器，至宴使者于睿谟殿中。

宣和四年，侯卒，初，高丽俗兄终弟及，至是诸弟争立，其相李資深立侯子楷。来告哀，诏给事中路允迪、中书舍人傅墨卿奠慰。侯之在位也，求医于朝，诏使二医往，留二年而归，楷语之曰：“闻朝廷将用兵伐辽。辽兄弟之国，存之足为边扞。女真狼虎耳，不可交也。业已然，愿二医归报天子，宜早为备。”归奏其言，已无及矣。

钦宗立，贺使至明州，御史胡舜涉言：“高丽靡敝国家五十年，政和以来，人使岁至，淮、浙之间苦之。彼昔臣事契丹，今必事金国，安知不窥我虚实以报，宜止勿使来。”乃诏留馆于明而纳其贖币。明年始归国。

自王徽以降，虽通使不绝，然受契开封册，奉其正朔，上朝廷及他文书，盖有称甲子者。岁贡契丹至于六，而诛求不已。常云：“高丽乃我奴耳，南朝何以厚待之？”使至其国，尤倨暴。馆伴及公卿小失意，辄行摔箠，闻我使至，必假他事来覘，

分取赐物。尝诘其西向修贡事，高丽表谢，其略曰：“中国，三甲子方得一朝，大邦，一周天每修六贡。”契丹悟，乃得免。

高宗即位，虑金人通于高丽，命迪功郎胡蠡假宗正少卿为高丽国使以间之。蠡之回，史失书。

二年，浙东路马步军都总管杨应诚上言：“由高丽至女真路甚径，请身使三韩，结鸡林以图迎二圣。”乃以应诚假刑部尚书充高丽国信使，浙东帅臣翟汝文奏言：“应诚欺罔，为身谋耳。若高丽辞以金人亦请问津以窥吴、越，其将何辞以对？万一辱命，取笑远夷，愿毋遣。”应诚闻之，遂与副使韩衍、书状官孟健由杭州浮海以行。六月，抵高丽，谕其王楷以所欲为，楷曰：“大朝自有山东路，盍不由登州往？”应诚曰：“以贵国路径耳。”楷有难色，已而命其门下侍郎傅佺至馆中，果对如翟汝文言。应诚曰：“女真不善水战。”佺曰：“彼常于海道往来，况女真旧臣本国，今反臣事之，其强弱可见矣。”居数日，复遣其中书侍郎崔洪宰、知枢密院金富轼持前议不变，谓二圣今在燕云，大朝虽尽纳土，未必可得，何不练兵与战终不奉诏。应诚留两月余，不得已见楷于寿昌门，受其拜表而还。十月，至阙，入对言状，上以楷负国恩，怒甚。尚书右丞朱胜非曰：“彼邻金人，与中国隔海，利害甚明。曩时待之过厚，今安能责其报也。”右仆射黄潜善曰：“以巨舰载精兵数万。径捣其国，彼宁不惧。”胜非曰：“越海兴师，燕山之事可为近鉴。”上怒解。十一月，楷遣其臣尹彦颐奉表谢罪，诏以二圣未归，燕设不宜用乐，乃设幕殿门外，命客省官吴得兴伴赐酒食，命中书舍人张澄押伴，如礼遣还。

三年八月，上谓辅臣曰：“闻上皇遣内臣、宫女各二人随高丽贡使来，朕闻之悲喜交集。”吕颐浩曰：“此必金人之意，不然高丽必不敢，安知非窥我虚实以报。”于是诏止之，略曰：

“王緬守基图，夙同文轨，乃附乘桴之信，嗣修贡篚之恭。惟忠顺之无他，质神明而靡愧，属关闻听，良用叹嘉。言念晚年，实为多故，举中原之生聚，遭强敌之震惊，既涉境以采深，犹称兵而未已，兹移仗卫，暂驻江湖。如行使之果来，恐有司之不戒，侯俟边警，当问聘期，坏晋馆以纳车，庶无后悔，闭汉关而谢质，非用前规。想彼素怀，知吾诚意。”

绍兴元年十月，高丽将入贡，礼部侍郎柳约言：“四明残破之余，荒芜单弱，恐起戎心，宜屯重兵以俟其至。”十一月，诏柳约奉使高丽，不果行。

二年闰四月，楷遣其礼部员外郎崔惟清、阁门祗候沈起入贡金百两、银千两、绫罗二百匹、人参五百斤，惟清所献亦三分之一。上御后殿引见，赐惟清、起金带二，答以温诏遣还。是月，定海县言，民亡入高丽者约八十人，愿奉表还国。诏候到日，高丽纲首卓荣等量与推恩。十二月，闻高丽遣枢密院事洪彝叙等六十五人来贡，议以临安府学馆其使。言者谓虽在兵间，不可无学，恐为所窥。诏以法惠寺为同文馆以待之。既而卒不至。

六年，高丽持牒官金稚圭至明州，赐银帛遣之，惧其为金间也。

三十二年三月，高丽纲首徐德荣诣明州言，本国欲遣贺使。守臣韩仲通以闻，殿中侍御史吴芾奏曰：“高丽与金人接壤，昔稚圭之来，朝廷惧其为间，亟遣还，今两国交兵，德荣之请，得无可疑？使其果来，犹恐不测，万一不至，贻笑远方。”诏止之。

隆兴二年四月，明州言高丽入贡。史不书引见曰，恐同彝叙之诈。其后使命遂绝。

庆元间，诏禁商人持铜钱入高丽，盖绝之也。

初，高丽入使，明、越困于供给，朝廷馆遇燕赆锡予之费以巨万计，馈其主者不在焉。我使之行，每乘二神舟，费亦不贖，三节官吏糜爵捐廩，皆仰县官。昔苏轼言于先朝，谓高丽入贡有五害，以此也。惟是国于吴会，事异东都。昔高丽入使，率由登、莱，山河之限甚远，今直趋四明，四明距行都限一浙水耳。

由海道奉使高丽，溟漫汪洋，洲屿险阻，遇黑风，舟触礁辄败，出急水门至群山岛，始谓平达，非数十日不至也。舟南北行，遇顺风则历险如夷，至不数日，其国东西二千里，南北五百里，西北接契丹，恃鸭绿江以为固，江广三百步。其东所临，海水清澈，下视十丈，东南望明州，水皆碧。

王居开州蜀莫郡，曰开成府。依大山置宫室，立城壁，名其山曰神嵩。民居皆茅茨，大止两椽，覆以瓦者才十二。以新罗为东州乐浪府，号东京。百济为金州金马郡，号南京。平壤为镇州，号西京。西京最盛。总之，凡三京、四府、八牧，郡百有十八、县镇三百九十、洲岛三千七百。郡邑之小者，或只百家。男女二百十万口，兵、民、僧各居其一。地寒多山，土宜松柏，有粳黍麻麦，而无秫，以粳为酒。少丝蚕，匹缣直银十两，多衣麻纈。

王出，乘车驾牛，历山险乃骑。紫衣行前，捧《护国仁王经》以导。出令曰教，曰宣。臣民呼之曰圣上，私谓曰严公，后妃曰宫主。百官名称、阶、勋、功臣、检校，颇与中朝相类。过御史台则下马，违者有劾。士人以族望相高，柳、崔、金、李四姓为贵种。无宦者，以世族子为内侍六卫。岁十二月朔，王坐紫门小殿注官，外官则付国相。有国子监、四门学，学者六千人。贡士三等，王城曰土贡，郡邑曰乡贡，他国人曰宾贡，间岁试于所属，再试于学，所取不过三四十人，然后王亲试以

诗、赋、论三题，谓之帘前重试。亦有制科宏词之目，然特文具而已。士尚声律，少通经。

王城有华人数百，多闽人因贾舶至者，密试其所能，诱以禄仕，或强留之终身，朝廷使至，有陈牒来诉者，则取以归。

百官以米为奉，皆给田，纳禄半给，死乃拘之。国无私田，民计口授业。十六以上则充军，六军三卫常留官府，三岁以选戍西北，半岁而更。有警则执兵，任事则服劳，事已复归农田。王亦有分地以供私用，王母、妃主、世子皆受汤沐田。

上下以贾贩利入为事。日中为虚，用米布贸易。地产铜，不知铸钱，中国所予钱；藏之府库，时出传玩而已，崇宁后，始学鼓铸，有“海东通宝”、“重宝”、“三韩通宝”三种钱，然其俗不便也。兵器疏简，无强弩大刀。

崇尚释教，虽王子弟亦常一人为僧，信鬼，拘阴阳，病不相视，敛不抚棺。贫者死，则露置中野。岁以建子月祭天。国东有穴，号禊神，常以十月望日迎祭，谓之八关斋，礼仪甚盛，王与妃嫔登楼，大张乐宴饮，贾人曳罗为幕，至百匹相联以示富。三岁大祭词。遍其封内，因是敛民财，而王与诸臣分取之。祖庙在国门之外，大祭则具车服冕圭亲祠。王城有佛寺七十区而无道观，大观中，朝廷遣道士往，乃立福源院，置羽流十余辈。俗不知医，自王侯来请医，后始有通其术者。

人首无枕骨，背扁侧。男子巾帻如唐装，妇人髻髻垂右肩，余发被下，约以绛罗，贯之簪。旋裙重叠，以多为胜。男女自为夫妇者不禁，夏月同川而浴。妇人、僧、尼皆男子拜。乐声甚下，无金石之音，既赐乐，乃分为左、右二部：左曰唐乐，中国之音也；右曰乡乐，其故习也。堂上设席，升必脱屣，见尊者则膝行，必跪，应必唯。其拜无不答，子拜，父犹半答其礼。性仁柔恶杀，不屠宰，欲食羊豕则包以蒿而燔之。

刑无惨酷之科，唯恶逆及骂父母者斩，余皆杖肋。外郡刑杀悉送王城，岁以八月减囚死罪，贷流诸岛，累赦，视轻重原之。

自明州定海遇便风，三日入洋，又五日抵墨山，入其境。自墨山过岛屿，洁曲礁石间，舟行甚驶，七日至礼成江。江居两山间，束以石峡，湍激而下，所谓急下门，最为险恶。又三日抵岸，有馆曰碧澜亭，使人由此登陆，崎岖山谷四十余里，乃其国都云。

## 宋史卷四百五十六

### 列传第二百四十七

#### 外国四 交 址 大 理

交址，本汉初南越之地，汉武平南越，分其他为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址、九真、日南，凡九郡，置交址刺史以领之。后汉置交州，晋、宋、齐、梁、陈因之，又为交址郡。隋平陈，废郡置州；炀帝初，废州置郡。唐武德中，改交州总管府；至德中，改安南都护府。梁贞明中，土豪曲承美专有其地，送款于末帝，因授承美节钺。时刘陟擅命岭表，遣将李知顺伐承美，执之，乃并有其地。后有杨廷艺、绍洪皆受广南署，继为交址节度使。绍洪卒，州将吴昌岌遂属其位。昌岌死，其弟昌文袭。

乾德初，昌文死，其参谋吴处瑛、峰州刺史矫知护、武宁州刺史杨暉、牙将杜景硕等争立，管内一十二州大乱。部民啸聚，起为寇盗，攻交州。先是，杨廷艺以牙将丁公著摄欢州刺史兼御蕃都督，部领即其子也。公著死，部领继之。至是，部领与其子璉率兵击败处瑛等，贼党溃散，境内安堵，交民德之，乃推部领为交州帅，号曰大胜王，署其子璉为节度使。凡三年，逊璉位。璉立七年，闻岭表平，遂遣使贡方物，上表内附。制以权交州节度使丁璉以检校太师充静海军节度使、安南都护。

又诏以进奉使郑綉、王绍祚并为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开宝八年，遣使贡犀、象、香药。朝廷议崇宠部领，降制曰：“率土来王，方推以恩信；举宗奉国，宜治于封崇。眷拱极之外臣，举显亲之茂典。尔部领世为右族，克保遐方；凤慕华风，不忘内附。属九州混一，五岭廓清，靡限溟涛，乐输琛赆，嘉乃令子，称吾列藩。特被鸿私，以旌义训，介尔眉寿，服兹宠章。可授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封交址郡王。”

太宗即位，璉又遣以方物来贺。部领及璉既死，璇弟璇尚幼，嗣立，称节度行军司马权领军府事。大将黎桓擅权树党，渐不可制，劫迁璇于别第，举族禁锢之，代总其众。太宗闻之，怒，乃议举兵。太平兴国五年秋，诏以兰州团练使孙全兴、八作使张璇、左监门卫将军崔亮为陆路兵马部署，自邕州路入；宁州刺史刘澄、军器库副使贾湜、供奉官阁门祗候王僎为水路兵马部署，自广州路入。是冬，黎桓遣牙校江巨湜赍方物来贡，仍为丁璇上表曰：“臣族本蛮酋，辟处海裔，修职贡于宰旅，假节制于方隅。臣之父兄，代承阃寄，谨保封略，罔敢怠遑。爰暨沦亡，将坠堂构，将吏耆耄，乃属于臣，俾权军旅之事，用安夷落之众。土俗犷悍，恳请愈坚，拒而弗从，虑其生变。臣已摄节度行军司马权领军府事，愿赐真秩，令备列藩。干冒宸宸，伏增震越。”上察其欲缓王师，寝而不报。王师进讨，破贼万余众，斩首二千余级，六年春，又破贼于白藤江口，斩首千余级，获战舰二百艘，甲冑万计。转运使侯仁宝率前军先进，全兴等顿兵花步七十日以候澄，仁宝累促之，不进。及澄至，并军由水路至多罗村，不遇贼，复擅回花步。桓诈降以诱仁宝，遂为所害。转运使许仲宣驰奏其事，遂班师。上遣使就劾澄、湜、僎、澄寻病死，戮湜等邕州市。全兴至阙，亦下吏诛，余抵罪有差。仁宝赠工部侍郎。

七年春，桓惧朝廷终行讨灭，复以丁璇为名，遣使贡方物，上表谢罪。八年，桓自称权交州三使留后，遣使贡方物，并以璇表来上，帝赐桓诏曰：“丁氏传袭三世，保据一方，卿既受其倚毗，为之心膂，克徇邦人之请，无负丁氏之心。朕且欲令璇为统帅之名，卿居副贰之任，剿裁制置，悉系于卿。俟丁璇既冠，有所成立，卿之辅翼，令德弥光，崇奖忠勋，朕亦何吝！若丁璇将材无取，童心如故，然其亦世绍袭，载绵星纪，一旦舍去节钺，降同士伍，理既非便，居亦靡安。诏到，卿宜遣丁睿母子及其亲属尽室来归。俟其入朝，便当揆日降制，授卿节旄。凡兹两途，卿宜审处其一。丁璇到京，必加忧礼，今遣供奉官张宗权赍诏渝旨，当悉朕怀。”亦赐璇诏书如旨。时黎桓已寺据其土，不听命。是岁五月上言，占城国水陆象马数万来寇，率所部兵击走之，俘斩千计。

雍熙二年，遣牙校张绍冯、阮伯簪等贡方物，继上表求正领节镇。三年秋，又遣使贡方物。儋州言，占城国人蒲罗遏率其族百余众内附，言为交州所通故也。是岁十月，制曰：“王者懋建皇极，宠绥列藩。设邸京师，所以盛会同之礼；胙土方面，所以表节制之雄。矧兹跼鸢之隅，克修设羽之贡，式当易帅，爰利建侯，不忘请命之恭，用举酬劳之典。权知交州三使留后黎桓，兼资义勇，特稟忠纯，能得邦人之心，弥谨藩臣之礼。往者，丁璇方在童幼，昧于抚绥。桓乃肺腑之亲，专掌军旅之事，号令自出，威爱并行。璇尽解三使之权，以徇众人之欲。远输诚款，求领节旄。土变强明，化越俗而咸义；尉佗恭顺，累汉诏以无违。宜正元戎之称，以列通侯之贯，控抚夷落，对扬天休。可检校太保、使持节、都督交州诸军事、安南都护，充静海军节度、交州管内观察处置等使，封京兆郡侯，食邑三千户，仍赐号推诚顺化功臣。”遣左补阙李若拙、国子博士李

觉为使以赐之。

端拱元年，加桓检太尉，进邑千户，实封五百户。遣户部郎中魏痒、虞部员外郎直史馆李度往使焉。淳化元年夏，加桓特进，邑千户，实封四百户。遣左正言直史馆宋镐、右正言直史馆王世则又使焉。明年六月，归阙，上令条列山川形势及黎桓事迹以闻。镐等具奏曰：

去岁秋末抵交州境，恒遣牙内都指挥使丁承正等以船九艘、卒三百人至太平军来迎，由海口入大海，冒涉风涛，颇历危险。经半月至白藤，径入海议，乘潮而行。凡宿泊之所皆有茅舍三间，营葺尚新，目为馆驿。至长州渐近本国，桓张皇虚诞，务为夸诤，尽出舟师战棹，谓之耀军。

自是宵征抵海岸，至交州仅十五里，有茅亭五间，题曰茅径驿。至城一百里，驱部民畜产，妄称官牛，数不满千，扬言十万。又广率其民混于军旅，衣以杂色之衣，乘船鼓噪。近城之山虚张白旗，以为陈兵之象。俄而拥从桓至，展郊迎之礼，桓敛马侧身，问皇帝起居毕，按辔偕行，时以槟榔相遗，马上食之，此风俗待宾之厚意也。城中无居民，止有茅竹屋数十百区，以为军营。而府署湫隘，题其门曰明德门。

桓质陋而目眇，自言近岁与蛮寇接战，坠马伤足，受诏不拜。信宿之后，乃张筵饮宴。又出临海议，以为娱宾之游。恒跣足持竿，入水标鱼，每中一鱼，左右皆叫噪欢跃。凡有宴会，预坐之人悉令解带，冠以帽子。桓多衣纈及红色之衣，帽以真珠为饰，或自歌劝酒，莫能晓其词。尝令数十人扛大蛇长数丈，馈于使馆，且曰：“若能食此，当治之为饿以献焉。”又羈送二虎，以备纵观。皆却之不受。士卒殆三千人，悉黥其额曰：“天子军”。粮以禾穗日给，令自舂为食。兵器止有弓弩、木牌、梭枪、竹枪，弱不可用。

桓轻佻残忍，昵比小人，腹心阍竖五七辈错立其侧。好狎饮，以手令为乐。凡官属善其事者，擢居亲近左右，有小过亦杀之，或鞭其背一百至二百。宾佐小不如意，亦捶之三十至五十，黜为阍吏；怒息，乃召复其位。有木塔，其制朴陋，桓一日请同登游览。地无寒气，十一月犹衣夹衣挥扇云。

四年，进封桓交址郡王。五年，遣牙校费崇德等来修职贡。然桓性本凶狠，负阻山海，屡为寇害，渐失藩臣礼。至道元年春，广南西路转运使张观、钦州如洪镇兵马监押卫昭美皆上言，有交州战船百余艘寇如洪镇，略居民，劫廩实而去。其夏，桓所管苏茂州，又以乡兵五千寇邕州所管绿州，都巡检杨文杰击走之。太宗志在抚宁荒服，不欲问罪。观又言，风闻黎桓为丁氏斥逐，拥余众山海间，失其所据，故以寇钞自给，今则桓已死。观仍上表称贺。诏太常示陈士隆、高品武元吉奉使岭南，因侦其事。士隆等复命，所言与观同。其实桓尚存，而传闻者之误，观等不能审核。未几，有大贾自交址回，具言桓为帅如故。诏劾观等，会观病卒，昭美、士隆、元吉抵罪。

先是，钦州如洪、咄步、如昔等三镇皆濒海，交州潮阳民卜文勇等杀人，并家亡命至如昔镇，镇将黄令德等匿之。桓令潮阳镇将黄成雅移牒来捕，令德固不遣，因兹海贼连年剽掠。二年，以工部员外郎、直史馆陈尧叟为转运使，因赐桓诏书。尧叟始至，遣摄雷州海康县尉李建中赍诏劳问桓。尧叟又至如昔，诘得匿文勇之由，尽擒其男女老少一百三十口，召潮阳镇吏付之，且戒勿加酷法。成雅得其人，以状谢尧叟，桓遂上章感恩，并捕海贼二十五人送于尧叟，且言已约勒溪洞首领，不得骚动，七月，太宗遣主客郎中、直昭文馆李若拙赍诏书，充国信使，以美玉带往赐桓。若拙即至，桓出郊迎，然其词气尚悖慢，谓若拙曰：“向者劫如洪镇乃外境蛮贼也，皇帝知此非

交州兵否？若使交州果叛命，则当首攻番禺，次击闽、越，岂止如洪镇而已！”若拙从容谓桓曰：“上初闻寇如洪镇，难未知其所自，然以足下拔自交州牙校，授之节制，固当尽忠以报，岂有他虑！及见报送海贼，事果明白，然而大臣佞议，以为朝廷比建节帅，以宁海表，今既蛮贼为寇害，乃是交州力不能独制矣，请发劲卒数万，会交兵以剪灭之，使交、广无后患。上曰：‘未可轻举，虑交州不测朝旨，或致惊骇，不若且委黎桓讨击之，亦当渐至清谧。’今则不复会兵也。”桓博然避席，曰：“海贼犯边，守臣之罪也。圣君容贷。恩过父母，未加诛责，自今谨守职约，保永清于涨海。”因此望顿首谢。

真宗即位，进封桓南平王兼侍中。桓前遣都知兵马使阮绍恭、副使赵怀德以金银七宝装交椅一、银盆十、犀角象牙五十枚、绢绸布万匹来贡。诏陈于万岁殿太宗神御，许绍养等拜奠。及回，赐桓带甲马，诏书慰奖。咸平四年，又遣行军司马黎绍、副使何庆常，以驯犀一、象二、象（“猎”去“昔”换“朋”）二、七宝装金瓶一来贡。其年钦州言，交州效诚场民及头首八州使黄庆集等数百人来投，有召慰抚，遣还本道。广南西路言，黎桓迎受官告使黄成雅附奏，自今国朝加恩，愿遣使至本道，以宠海裔。先是，使至交州，桓即以供奉为辞，因缘赋敛。上闻之，止令疆吏召授命，不复专使。景德元年，又遣其子摄欢州刺史明提来贡，恳求加恩使至本道慰抚遐裔，许之，仍以明提为欢州刺史。二年上元节，赐明提钱，令与占城、大食使观灯宴饮，因遣工部员外郎邵晔充国信使。

三年，桓卒，立中子龙钺。龙钺兄龙全劫库财而遁，其弟龙廷杀龙钺自立。龙廷兄明护率扶阑寨兵攻战。明提以国乱不能还，特诏广州优加资给。知广州凌策等言：“桓诸子争立，众心离叛，头首黄庆集、黄秀蛮等千余人以不从驱率，戮及亲

族，来投廉州，请发本道二千人平之，庆集等愿为前锋。”上以桓素忠顺，屡修职贡，今幸乱而伐丧，不可。就改国信使邵晔为缘海安抚使，令晓譬之。庆集等仍计口赐田粮。晔乃贻书交州，谕以朝廷威德，如其自相鱼肉，久无定位，偏师问罪，则黎氏尽灭矣。明护俱，即奉龙廷主军事。龙廷自称节度、开明王，遂欲修贡，晔以闻，上曰：“遐荒异俗，不晓事体，何足怪也？”令削去伪官。晔又言，头首黄庆集先避乱归化，其种族尚多，若复遣还，虑遭屠戮。诏以庆集隶三班，厘务于郴州，遂许入贡。

四年，龙廷称权安南静海军留后，遣弟峰州刺史明昶、副使安南掌书记殿中丞黄成雅等来贡。会含光殿大宴，上以成雅坐远，欲稍升位著，访于宰相王旦，旦曰：“昔子产朝周，周王飨以上卿之礼，子产固辞，受下卿之礼而还。国家惠绥远方，优侍客使，固无嫌也。”乃升成雅于尚书省五品之次。诏拜龙廷特进、检校太尉，充静海军节度观察处置等使、安南都护，兼御史大夫、上柱国，仍封交址郡王，食邑三千户，食实封一千户，赐推诚顺化功臣；仍赐名至忠，给以旌节，又追赠桓中书令、南越王。进奉使黎明昶等并进秩。大中祥符元年，天书降，加翊戴功臣，食邑七百户，实封三百户。东封毕，加至忠同平章事，食邑一千户，食实封四百户。二年，广南西路言，钦州蛮人劫海口蜒户，如洪寨主李文著以轻兵袭逐，中流矢死。诏督安商捕贼。明年，执狄獠十三人以献。至忠又遣推官阮守疆以犀角、象齿、金银、纹縠等来贡，并献驯犀一。上以犀违土性，不可豢畜，却不纳。又以逆至忠意，使者既去，乃令纵之海筮。三年，遣使来朝，表求甲冑具装，诏从其请。又求互市于邕州，本道转运使以闻，上曰：“濒海之民，数患交州侵寇，仍前止许廉州及如洪寨互市，盖为边隅控扼之所。今或直

趋内地，事颇非便。”诏令本道以旧制谕之。

至忠才年二十六，苛虐不法，国人不附。大校李公蕴尤为至忠亲任，尝令以黎为姓。其年，遂图至忠，逐之，杀明提、明昶等，自称留后，遣使贡奉。上曰：“黎桓不义而得，公蕴尤而效之，甚可恶也。”然以其蛮俗不足责，遂用桓故事，制授特进、检校太傅，充静海军节度观察处置等使、安南都护，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封交址郡王，食邑三千户，实封一千户，赐推诚顺化功臣。公蕴又表求太宗御书，诏赐百轴。四年，祀汾阴后土，公蕴遣节度判官梁任文、观察巡官黎再严以方物来贡，礼成，加公蕴同平章事，食邑一千户，实封四百户，任文等并优进秩。五年夏，以进奉使李仁美为诚州刺史、陶庆文为太常丞，其从隶有道病死者，所赐附还其家。是冬，圣祖降，加公蕴开府仪同三司，令邑七百户，实封三百户，赐翊戴功臣。七年春，又加保节守工功臣，食邑一千户，实封四百户。诏交址诸国使入贡者，所在馆饩供亿，务令丰备。其年，遣知唐州刺史陶硕等来贡。召以硕为顺州刺史，充安南静海军行军司马；副使吴怀嗣为澄州刺史，充节度副使。先是，交州狄獠张婆看避罪来奔，知饮州穆重颖召之，至中路复拒焉，都巡检臧嗣遂令如洪砮犒以牛酒。交州侦知其事，因捕狄獠，故钞如洪砮，掠人畜甚众。诏转运司督公蕴追索，仍令疆吏自今不得诱召蛮獠致生事。公蕴或间发或仍岁以方物入贡。天禧元年，进封公蕴南平王，加食邑一千户，实封四百户。三年，加检校太尉，食邑一千户，实封四百户。每加恩皆遣使将命至其境上，仍赐器币、裘衣、金带、鞍马焉。仁宗即位，加公蕴检校太师，遣长州刺史李宽泰、都护副使阮守疆来贡。天圣六年，遣欢州刺史李公显来贡，除叙州刺史。既而令其子弟及其婿申承贯率众内寇，诏广南西路转运司发溪峒丁壮讨捕之。未几，卒，年四

## 十四。

其子德政自称权知留后事，来告哀。赠公蕴为侍中、南越王，命本路转运使王惟正为祭奠使，又为赐官告使。除德政检校太尉、静海军节度使、安南都护、交址郡王。天圣九年，遣知峰州刺史李偓佺、知爱州刺史帅日新等来谢，以偓佺为欢州刺史、日新为珍州刺史。明道元年，恭谢，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景祐中，郡人陈公永等六百余人内附，德政避兵千余境上捕逐之。诏遣还，仍戒德政毋得辄诛杀。寻遣静海军节度判官陈应机、掌书记王惟庆来贡，以应机为太子允、惟庆为大理寺丞，德政加检校太师。三年，其甲峒及谅州、门州、苏茂州、广源州、大发峒、丹波县蛮寇邕州之思陵州、西平州、石西州及诸峒，略居人马牛，焚室庐而去。下诏责问之，且令捕酋首正其罪以闻。宝元元年。进封南平王。康定元年，遣知峰州刺史帅用和、节度副使杜犹兴等来贡。庆历三年，又遣节度副使度庆安、三班奉职梁材来，以庆安为顺州刺史、材为太子左监门率府率。六年，又遣兵部员外郎苏仁祚、东头供奉官陶惟幄来，以仁祚为工部郎中、惟幄为内殿崇班。明年，又遣秘书丞杜文府、左侍禁文昌来，以文府为屯田员外郎、昌为内殿崇班。

初，德政发兵取占城，朝廷疑其内育奸谋，乃访自唐以来所通道路凡十六处，令转运使杜杞度其要害而戍守之，然其后亦未尝寇边。前后累贡驯象。皇祐二年，邕州诱其苏茂州韦绍嗣、绍饮等三千余人入居省地，德政表求所诱。诏尽还之，仍令德政约束边户，毋相侵犯。其后，广源州蛮依智高反，德政率兵二万由水路欲入助王师，朝廷优其赐而却其兵。至和二年，卒。

其子日尊遣人告哀，命广南西路转运使、尚书屯田员外郎苏安世为吊赠使，赠德政为侍中、南越王，赙賚甚厚。寻除日

尊特进、检校太尉、静海军节度使、安南都护，封交址郡王。嘉祐三年，贡异兽二。四年，寇钦州思稟管。五年，与甲峒贼寇邕州，诏知桂州萧固发部兵与转运使宋咸、提点刑狱李师中同议掩击；又诏安抚使余靖等发兵捕讨。靖遣谍诱占城同广南西路兵甲趋交址，日尊惶怖，上表待罪。诏未得举兵，听日尊贡奉至京师。八年，遣文思使梅景先、副使大理评事李继先贡驯象九。四月戊寅，以大行皇帝诏及遗留物赐日尊，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是日，交址使辞，命内侍省押班李继和喻以绍泰入寇，本路屡乞讨伐，而朝廷以绍泰一夫肆狂，又本道已遣使谢罪，故未欲兴兵。治平初，知桂州陆诜言，交州来求侂宗旦男日新及欲取温闷洞等地，帝问交址于何年割据，辅臣对曰：“自唐至德中改安南都护府，梁贞明中，土豪曲承美专有此地。”韩琦曰：“向以黎桓叛命，太宗遣将讨伐，不服，后遣使招诱，始效顺。交州山路险僻，多潦雾瘴毒之气，虽得其地，恐不能守也。”神宗即位，进封日尊南平王。熙宁元年，加开府仪同三司。二年，表言：“占城国久阙贡，臣亲帅兵讨之，虏其王。”诏以其使郭士实为六宅副使、陶宗元为内殿崇班。日尊自帝其国，僭称法天应运崇仁至道庆成龙祥英武睿文尊德圣神皇帝，尊公蕴为太祖神武皇帝，国号大越，改元宝象，又改神武。

五年三月，日尊卒。命广西转运使康卫为吊赠使。予所夺州县。诏报之曰：“卿抚有南交，世受王爵，而乃背德奸命，窃暴边城。弃祖考忠顺之图，烦朝廷讨伐之举。师行深入，势蹙始归。迹其罪尤，在所绌削。今遣使修贡，上章致恭，详观词情，灼见悛悔。朕抚绥万国，不异选遐。但以邕、钦之民，迁劫炎燄，久失乡井，俟尽送还省界，即以广源等赐交州。”顺乾德初约归三州官吏千人，久之，才送民二百二十一口，男

子年十五以上皆刺额曰：“天子兵”，二十以上曰：“投南朝”，妇人刺左手曰：“官客”，以舟载之而泥其户牖，中变灯烛，日行一二十里则止，而伪作更鼓以报，凡数月乃至，盖以给示海通之远也。顺州落南深，置戍镇守，被罹瘴雾多病没，陶弼亦终于官。朝廷知其无用，乃悉以四州一县还之。然广源旧隶邕管羁縻，本非交址所有也。

元丰五年，献驯象二、犀角象齿百。六年，以追捕依智会为辞，犯归化州。又遣其臣黎文盛来广西辨理顺安、归化境界，经略使熊本遣左江巡检成卓与议，文盛称陪臣，不敢争执。诏以文盛能遵乾德巷顺之意，赐之袍带及绢五百匹。仍以八隘之外保乐六县、宿桑二峒予乾德。哲宗立，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元祐中，又数上表求勿恶、勿阳峒地，诏不许。二年，遣使入贡，进封南平王。徽宗时，累加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大观初，贡使至京乞市书籍，有司言法不许，诏嘉其慕义，除禁书、卜筮、阴阳历算、术数、兵书、敕令、时务、边机、地理外，余书许买。政和末，又诏以交人自熙宁以来，全不生事，特宽和市之禁。宣和元年，加乾德守司空。建炎元年，诏广西经略安抚司禁边民毋受安南逋逃，从其主乾德之请也。四年，安南入贡，诏却其方物之华靡者，赐敕书，厚其报以怀柔之。

绍兴二年，乾德卒。赠侍中，追封南越王。子阳焕嗣，授静海军节度使、特进、检校太尉，封交址郡王，赐推诚顺化功臣。八年，阳焕卒，以转运副使朱蒂充吊祭使，赠阳焕开府仪同三司，追封南平王。子天祚嗣，授官如其父初之制，九年，诏广西帅司毋受赵智之入贡。初，乾德有侧室子奔大理，变姓名为赵智之，自称平王，闻阳焕死，大理遣归，与天祚争立，求入贡，欲假兵纳之，帝不许。十七年，诏文思院制鞍鞞以赐天祚。二十一年，累加天祚崇义怀忠保信乡德安远承和功臣。

二十五年，诏馆安南使者于怀远驿，赐宴，以彰异数。进封天祚南平王，赐袭衣、金带、鞍马。二十六年，命右司郎中汪应辰宴安南使者于玉津园。八月，天祚遣李国等以金珠、沉水香、翠羽、良马、驯象来贡。诏加天祚检校太师，增食邑。隆兴二年，天祚遣尹子思、邓硕俨等贡金银、象齿、香物。乾道六年，累加天祚归仁协恭继美遵度履正彰善功臣。帝自即位，屡却安南贡使。九年，天祚复遣尹子思、李邦正求入贡，帝嘉其诚，许之，诏馆于怀远驿。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范成大言：“本司经略诸蛮，安南在抚绥之内，其陪臣岂得与中国王官亢礼？政和间，贡使入境，皆庭参，不复报谒。宜遵旧制，于礼为得。”朝廷从其请。淳熙元年二月，进封天祚安南国王，加号守谦功臣。二年，赐安南国印。三年，赐安南国历日。天祚卒。

明年，子龙翰嗣位，授静海军节度使观察处置等使、特进、检校太尉兼御史大夫、上柱国，特封安南国王，加食邑；仍赐推诚顺化功臣，制曰：“即乐国以肇封，既从世袭；极真王而锡命，何待次升？”示殊礼也。五年，贡方物，上表称谢。九年，诏却安南所贡象，以其无用而烦民，他物亦止受什一。十六年，累加龙翰守义奉国履常怀德功臣。光宗即位，奉表入贡称贺。宁宗朝，赐衣带、器币、累加谨度思忠济美勤礼保节归仁崇谦协恭功臣及食邑焉。

嘉定五年，龙翰卒。诏以广西运判陈孔硕充吊祭使，特赠侍中。依前安南国王制，以其子昊（上“日”下“山”）袭封其爵位，给赐如龙翰始封之制，仍赐推诚顺化功臣。其后谢表不至，遂擢加恩。

昊（上“日”下“山”）卒，无子，以女昭圣主国事，遂为其婿陈日昝所有。李氏有国，自公蕴至昊（上“日”下“山”），凡八传，二百二十余年而国亡。淳祐二年，诏安南国王

陈日煚，元赐效忠顺化保节功臣增“守义”二字。宝祐六年，诏安南情状叵测，申饬边备。景定二年，贡象二。三年，表乞世袭。诏日煚授检校太师、安南国大王，加食邑；男威晃，授静海军节度使、观察处置使、检校太尉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安南国王、效忠顺化功臣，赐金带、器币、鞍马。威淳五年，诏安南国王父日煚、国王威晃加食邑。八年，明堂礼成，日煚、威晃各加食邑，赐鞍马等物。

大理国，即唐南诏也。熙宁九年，遣使贡金装碧玕山、毡罽、刀剑、犀皮甲鞍辔。自后不常来，亦不领于鸿胪。

政和五年，广州观察使黄璘奏，南诏大理国慕义怀徕，愿为臣妾，欲听其入贡。诏璘置局于宾州，凡有奏请，皆俟进止。六年，遣进奉使天驱爽彦贯李紫琮、副使坦绰李伯祥来，诏璘与广东转运副使徐惕偕诣阙，其所经行，令监司一人主之。道出荆湖南，当由邵州新化县至鼎州，而璘家潭之湘乡，转运判官乔方欲媚璘，乃排比由邵至潭，由潭至鼎一路，御史劾其当农事之际，而观望劳民，谓罢方，紫琮等过鼎，闻学校文物之盛，请于押拌，求诣学瞻拜宣圣像，邵守张察许之，遂往，遍谒见诸生。又乞观御书阁，举笏扣首。

七年二月，至京师，贡马三百八十匹及麝香、牛黄、细毡、碧玕山诸物。制以其王段和誉为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云南节度使、上柱国、大理国王。朝廷以为璘功，并其子晖、昨皆迁官，少子（日更）为阁门宣赞舍人。已而知桂州周种劾璘诈冒，璘得罪。自是大理复不通于中国，间一至黎州互市。

绍兴三年十月，广西奏，大理国求入贡及售马，诏却之，不欲以虚名劳民也。朱胜非奏曰：“昔年大理入贡，言者深指其妄，黄璘由是获罪。”帝曰“遐方异域，何由得实，但仇当其马价，则马方至，用益骑兵，不为无补也。”六年七月，广

西经略安抚司奏，大理复遣奉表贡象、马，诏经略司护送行在，优礼答之。九月，翰林学士朱震上言，乞榆广西帅臣，凡市马当择谨厚者任之，毋遣好功喜事之人，以启边衅。异时南北路通，则渐减广西市马之数，庶几消想于未然。诏从之。

淳熙二年十一月，知静江府张栻申严保伍之禁，又以邕管戍兵不能千人，左、右江峒丁十余万，每恃以为藩蔽，其邕州提举、巡检官宜精其选，以抚峒丁。欲制大理，当自邕管始云。

## 宋史卷四百五十七

## 列传第二百四十八

外国五	占城	真腊
蒲甘	邈黎	三佛齐
阁婆	南毗附	勃泥
注犂	丹眉流	

占城国在中国之西南，东至海，西至云南，南至真腊国，北至欢州界。泛海南去三佛齐五日程。陆行至宾陀罗国一月程，其国隶占城焉。东去麻逸国二日程，蒲端国七日程。北至广州，便风半月程。东北至两浙一月程。西北至交州两日程，陆行半月程。其地东西七百里，南北三千里。南曰施备州，西曰上源州，北曰乌里州。所统大小州三十八，不盈三万家。其国无城郭，有百余村，村落户三五百，或至七百，亦有县镇之名。

土地所出：笏沉香、槟榔、乌欐木、苏木白藤、黄蜡、吉贝花布、丝纹布、白纛布、藤篾、贝多叶篾、金银铁锭等物。五谷无麦，有粳米、粟、豆、麻子。官给种一斛，计租百斛。果实有莲、甘蔗、蕉子、椰子。鸟兽多孔雀、犀牛。畜产多黄牛、水牛而无驴；亦有山牛，不任耕耨，但杀以祭鬼，将杀，令巫祝之曰：“阿罗和及拔”，译云：“早教他托生”。民获犀、象皆输于王。国人多乘象或软布兜，或于交州市马，颇食

山羊、水兕之肉。

其风俗衣服与大食国相类，无丝蚕，以白氎布缠其胸，垂至于足，衣衫窄袖。撮发为髻，散垂余髻于其后。互市无缙钱，止用金银较量锱铢，或吉贝锦定博易之直。乐器有胡琴、笛、鼓、大鼓、乐部亦列舞人。其王脑后髻，散披吉贝衣，戴金花冠，七宝装纓络为饰，胫股皆露，蹠革履，无袜，妇人亦脑后撮髻，无笄梳，其服及拜揖与男子同。王每日午坐禅椅。官属谒见膜拜一而止，白事毕复膜拜一而退。或出游看象、采猎、观渔，皆数日方还。近则乘软布兜，远则来象，或乘一木杠，四人舁之，先令一人持槟榔盘前导，从者十余辈，各执弓箭刀枪手牌等，其民望之膜拜一而止。日或一再出。每岁稻熟，王自刈一把。从者及群妇女竞割之。

其王或以兄为副王，或以弟为次王。设高官凡八员，东西南北各二，分治其事，无奉禄，令其所管土俗资给之。别置文吏五十余员，有郎中、员外、秀才之称，分掌资储宝货等事，亦无资奉，但给龟色充食及免调役而已。又有司帑廩者十二员，主军卒者二百余员，皆无月奉。胜兵万余人，月给粳米二斛，冬夏衣布各三匹至五匹。每夕，唯王升床而卧，诸臣皆浸于地蓐。亲近之臣见王即胡跪作礼，稍疏远者但拱手而已。

其风俗，正月一日牵象周行所居之地，然后驱逐出郭，谓之逐邪。四月有游船之戏。定十一月十五日为冬至，人皆相贺，州县以土产物帛献其王。每岁十二月十五日，城外缚木为塔，王及人民以衣物香药置塔上焚之以祭天。人有疾病，旋采生药服食。地不产茶，亦不知酝酿之法，止饮椰子酒，兼食槟榔。

刑禁亦设枷锁，小过以四人拽优于地，藤杖鞭之，二人左右更互捶扑，量其罪或五六十至一百。当死者以绳系于树，用梭枪舂喉而殊其首。若故杀、劫杀，令象踏之，或以鼻卷扑于

地。象皆素习，将刑人，即令豢养之人以数谕之，悉能晓焉。犯奸者，男女共入牛以赎罪。负国王物者，以绳拘于荒唐，物充而后出之。

其国前代罕与中国通。周显德中，其王释利因德漫遣其臣莆诃散贡方物，有云龙形通犀带、菩萨石，又有蔷薇水酒农经岁香不歇，猛火油得水愈炽，皆贮以琉璃瓶。

建隆二年，其王释利因陀盘遣使莆诃散来朝。表章书于贝多叶，以香木函盛之。贡犀角、象牙、龙脑、香、药孔雀四、大食瓶二十。使回，锡赉有差，以器币优赐其王。三年，又贡象牙二十二株、乳香千斤。

乾德四年，其王悉利因陀盘遣使因陀玠李帝婆罗贡驯象、牯犀、象牙、白氎、哥纁、越诺，王妻波良仆瑁、男占谋律秀琼等各贡香药。五年，又遣使李（口半）李被磋相继来贡献。

开宝三年，遣使贡方物雌象一。四年，悉利多盘、副国王李耨、王妻郭氏、子蒲路鸡波罗等并遣使来贡。五年，其王波美税褐印茶遣使莆诃散来贡。六年，又贡。七年，又贡孔雀伞二、西天烽铁四十斤。九年，遣使朱陀利、陈陀野等来贡。

太平兴国二年，其王波美税阳布印茶遣使李牌来贡。三年，其王及男达智遣使来贡。四年，遣使李木吒哆来贡。六年，交州黎桓上言，欲以占城俘九十三人献于京师。太宗令广州止其俘，存抚之，给衣服资粮，遣还占城，诏谕其王。七年，遣使乘象入贡，诏留象广州畜养之。八年，献驯象，能拜伏，诏畜于京畿宁陵县。

雍熙二年，其王施利陀盘吴日欢遣婆罗门金歌麻献方物，且诉为交州所侵，诏答令保国睦邻。三年，其王刘继宗遇使李朝仙来贡。儋州上言，占城人蒲罗遏为交州所通，率其族百口来附。四年秋，广州上言，雷、恩州关送占城夷人斯当李娘并

其族一百五十人来归，分隶南海、清远县。端拱元年，广州又言，占城夷人忽宣等族三百一人来附。

淳化元年，新王杨陀排自称新坐佛逝国。杨陀排遣使李臻贡驯犀方物，表诉为交州所攻，国中人民财宝皆为所略。上赐黎桓诏，令各守境。三年，遣使李良莆贡方物。赐其王白马二、兵器等。本国僧净戒献龙脑、金铃、铜香炉、如意等，各优赐之。

至通元年正月，其王遣使来贡，奉表言：

前进奉使李良莆回，伏蒙圣慈赐臣细马二匹、旗五面、银装剑五口、银缠枪五条、弓弩备五张及箭等，戴恩感惧，稽首，稽首！

臣生长外国，夙远天都。窃承皇帝圣明，威德广大，臣不惮介居海裔，遣使入朝。皇帝不弃蛮夷山国，曲加优赐，然臣自为土长，声势尚卑，常时外国颇相侵挠，况以前民庶如芥，随风星散，流离各不自保。近蒙皇帝赐臣内闲驹骏及旗帜兵器等，邻国闻之，知臣荷大国之宠，而各惧天威，不敢谋害。今臣一国安宁，流民来复，若非皇帝天德加护，何以至此！臣之一国仰望仁圣，覆之如天，载之如地。臣自思惟，鸿恩不浅。且自天子之都至臣所居之国，涉海绵邈，不啻数万里，而所赐之马及器械等并安全而至，皆圣德之所及也。

目前本国进奉，未尝有旌旗弓矢之赐，臣今何幸，独受异恩！此盖天威广被，壮臣土强。臣虽琐身无以上报。兼臣贡使往复，资给备至，恩重山岳，不可具陈。今特遣专使李波珠、副使河散、判官李磨勿等进奉犀角十株，象牙三十株，玳瑁十斤，龙脑二斤，沉香百斤，夹笈黄熟香九十斤，檀香百六十斤，山得鸡二万四千三百双，胡椒二百斤，簟席五。前件物固非珍奇，惟表诚恳。

臣生居异域，幸遇明时，不贵殊珍，惟重良马。悦皇帝念及外国，不罪恳求，若使介南归，愿垂颁赐，臣之幸矣。兼臣本国元有流民三百，散居南海，曾蒙圣旨许令放还，今有犹在广州者。本国旧有进奉夷人罗常占见驻广州，乞诏本州尽数点集，俱籍以付常占，令造船船，乘便风部领归国，冀得安其生聚，以实旧疆。至于万里感恩，一心事上，臣之志也。

上览表，遣使诣广州询问，愿还者悉付波珠。使还，复赐白马二，遂为常制。

咸平二年，其王杨普俱毗茶逸施离遣使朱陈尧、副使蒲萨陀婆、判官黎姑伦以犀象、玳瑁、香药来贡，赐尧等冠带衣褥有差。景德元年，又遣使来贡。诏以良马、介冑、戎器等赐之。四年，遣使布禄爹地加等奉表来朝，表函藉以文锦，词曰：

占城国王杨普俱毗茶室离顿首言：臣闻二帝封疆，南止届于湘、楚，三五境界，北不及于幽、燕。仰瞩昌时，实迈往迹，伏惟皇帝陛下乾坤授气，日月储英，出震居尊，承基御极，慈悲敷于天下，声教被于域中。业茂前王，功芳徂后，苍生是念，黄屋非心。无方不是生灵，有土并为臣要。真风遍布，沛泽周行，凡沐照临，共增耸抃。

臣生于边鄙，幸袭华风。蚁垤蜂房，聊为遂性；龙楼凤阁，尚阻观光。再念自假天威，获全封部，邻无侵夺，俗有舒苏。每岁拜遣下臣，问宁上国，蒙陛下恩沾行苇，福及豚鱼，特因回人，颁赐戎器。臣本土惟望阙焚香，欢呼拜受，心知多幸，曷答洪恩。圣君既念于宾王，诚恳肯忘于述职。今遣专信臣布禄爹地加、副使臣除通麻瑕珈耶、判官臣皮霸抵一行人力等，部署土毛，远充岁贡。难表楚茅之礼，实怀鲁酒之忧。虔望睿明，甫宽谴戮。

专信臣等回日，军容器仗耀武之物，伏愿重加赐赉。盖念

忝为臣子，合告君亲，服饰车舆，威仪斧钺，不敢私制，惟望恩颁。干冒冕旒，不任死罪。

布禄爹地加言本国旧隶交州，后奔于佛游，北去旧所七百里。使还，赐物甚厚。

大中祥符三年，国主施离霞离鼻麻底遣使朱渤礼来贡。四年，遣使贡狮子，诏畜于苑中。使者留二蛮人以给拳养，上怜其怀土，厚给资粮遣还。八年，遣使波轮诃罗帝来贡。诃罗帝因上言有弟陶珠顷自交州押驯象赴阙，今幸得见，欲携以还。许之，仍赐陶珠衣币装钱。

天禧二年，其王尸嘿排摩牒遣使罗皮帝加以象牙七十二株、犀角八十六株、玳瑁千片、乳香五十斤、丁香花八十斤、扞寇六十五斤、茴香百斤、笈香二百斤、别笈一剂六十八斤、茴香百斤、槟榔千五百斤来贡。罗皮帝加言国人诣广州，或风漂船至石塘，即累岁不达矣。三年，使还，诏赐尸嘿排摩牒银四千七百两并戎器鞍马。

海上又有蒲端国、三麻兰国、勿巡国、蒲婆众国，大中祥符四年祀汾阴，并遣使来贡。先是，咸平、景德中，蒲端国主其陵数遣使来贡方物及献红鹦鹉。其后，国主悉离琶大遐至亦以金版镌表来上，其使已絮汉上言：“伏见诏旨给赐占城使鞍勒马、大神旗备二，乞如恩例。”有司以蒲端在占城下，请赐杂彩小旗五，从之。

天圣八年十月，占城王阳补孤施离皮兰德加拔麻叠遣使李浦萨麻瑕陀琶来贡木香、玳瑁、乳香、犀角、象牙。

庆历元年九月，广东商人邵保见军贼鄂邻百余人在占城，转运司选使臣二人赍诏书器币赐占城，购邻致阙下，余党令就戮之。明年十一月，其王刑卜施离值星霞弗遣使献驯象三。皇祐二年正月，又使俱舍利波微收罗婆麻提杨卜贡象牙二百一、

犀角七十九。表二通，一以本国书，一以中国书，五年四月，其使蒲思马应来贡方物。

嘉祐元年闰三月，其使蒲息陀琶贡方物，还至太平州，江岸崩，沉失行囊。明年正月，诏广州赐银千两。六年九月，又献驯象。七年正月，广西安抚经略司言：“占腊素不习兵，与交址邻，常苦侵秩；而占城复近修武备，以抗交址，将由广东路入贡京师，望抚以恩信。”五月，其使顿琶尼来贡方物。六月，赐其王施里律茶盘麻常杨溥白马一，从其求也。

熙宁元年，其王杨卜尸利律陀般摩提婆遣使贡方物，乞市驿马。诏赐白马一，令于广州买骡以归。五年，贡琉璃珊瑚酒器、龙脑、乳香、丁香、荜澄茄、紫矿。七年，交州李乾德言其王领兵三千人并妻子来降，以正月至本道。

九年，复遣使来言：其国自海道抵真腊一月程，西北抵交州四十日，皆山路。所治聚落一百五，大略如州县。王年三十六岁，著大食锦或川法锦大衫、七条金瓔珞，戴七宝装成金冠，蹠红皮履。出则从者五百人，十妇人执金样合贮槟榔，导以乐。

王师讨交址，以其素仇，诏使乘机协力除荡。行营战棹都监杨从先遣小校樊实谕旨。实还，言其国选兵七千扼贼要路，其王以木叶书回牒，诏使上之。然亦不能成功。后两国同入贡，占城使者乞避交人。诏遇朔日朝文德殿，分东西立；望日则交人入垂拱殿，而占城趋紫宸；大宴则东西坐。

元祐七年，又表言如天朝讨交址，愿率兵掩袭。朝廷以交址数入贡，不绝臣节，难以兴师，答敕书报之，而以其使良保故伦轧丹、副使傍水知突为保顺郎将。政和中，授其王杨卜麻叠金紫光禄大夫，领廉、白州刺史。杨卜麻叠言身魔化外，不沾禄食，愿得薄授奉给，壮观小国，许之。

宣和元年，进检校司空兼御史大夫、杯远军节度、琳州管

内观察处置使，封占城国王。自是，每遇恩辄降制加封邑。

建炎三年，杨卜麻叠遣使入贡，遇郊恩，制授检校太傅，加食邑。绍兴二十五年，其子邹时阑巴嗣立，遣使进方物，求封爵，锡宴于怀远驿，以其父初封之爵授之，报赐甚厚。

乾通三年，子邹亚娜嗣，掠大食国方物遣人来贡，以求封爵，为其国人所诉。诏却之，遂不议其封，七年，闽人有浮海之吉阳军者，风泊其舟抵占城。其国方与真腊战，皆乘大象，胜负不能次。闽人教其王当习骑射以胜之，王大说，具舟送之吉阳，市得马数十匹归，战大捷。明年复来，琼州拒之，愤怒大掠而归。淳熙二年，严马禁，不得售外蕃。三年，占城归所掠生口八十三人，求通商，诏不许。四年，占城以舟师袭真腊，传其国都。

庆元以来，真腊大举伐占城以复仇，杀戮殆尽，俘其主以归，国遂亡，其地悉归真腊。

真腊国亦名占腊，其国在占城之南，东际海，西接蒲甘，南抵加罗希。其县镇风俗同占城，地方七千余里。有铜台，列铜塔二十有四、铜象八以镇其上，象各重四千斤。其国有战象几二十万，马多而小。

政和六年十二月，遣进奏使奉化郎将鸠摩僧哥、副使安化郎将摩君明稽（田思）等十四人来贡，赐以朝服。僧哥言：“万里远国，仰投圣化，尚拘卉服，未称区区响慕之诚，愿许服所赐。”诏从之，仍以其事付史馆，书诸策。明年三月辞去。宣和二年，又遣郎将摩腊、摩秃防来，朝廷官对其王与占城等。建炎三年，以郊恩授其王金哀宾深检校司徒，加食邑，遂定为常制。

其属邑有真里富，在西南隅，东南接波斯兰，西南与登流眉为邻。所部有六十余聚落。庆元六年，其国立立二十年矣，

遣使奉表贡方物及驯象二。诏优其报赐，以海道远涉，后毋再入贡。

蒲甘国，崇宁五年，遣使入贡，诏礼秩视注孽。尚书省言：“注孽役属三佛齐，故熙宁中敕书以大背纸，緘以匣补，今蒲甘乃大国王，不可下视附庸小国。欲如大食、交址诸国礼，凡制诏书并书以白背金花绫纸，贮以间金镀管龠，用锦绢夹襍緘封以往。”从之。

邈黎国，元祐四年，般次冷移、四抹粟迷等贡于阗国黑汗王并本国王表章来。有司以其国未尝入贡，请视于阗条式。从之。

三佛齐国，盖南蛮之别种，与占城为邻，居其腊、阁婆之间，所管十五州。土产红藤、紫矿、笈沉香、槟榔、椰子。无缙钱，土俗以金银贸易诸物。四时之气，多热少寒，冬无霜雪。人用香油涂身。其地无麦，有米及青白豆，鸡鱼鹅鸭颇类中土。有花酒、椰子酒、槟榔洒、蜜酒，皆非曲蘖所酝，饮之亦醉。乐有小琴、小鼓，昆仑奴踏曲为乐。国中文字用究梵书，以其王指环为印，亦有中国文字，上章表即用焉。累甃为城，周数十里，用椰叶覆屋。人民散居城外，不输租赋，有所征伐，随时调发，立酋长率领，皆自备兵器粮糗。泛海使风二十日至广州，其王号詹卑，其国居人多浦姓。唐天祐元年贡物，授其使都蕃长蒲诃粟立于远将军。

建隆元年九月，其子悉利胡大霞里檀遣使李遮帝来朝贡。二年夏，又遣使蒲蔑贡方物。是冬，其王室利乌耶遣使茶野伽、副使幕末吒朝贡。其国号生留，王李犀林男迷日亦遣使同至贡方物。三年春，室利乌耶又遣使李丽林、副使李鸦末、判官吒吒壁等来贡，回，赐以白楚牛尾、白瓷器、银器、锦线鞍辔二副。开宝四年，遣使李何末以水晶、火油来贡。五年，又来

贡。七年，又贡象牙、乳香、蔷薇水、万岁枣、褊桃、白沙糖、水晶指环、琉璃瓶、珊瑚树。八年，又遣使蒲陀汉等贡方物，赐以冠带、器币。

太平兴国五年，其王夏池遣使茶龙眉来。是年，潮州言，三佛齐国商李甫海乘船载香药、犀角、象牙至海口，会风势不便，飘船六十日至潮州，其香药悉送广州。八年，其王遐至遣使浙押陀罗来贡水晶佛、锦布、犀牙、香药。雍熙二年，舶主金花茶以方物来献。端拱元年，遣使蒲押陀黎贡方物。淳化三年冬，广州上言：“蒲押陀黎前年自京回，闻本国为阇婆所侵，住南海凡一年，今春乘舶至占城，偶风信不利，复还。乞降诏谕本国。”从之。

咸平六年，其王思离朱罗无尼佛麻调华遣使李加排、副使无陀李南悲来贡，且言本国建佛寺以祝圣寿，愿赐名及钟。上嘉其意，诏以“承天万寿”为寺额，并铸钟以赐，授加排归德将军，无陀李南悲怀化将军。大中祥符元年，其王思离麻罗皮遣使李眉地、副使蒲婆蓝、判官麻诃勿来贡，许赴泰山陪位于朝觐坛，遣赐甚厚。天禧元年，其王霞迟苏勿吒蒲迷遣使蒲谋西等奉金字表，贡真珠、象牙、焚夹经、昆仑奴，诏许谒会灵观，游太清寺、金明池。及还，赐其国诏书、礼物以慰奖之。

天圣六年八月，其王室离叠华遣使蒲押陀罗歇及副使、判官亚加卢等来贡方物。旧制远国使人贡，赐以间金涂银带，时特以浑金带赐之。

熙宁十年，使大首领地华伽罗来，以为保顺慕化大将军，赐诏宠之，曰：“吾以声教覆露方域，不限远迩，苟知夫忠义而来者，莫不锡之华爵，耀以美名，以宠异其国。尔悦慕皇化，浮海贡琛，吾用汝嘉，并超等秩，以昭忠义之功。”元丰中，使至者再，率以白金，真珠、婆律薰陆香备方物。广州受表入

言，俟报，乃护至阙下，天子念其道里遥远，每优赐谴归。二年，赐钱六万四千缗、银一万五百两，官其使群陀毕罗为宁远将军，官陀旁亚里为保顺郎将。毕罗乞买金带、白金器物，及僧紫衣、师号、牒，皆如所请给之。五年，广州商蕃纲首以其主管国事国王之女唐字书，寄龙脑及布与提举市舶孙回，回不敢受，言于朝。诏令估直输之官，悉市帛以报。

五年，遣使皮禄、副使胡仙、判官地华加罗来，入见，以金莲花贮真珠、龙脑撒殿。官皮禄为怀远将军、胡仙加罗为郎将。加罗还至雍丘病死，赠以绢五十匹。六年，又以其使萨打华满为将军，副使罗悉沙文、判官悉理沙文为郎将。绍圣中，再入贡。

绍兴二十六年，其王悉利麻霞罗陀遣使入贡。帝曰：“远人向化，嘉其诚耳，非利乎方物也。”其王复以珠献宰臣秦桧，时桧已死，诏偿其直而收之。淳熙五年，复遣使贡方物，诏免赴阙，馆于泉州。

阁婆国在南海中。其国东至海一月，泛海半月至昆仑国；西至海四十五日，南至海三日，泛海五日至大食国；北至海四日，西北泛海十五日至勃泥国，又十五日至三佛齐国，又七日至古逻国，又七日至柴历亭，抵交址，达广州。

其地平坦，宜种植，产稻、麻、粟、豆、无麦。民输十一之租，煮海为盐，多鱼、鳖、鸡、鸭、山羊，兼椎牛以食。果实有木瓜、椰子、蕉子、蔗、芋。出金银、犀牙、笈沉檀香、茴香、胡椒、槟榔、硫黄、红花、苏木。亦务蚕织，有薄绢、丝绞、吉贝布，剪银叶为钱博易，官以粟一斛二斗博金一钱。室宇壮丽，饰以金碧。中国贾人至者，待以宾馆，饮食丰洁。地不产茶。其酒出于椰子及虾蟆丹树，虾蟆丹树华人未尝见；或以恍榔、槟榔酿成，亦甚香美。不设刑禁，杂犯罪者随轻重

出黄金以赎，惟寇盗者杀之。

其王椎髻，戴金铃，衣锦袍，蹀革履，坐方床，官吏日谒，三拜而退，出入乘象或腰舆，壮士五七百人执兵器以从。国人见王皆坐，俟其过乃起。以王子三人为副王。官有落佶连四人，共治国事，如中国宰相，无月奉，随时量给土产诸物。次有文吏三百余员，目为秀才，掌文簿，总计财货。又有卑官殆千员，分主城池、努廩及军卒。其领兵者每半岁给金十两，胜兵三万，每半岁亦给金有差。

土俗婚聘无媒灼，但纳黄金于女家以娶之。五月游船，十月游山，有山马可乘跨，或乘软兜。乐有横笛、鼓板，亦能舞。土人被发，其衣装缅甸胸以下至于膝。疾病不服药，但祷神求佛。其俗有名而无姓。方言谓真珠为“没爹虾罗”，谓牙为“家罗”调香为“昆炖卢林”，谓犀为“低密”。

先是，宋元嘉十二年，遣使朝贡，后绝。淳化三年十二月，其王穆罗茶遣使陀湛、副使浦亚里、判官李陀那假澄等来朝贡。陀湛云中国有真主，本国乃修朝贡之礼。国王贡象牙、真珠、绣花销金及绣丝绞、杂色丝绞、吉贝织杂色绞布、檀香、玳瑁、槟榔盘、犀装剑、金银装剑、藤织花罩、白鸚鵡、七宝饰檀香亭子，其使别贡玳瑁、龙脑、丁香、藤织花簏。

先是，朝贡使泛舶船六十日至明州定海县，掌市舶监察御史张肃先驿奏其使饰服之状与尝来入贡波斯相类。译者言云：今主舶大商毛旭者，建溪人，数往来本国，因假其乡导来朝贡。又言其国王一号日夏至马罗夜，王妃曰落肩娑婆利，本国亦署置僚属。又其方言目舶主为“勃荷”，主妻曰：“勃荷比尼赎”。其船中妇人名眉珠，椎髻，无首饰，以蛮布缠身，颜色青黑，言语不能晓，拜亦如男子腴拜；一子，项戴金连锁子，手有金钩，以帛带萦之，名阿噜。其国与三佛齐有仇怨，互相攻战。

本国山多猴，不畏人，呼以霄霄之声即出，或投以果实，则其大猴二先至，土人谓之猴王、猴夫人，食毕，群猴食其余。使既至，上令有司优待；久之使还，赐金币甚厚，仍赐良马戎具，以从其请。其使云：邻国名婆罗门，有善法察人情，人欲相危害者皆先知之。

大观三年六月，遣使入贡，诏礼之如交址。

又有摩逸国，太平兴国七年，载宝货至广州海岸。

建炎三年，以南郊恩制授阇婆国主怀远军节度、琳州管内观察处置等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使持节琳州诸军事、琳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睹婆国王、食邑二千四百户、实封一千户；悉里地茶兰固野可特授检校司空，加食邑实封。绍兴二年，复加食邑五百户，实封二百户。

南毗国在大海之西南，由三佛齐风飘月余可至。其国王每巡行，先期遣兵百余人持水洒地上，以防飓风扬沙尘；列鼎百以进食，日一易之，置翰林官供王饮食。俗喜战斗，习刀稍，善射。凿杂白银为钱。产真珠、番布。其国最远，番舶罕到。时罗巴智力干父子，其种类也，居泉之城南，自是，舶舟多至其国矣。

勃泥国在西南大海中，去阇婆四十五日程，去三佛齐四十日程，去占城与摩逸各三十日程，皆计顺风为则。

其国以版为城，城中居者万余人，所统十四川。其王所居屋覆以贝多叶，民舍覆以草。在王左右者为大人。王坐绳床，若出，即大布单坐其上，众舁之，名曰阮囊。战斗者则持刀被甲，甲以铜铸，状若大筒，穿之于身，护其腹背。

其地无麦，有麻稻，又有羊及鸡鱼，无蚕丝，用吉贝花织成布。饮椰子酒。昏聘之资，先以椰子酒，槟榔次之，指环又次之，然后以吉贝布，或量出金银成其礼。丧葬亦有棺敛，以

竹为举，载弃山中，二月始耕则祀之，凡七年则不复祀矣。以十二月七日为岁节。地热，多风雨。国人宴会，鸣鼓、吹笛、击钹、歌舞为乐。无器皿，以竹编贝多叶为器盛食，食讫弃之。其国邻于底门国有，药树，取其根煎为膏，服之及涂其体，兵刃所伤皆不死。前代未尝朝贡，故史籍不载。

太平兴国二年，其王向打遣使敲弩、副使蒲亚里、判官哥心等赍表贡大片龙脑一家底、第二等八家底、第三等十一家底、米龙脑二十家底、苍龙脑二十家底，凡一家底并二十两；龙脑版五、玳瑁壳一百、檀香三撮、象牙六株。表云：“为皇帝千万岁寿，望不责小国微薄之礼。”其表以数重小囊缄封之，非中国纸，类木皮而薄，莹滑，色微绿，长数尺，阔寸余，横卷之仅可盈握。其字细小，横读之，以华言译之，云：“勃泥国王向打稽首拜，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愿皇帝万岁寿，今遣使进贡。向打闻有朝廷，无路得到，昨有商人蒲卢歇船泊水口，差人迎到州，言自中朝来，比诣阁婆国，遇猛风破其船，不得去。此时间自中国来，国人皆大喜，即造船，令蒲卢歇导入朝贡，所遣使人只愿平善见皇帝，每年令人入朝贡，每年修贡，虑风吹至占城界，望皇帝诏占城，令有向打船到，不要留。臣本国别无异物，乞皇帝勿怪。”其表文如是。诏馆其便于礼宾院，优赐以遣之。

元丰五年二月，其王锡理麻喏复遣使贡方物，其使乞从泉州乘海舶归国，从之。

注攀国东距海五里，西至天竺千五百里，南至罗兰二千五百里，北至顿田三千里，自古不通中国，水行至广州约四十一万一千四百里。

其国有城七重，高七尺，南北十二里，东西七里，每城相去百步，凡四城用砖，二城用土，最中城以木为之，皆植花果

杂木。其第一至第三皆民居，环以小河；第四城四侍郎居之；第五城主之四子居之；第六城为佛寺，百僧居之；第七城即主之所居，室四百余区。

所统有三十一部落，其西十二，曰只都尼、施亚卢尼、罗琶离、琶移、布林琶布尼、古擅布林蒲登、故里、娑轮岑、本蹄揭蹄、阎黎池离、郟部尼、遮古林、亚里者林；其南八，曰无雅加黎麻蓝、眉古黎苦低、舍里尼、密多罗摩、伽蓝薄登、蒙伽林伽蓝、琶里琶离游、亚林池蒙仰监；其北十二，曰拨罗耶、无没离江、注林、加里蒙伽蓝、漆结麻蓝、握折蒙伽蓝、皮林伽蓝、浦棱和蓝、堡琶来、田注离、卢婆罗、迷蒙伽蓝。

今国主相传三世矣。民有罪，即命侍郎一员处治之，轻者繫于木格，笞五十至一百；重者即斩，或以象践杀之。其宴，则国主与四侍郎膜拜于阶，遂共坐作乐歌舞，不饮酒，而食肉，俗衣布。亦有饼饵。掌馔执事用妇人。其嫁娶，先用金银指环使媒妇至女家，后二日，会男家亲族，约以土田、生畜、槟榔酒等，称其有无为礼；女家复以金银指环、越诺布及女所服锦衣遗婿，若男欲离女则不取聘财，女却男则倍偿之。

其兵阵，用象居前，小牌次之，梭枪次之，长刀又次之，弓矢在后，四侍郎分领其众。国东南约二千五百里有悉兰池国，或相侵伐。

地产真珠、象牙、珊瑚、颇黎、槟榔、豆蔻、吉贝布。兽有山羊、黄牛。禽有山鸡、鹦鹉。果有余甘、藤罗、千年枣、椰子、甘罗、昆仑梅、婆罗密等。花有白末利、散丝、蛇脐、佛桑、丽秋、青黄碧娑罗、瑶莲、蝉紫、水蕉之类。五谷有绿豆、黑豆、麦、稻。地宜竹。

自昔未尝朝贡。大中祥符八年九月，其国主罗茶罗乍遣进奉使侍郎娑里三文、副使蒲恕、判官翁勿、防援官亚勒加等奉

表来贡。三文等以盘奉真珠、碧玻璃升殿，布于御坐前，降殿再拜。译者导其言曰：“愿以表远人慕化之诚。”其国主表曰：

臣罗茶罗乍言，昨遇舟同舶船商人到本国告称：巨宋之有天下也，二帝开基，圣人继统，登封太岳，礼祀汾阴，至德升闻，上穹眷命。臣昌期斯遇，吉语幸闻，飘倾就日之诚，仰露朝天之款。

臣伏闻人君之御统也，无远不臻，臣子之推诚也，有道则服。伏惟皇帝陛下功超邃古，道建大中。衣裳垂而德合乾坤，剑戟铸而范围区宇。神武不杀，人文化成。廓明明之德以临御下民，怀翼翼之心以昭事上帝。至仁不伤于行苇，大信爱及于渊鱼。故得天鉴孔彰，帝文有赫，显今古未闻之事，保家邦大定之基。

窃念臣微类醢鸡，贱如刍狗，世居夷落，地远华风，虚荷烛幽，曾无执贽。今者窃听歌颂，普及遐陬。恨年届于桑榆，阻躬陈于玉帛。矧沧滨之旷绝，在跋涉以稍艰。是敢倾倒赤心，遥瞻丹阙。任土作贡，同蝼蚁之慕膻；委质事君，比葵藿之向日。谨遣专使等五十二人，奉土物来贡，凡真珠衫帽各一、真珠二万一千一百两、象牙六十株、乳香六十斤。

三文等又献珠六千六百两、香药三千三百斤。

初，罗茶罗乍既闻商船言，且曰十年来海无风涛，古老传云如此则申国有圣人，故遣三文等入贡。三文离本国，舟行七十七昼夜，历郁勿丹山、娑里西兰山至占宾国。又行六十一昼夜，历伊麻罗里山至古罗国。国有古罗山，因名焉。又行七十一昼夜，历加八山、占不牢山、舟宝龙山至三佛齐国。又行十八昼夜，度蛮山水口，历天竺山，至宾头狼山，望东西王母冢，距舟所将百里。又行二十昼夜，废羊山、九星山至广州之琵琶洲。离本国凡千一百五十日至广州焉。诏阁门抵候史祐之馆伴，

凡宴赐恩例同龟兹使。其年承天节，三文等请于启圣禅院会僧以祝圣寿，明年使回，降诏罗茶罗乍，赐物甚厚。

天禧四年，又遣使琶拦得麻烈抵奉方物入贡，至广州病死。守臣以其表闻。诏广州宴犒从者，厚赐以遣之。

明道二年十月，其王尸离罗茶印佗注罗遣使薄押陀离等以泥金表进真珠衫帽及真珠一百五两、象牙百株，西染院副使、阁门通事舍人符惟忠假鸿胪少卿押伴。蒲押陀离自言数朝贡，而海风破船不达，愿将上等珠就龙床脚撒殿，顶戴瞻礼，以申响慕之心。乃奉银盘升殿，跪撒珠于御榻下而退。景祐元年二月，以蒲押陀离为金紫光禄大夫、怀化将军，还本国。

熙宁十年，国王地华加罗遣使奇罗罗、副使南卑琶打、判官麻图华罗等二十七人来献碗豆珠、麻珠、琉璃大洗盘、白梅花脑、锦花、犀牙、乳香、瓶香、蔷薇水、金莲花、木香、阿魏、鹏砂、丁香。使副以真珠、龙脑登陛，跪而散之，谓之撒殿。既降，诏遣御药宣劳之，以为怀化将军、保顺郎将，各赐衣服器币有差；答赐其王钱八万一千八百缗、银五万二千两。

丹眉流国，东至占腊五十程，南至罗越水路十五程，西至西天三十五程，北至程良六十程，东北至罗斛二十五程，东南至阇婆四十五程，西南至程若十五程，西北至洛华二十五程，东北至广州一百三十五程。

其俗以版为屋；跣足，衣布，无绅带，以白紵缠其首；贸易以金银。其主所居，广袤五里，无城郭；出刚来象车，亦有小驷。地出犀、象、钰石、紫草、苏木诸药。四时炎热，无雪霜。未尝至中国。

咸平四年，国主多须机遣使打吉马、副使打腊、判官皮泥等九人来贡木香千斤、钰样各百斤、胡黄连三十五斤、紫草百斤、红毡一合、花布四段、苏木万斤、象牙六十一株。召见崇

德殿，賜以冠帶服物。及還，又賜多須機詔書以敦獎之。

## 宋史卷四百五十八

## 列传第二百四十九

外国六	天竺
于阗	高昌
回鹘	大食
层檀	龟兹
沙州	拂菻

天竺国旧名身毒，亦曰摩伽陀，复曰婆罗门。俗宗浮图道，不饮酒食肉。汉武帝遣使十余辈间出西南，指求身毒，为昆明所闲，莫能通。至汉明帝梦金人，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由是其教传于中国。梁武帝、后魏宣武时，皆来贡献。隋炀帝志通西域，诸国多有至者，唯天竺不通。唐贞观以后，朝贡相继。则天天授中，五天竺王并来朝献。乾元末，河陇陷没，遂不复至。周广顺三年，西天竺僧萨满多等十六族来贡名马。

乾德三年，沧州僧道圆自西域还，得佛舍利一水晶器、贝叶梵经四十夹来献。道圆晋天福中诣西域，在涂十二年，住五印度凡六年，五印度即天竺也；还经于阗，与其使偕至。太祖召问所历风俗山川道里，一一能记。四年，僧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诣阙上言，愿至西域求佛书，许之。以其所历甘、沙、伊、肃等州，焉耆、龟兹、于阗、割禄等国，又历布路沙、加湿弥

罗等国，并诏谕其国令人引导之。开宝后，天竺僧持梵夹来献者不绝。八年冬，东印度王子穰结说罗来朝贡。

天竺之法，国王死，太子袭位，余子皆出家为僧，不复居本国。有曼殊室利者，乃其王子也，随中国僧至焉，太祖令馆于相国寺，善持律，为都人之所倾向，财施盈室。众僧颇嫉之，以其不解唐言，即伪为奏求还本国，许之。诏既下，曼殊室利始大惊恨，众僧谕以诏旨，不得已迟留数月而后去。自言诣南海附贾人船而归，终不知所适。

太平兴国七年，益州僧光远至自天竺，以其王没徙曩表来上。上令天竺僧施护译云：“近闻支那国内有大明王，至圣至明，威力自在。每惭蒲幸，朝谒无由，遥望支那起居圣躬万福。光远来，蒙赐金刚吉祥无畏坐释迦圣像架裳一事，已披挂供养。伏愿支那皇帝福慧圆满，寿命延长，常为引导一切有情生死海中，渡诸沉溺。今以释迦舍利附光远上进。”又译其国僧统表，词意亦与没徙曩同。

施护者，乌损曩国人。其国属北印度，西行十二日至乾陀罗国，又西行二十日至曩誡罗贺罗国，又西行十日至岚婆国，又西行十二日至赞惹曩国，又西行至波斯国，得西海。自北印度行百二十日至中印度。中印度西行三程至阿罗尾国，又西行十二日至末曩罗国，又西行十二日至钵赖野迦国，又西行六十日至迦罗赞俱惹国，又西行二十日至摩罗尾国，又西行二十日至乌然泥国，又西行二十五日至罗罗国，又西行四十日至苏罗茶国，又西行十一日至西海。自中印度行六月程至南印度，又西行九十日至供迦赞国，又西行一月至海。自南印度南行六月程得南海。皆施护之所述去。

八年，僧法遣自天竺取经回，至三佛齐，遇天竺僧弥摩罗失黎语不多令，附表愿至中国译经，上优诏召之。法遇后募缘

制龙宝盖架裘，将复往天竺，表乞给所经诸国敕书，遂赐三佛齐国王遐至葛、古罗国主司马佶芒、柯竺国主赞怛罗、西天王子谟驮仙书以遣之。

雍熙中，卫州僧辞汗自西域还，与胡僧密坦罗奉北印度王及金刚坐王那烂陀书来。又有婆罗门僧永世与波斯外道阿里烟同至京师。永世自云：本国名利得，国王姓牙罗五得，名阿诺你缚，衣黄衣，戴金冠，以七宝为饰，出乘象或肩舆，以音乐螺钹前导，多游佛寺，博施贫乏。其妃曰摩诃你，衣大袖缕金红衣，岁一出，多所振施。人有冤抑，候王及妃出游，即迎随伸诉。署国相四人，庶务并委裁制。五谷、六畜、果实与中国无异。市易用铜钱，有文漫圆径，如中国之制，但实其中心，不穿贯耳。其国东行经六月至大食国，又二月至西州，又三月至夏州。阿里烟自云：本国王号黑衣，姓张，名哩没，用锦彩为衣，每游猎，三二日一还国。署大臣九人治国事。无钱货，以杂物贸易。其国东行经六月至婆罗门。

至道二年八月，有天竺僧随舶至海岸，持帝钟、铃杵、铜铃各一，佛像一躯，贝叶梵书一夹，与之语，不能晓。

天圣二年九月，西印度僧爱贤、智信护等来献梵经，各赐紫方袍、束帛。五年二月，僧法吉祥等五人以梵书来献，赐紫方袍。景祐三年正月，僧善称等九人贡梵经、佛骨及铜牙菩萨像，赐以束帛。

于阗国，自汉至唐，皆入贡中国，安、史之乱，绝不复至。晋天福中，其王李圣天自称唐之宗属，遣使来贡。高祖命供奉官张匡邺持节册圣天为大宝于阗国王。

建隆二年十二月，圣天遣使贡圭一，以玉为桺；玉枕一。本国摩尼师贡琉璃瓶二、胡锦一段。其使言：“本国去京师九千九百里，西南抵葱岭与婆罗门接，相去三千余里，南接吐蕃，

西北至疏勒二千余里。国城东有白玉河，西有绿玉河，次西有乌玉河，源出昆冈山，去国域西千三百里。每岁秋，国人取玉于河，谓之捞玉。土宜蒲萄，人多酝以为酒，甚美。俗事妖神。

乾德三年五月，于阗僧善名、善法来朝，赐紫衣。其国宰相因善名等来，致书枢密使李崇矩，求通中国。太祖令崇矩以书及器币报之。至是冬，沙门道圆自西域还，经于阗，与其朝贡使至。四年，又遣其子德从来贡方物。

开宝二年，遣使直末山来贡，且言本国有玉一块，凡二百三十七斤，愿以上进，乞遣使取之。善名复至，贡阿魏子，赐号昭化大师，因令还取玉。又国王男总尝贡玉把刀，亦厚赐报之。四年，其国僧吉祥以其国王书来上，自言破疏勒国得舞象一，欲以为贡，诏许之。

大中祥符二年，其国黑韩王遣回鹘罗厮温等以方物来贡。斯温跪奏曰：“臣万里来朝，获见天日，愿圣人万岁，与远人作主。”上询以在路几时，去此几里。对曰：“涉道一年，昼行暮息，不知里数。昔时道路尝有剽掠，今自瓜、沙抵于阗，道路清谧，行旅如流。愿遣使安抚远俗。”上曰：“路远命便，益以劳费尔国。今降诏书，汝即赍往，亦与命使无异也。”

初，太平兴国中有澶州卒王贵者，昼忽见使者至营，急召贵偕行，南至河桥，驿马已具，即命乘之，俄觉腾虚而去。顷之驻马，但见屋室宏丽，使者引贵入，见其主者容卫制度悉如王者。谓贵曰：“俟汝年五十八，当往于阗国北通圣山取一异宝以奉皇帝，宜深志之。”遂复乘马凌虚而璇。军中失贵已数日矣，验所乘，即营卒之马也。知州宋照劫贵以闻，太宗释之。天禧初，贵自陈年已五十八，愿遵前戒，西至于阗，寻许其行。贵至秦州，以道远悔惧，俄于市中遇一道士引贵出城，登高原，问贵所欲，具以实封。即命贵闭目，少顷令开，视山川顿异，

道士曰：“此于阗国北境通圣山也。”复引贵观一池，池中有仙童，出一物授之，谓曰：“持此奉皇帝。”又令瞑目，俄顷复至秦州，向之道士已失所在，发其物乃玉印也，文曰：“国王赵万永宝。”州以献。

天圣三年十二月，遣使罗面于多、副使金三、监使安多、都监赵多来朝，贡玉鞍辔、白玉带、胡锦、独峰囊驼、乳香、硃砂。诏给还其直，馆于都亭西驿，别赐袭衣、金带、银器百两、衣著二百，罗面于多金带。

嘉祐八年八月，遣使罗撒温献方物。十一月，以其国王为特进、归忠保顺（石后）鳞黑韩王。罗撒温言其王乞赐此号也，于阗谓金翅鸟为“（石后）鳞”，“黑韩”盖可汗之讹也。罗撒温等以献物赐直少不受，及请所献独峰囊驼。诏以远人特别赐钱五千贯，以囊驼还之，而与其已赐之直。其后数以方物来献。

熙宁以来，远不逾一二岁，近则岁再至。所贡珠玉、珊瑚、翡翠、象牙、乳香、木香、琥珀、花蕊布、硃砂、龙盐、西锦、玉璫辔马、膓肿脐、金星石、水银、安息鸡舌香，有所持无表章，每赐以晕锦旋烂衣、金带、器币，宰相则盘球云锦夹烂。

地产乳香，来辄群负，私与商贾牟利；不售，则归诸外府得善价，故其来益多。元丰初，始诏惟赍表及方物马驴乃听以诣阙，乳香无用不许贡。

四年，遣部领阿辛上表称“于阗国倭铎有福力量知文法黑汗王，书与东方日出处大世界田地主汉家阿舅大官家”，大略云路远倾心相向，前三遣使入贡未回，重复数百言。董毡使导至熙州，译其辞以闻。诏前三辈使人皆已朝见，锡赉遣发，赐敕书谕之。神宗尝问其使去国岁月，所经何国及有无钞略。对曰：“去国四年，道涂居其半历黄头回纥、青唐，惟惧契丹钞略耳。”因使之图上诸国距汉境远近，为书以授李宪。八年九

月，遣使入贡，使者为神宗饭僧追福。赐钱百万，还其所贡师子。

元祐中，以其使至无时，令熙诃间岁一听至阙。八年，请讨夏国，不许。

绍圣中，其王阿忽都董娥密竭驾又言，緬药家作过，别无报效，已遣兵攻甘、沙、肃三州。诏厚答其意。知秦州游师雄言：“于阗、大食、拂菻等国贡奉，般次踵至，有司惮于供贄，抑留边方，限二岁一进。外夷慕义，万里而至。此非所以来远人也。”从之。自是乞于宣和，朝不绝。

高昌国，汉车师前王之地。有高昌城，取其地势高敞、人民昌盛以为名焉。后魏初，沮渠无讳自署高昌太守。无讳死，茹茹以阌伯周为高昌王，高昌有王始于此。后魏至隋皆来贡献。唐贞观中，侯君集平其国，以其地为西州。安、史之乱，其地陷没，乃复为国。语讹亦云：“高敞”，然其地颇有回鹘，故亦谓之回鹘。

建隆三年四月，西州回鹘阿都督等四十二人以方物来贡。乾德三年十一月，西州回鹘可汗遣僧法渊献佛牙、琉璃器、琥珀盏。太平兴国六年，其王始称西州外生师子王阿厮兰汗，遣都督麦索温来献。五月，太宗遣供奉官王延德、殿前承旨白勋使高昌。八年，其使安鹞庐来贡。

雍熙元年四月，王延德等还，叙其程来献，云：

初自夏州历玉亭镇，次历黄羊平，其地平而产黄羊。渡沙碛，无水，行人皆载水。凡二日至都罗罗族，汉使过者，遗以财货，谓之“打当”。次历茅女（口另）子族，族临黄河，以羊皮为囊，吹气实之浮于水，或以橐驼牵木而渡。次历茅女王子开道族，行人六窠沙，沙深三尺，马不能行·行者皆乘橐驼。不育五谷，沙中生草名登相，收之以食。次历楼子山，无居人，

行沙碛中，以日为占，旦则背日，暮则向日，日中则止。夕行望月亦如之。次历卧梁劾特族地，有都督山，唐回鹘之地。次历大虫太子族，族接契丹界，人衣尚锦绣，器用金银，马乳酿酒，饮之亦醉。次历屋地因族，盖达于于越王子之子。次至达于于越王子族。次历拽利王子族，有合罗川，唐回鹘公主所居之地，城基尚在，有汤泉池。次历阿墩族，经马驂山望乡岭，岭上石龕有李陵题字处。次历格罗美源，西方百川所会，极望无际，鸥鹭鳧雁之类甚众。次至托边城，亦名李仆射城，城中首领号“通天王”。次历小石州，次历伊州，州将陈氏，其先自唐开元二年领州，凡数十世，唐时诏敕尚在。地有野蚕生苦参上，可为绵帛。有羊，尾大而不能走，尾重者三斤，小者一斤，肉如熊白而甚美。又有砺石，剖之得宾铁，谓之吃铁石。又生胡桐树，经雨即生胡桐律。次历益都。次历纳职城，城在大患鬼魅碛之东南，望玉门关甚近。地无水草，载粮以行，凡三日，至鬼谷口避风驿，用本国法设祭，出诏神御风，风乃息。凡八日，至泽田寺。高昌闻使至，遣人来迎，次历地名宝庄，又历六种，乃至高昌。

高昌即西州也。其地商距于阗，西商距大食、波斯，西距西天步路涉、雪山、葱岭，皆数千里。地无雨雪而极热，每盛暑，居人皆穿地为穴以处。飞鸟群萃河滨，或起飞，即为日气所烁，坠而伤舆。屋室覆以白垩，雨及五寸，即庐舍多坏。有水，源出金岭，导之周围国城，以溉田园，作水碓。地产五谷，惟无养麦。贵人食马，余食羊及鳧雁。乐多琵琶、箜篌。出豹鼠、白鬣、绣文化蕊布。俗好骑射。妇人戴油帽，谓之苏幕遮。用开元七年历，以三月九日为寒食，余二社、冬至亦然。以银或钰石为筒，贮水激以相射，或以水交泼为戏，谓之压阳气去病。好游赏，行者必抱乐器。佛寺五十余区，皆唐朝所赐额，

寺中有《大藏经》、《唐韶》、《玉篇》、《经音》等，居民春月多群聚邀乐于其间。游者马上持弓矢射诸物，谓之禳灾。有敕书楼，藏唐太宗、明皇御札诏敕，缄锁甚谨。复有摩尼寺，波斯僧各持其法，佛经所谓外通者也。所统有突南厥、北突厥、大众熨、小眾熨、样磨、割禄、点戛司、末蛮、格哆族、预龙族之各甚众。国中无贫民，绝食者共赈之。人多寿考，率百余岁，绝无夭死。

时四月，师子王避暑于北廷，以其舅阿多于越守国，先遣人致意于延德曰：“我王舅也，使者拜我乎？”延德曰：“持朝命而来，礼不当拜。”复问曰：“见王拜乎？”延德曰：“礼亦不当拜。”阿多于越复数日始相见，然其礼颇恭。师子王邀延德至其北廷。历交河州，凡六日，至金岭口，宝货所出。又两日，至汉家寨。又五日，上金岭。过岭即多两雪，岭上有龙堂，刻石记云，小雪山也。岭上有积雪，行人皆服毛馱。度岭一日至北廷，憩高台寺。其王烹羊马以具膳，尤丰洁。

地多马，王及王后、太子各养马，放牧平川中，弥亘百余里，以毛色分别为群，莫知其数。北廷川长广数千里，鹰鹞雕鹖之所生，多美草，不生花，砂鼠大如（需免），鸷禽捕食之。

其王遣人来言，择日以见使者，愿无讶其淹久。至七日，见其王及王子侍者，皆东向拜受赐。旁有持磬者击以节拜，王闻磬声乃拜，既而王之儿女亲属皆出，罗拜以受赐，遂张乐饮宴，为优戏，至暮。明日泛舟于池中，池四面作鼓乐。又明日游佛寺，曰应运太宁之寺，贞观十四年造。

北廷北山中出硃砂，山中尝有烟气涌起，无云雾，至夕火焰若炬火，照见禽鼠皆赤。采者著木底鞋取之，皮者即焦。下有穴生青泥，出穴外即变为砂石，土人取以治皮。城中多楼台卉木。人白晰端正，性工巧，善冶金银铜铁为器及攻玉。善马

直绢一匹，其弩马充食，才直一丈。贫者皆食肉。西抵安西，即唐之西境。

七月，令延德先还其国，其王九月始至，亦闻有契丹使来，谓其王云：“高敞本汉土，汉使来觐视封域，将有异图，王当察之。”延德侦知其语，因谓王曰：“契丹素不顺中国，今乃反间，我欲杀之。”王固劝乃止。

自六年五月离京师，七年四月至高昌，所历以诏赐诸国君长裘衣、金带、缙帛。八年春，与其谢恩使凡百余人复循旧路还，雍熙元年四月至京师。

景德元年，又遣使金延福来贡。

回鹘本匈奴之别裔，在天德西北娑陵水上。后魏号铁勒，唐初号特勒，后称回纥。其君长曰可汗，自贞观以后朗贡不绝。至德初，出兵助国讨平安、史之乱，故累朝恩礼最重。然而恃功横恣，朝廷虽患其邀求无厌，然颇姑息听从之。元和中，改为回鹘。会昌中，其国衰乱，其相馱职者拥外甥将庞勒西奔安西。既而回鹘为幽州张仲武所破，庞勒乃自称可汗，居甘、沙、西州，无复昔时之盛矣。

历梁、后唐、晋、汉、周，皆遣使朝贡。后唐同光中，册其国王仁美为英文可汗。仁美卒，其弟仁裕立，册为顺化可汗，晋天福中，又改为奉化可汗。仁裕卒，子景琼立。先是，唐朝继以公主下嫁，故回鹘世称中朝为舅，中朝每赐答诏亦曰外甥。五代之后皆因之。

建隆二年，景琼遣使朝献。三年，阿都督等四十二人以方物来贡。乾德二年，遣使贡玉百团、琥珀四十斤，牦牛尾、豹鼠等。三年，遣使赵党誓等四十七人以团玉、琥珀、红白牦牛尾为贡。开宝中累遣使贡方物，其宰相鞠仙越亦贡马。

太平兴国二年冬，遣殿直张璨赍诏谕甘、沙州回鹘可汗外

甥，赐以器币，招致名马美玉，以备车骑琮璜之用。五年，甘、沙州回鹘可汗夜落纥密礼遏遣使裴溢的等四人，以橐驼、名马、珊瑚、琥珀来献。

雍熙元年四月，西州回鹘与婆罗门僧永世、波斯外道阿里烟同入贡。四年，合罗川回鹘第四族首领遣使朝贡。端拱二年九月，回鹘都督石仁政、么罗王子、邈拏王子、越黠黄水州巡检四族并居贺兰山下，无所统属，诸部入贡多由其地。么罗王子白云，向为灵州冯晖阻绝，由是不通贡奉，今有内附意。名以锦袍银带赐之。

咸平四年，可汗王禄胜遣使曹万通以玉勒名马，独峰无峰橐驼、宾铁剑甲、琉璃器来贡。万通自言任本国枢密使，本国东至黄河，西至雪山，有小郡数百，甲马甚精习，愿朝廷命使统领，使得缚继迁以献。因降诏禄胜曰：“贼迁凶悖，人神所弃。卿世济忠烈，义笃舅甥，继上奏封，备陈方略，且欲大举精甲，就覆残妖，拓土西陲，献俘北阙。可汗功业，其可胜言！嘉叹所深，不忘朕意。今更不遣使臣，一切委卿统制。”特授万通左神武军大将军，优赐禄胜器服。

景德元年，夜落纥遣使来贡。四年，又遣尼法仙等来朝，献马。仍许法仙游五台山。又遣僧翟入奏，来献马，欲于京城建佛寺祝圣寿，求赐名额，不许。

大中祥符元年，夏州万子等军主领族兵趋回鹘，回鹘设伏要路，示弱不与斗，俟其过，奋起击之，剿戮殆尽。其生擒者，回鹘驱坐于野，悉以所获资粮示之，曰：“尔辈狐鼠，规求小利，我则不然。”遂尽焚而杀之，唯万子军主挺身走。镇戎军以闻，上曰：“回鹘尝杀继迁，世为仇敌。甘州使至，亦言德明侵轶之状，意颇轻视之。量其兵势，德明未易敌也。”其年，夜落纥、宝物公主及没孤公主、娑温宰相各遣使来贡。东封礼

成，以可汗王进奉使姚进为宁远将军，宝物公主进奉曹进为安化郎将，赐以袍笏。又赐夜落纥介冑。

三年，又遣左温宰相、何居录越枢密使、翟符守荣等来贡。是年，龟兹国王可汗遣使李延福、副使安福、监使翟进来进香药、花蕊布、名马、独峰驼、大尾羊、玉鞍勒、琥珀、（石俞）石等。四年，翟符守荣等三十人请从祀汾阴。其年，夜落纥遣使贡方物，秦州回鹘安密献玉带于道左。礼成，以翟符守荣为左神武军大将军，安殿民为保顺郎将，余皆赐冠带器币。其年，夜落纥遣使言，败赵德明立功首领请加恩赏。诏给司戈、司阶、郎将告敕十通，使得承制补署。

六年，龟兹进奉使李延庆等三十六人对于长春殿，献名马、弓箭、鞍勒、团玉、香药等，优诏答之。

先是，甘州数与夏州接战，夜落纥贡奉多为夏州钞夺。及宗哥族感悦朝廷恩化，乃避人援送其使，故频年得至京师。既而唃廝囉欲娶可汗女而无聘财，可汗不许，因为仇敌。

五年，秦州遣指挥使杨知进、译者郭敏送进奉使至甘州，会宗哥怨隙阻归路，遂留知进等不敢遣。八年，敏方得还。可汗王夜落隔上表言宝物公主疾死，以西凉人苏守信劫乱，不时奏闻；又谢恩赐宝钿、银匣、历日及安抚诏书，仍乞慰谕宗哥，使开朝贡之路。九年，杨知进亦至，遂遣郭敏赐宗哥诏书并甘州可汗器币。其年，使来朝贡，言夜落隔卒，九宰相诸部落奉夜落隔归化为可汗王领国事。

天禧二年，夜落隔归化遣都督安信等来朝。四年，又遣使同龟兹国可汗王智海使来献大尾羊。初，回鹘西奔，族种散处。故甘州有可汗王，西州有克韩王，新复州有黑韩王，皆其后焉。

天圣元年五月，甘州夜落隔通顺遣使阿葛之、王文贵来贡方物。六月，诏甘州回绝外甥可汗王夜落隔通顺特封归忠保顺

可汗王。二年五月，遣使都督习信等十四人来贡马及黄湖绵、细白麩。三年四月，可汗王公主及宰相撒温讹进马、乳香。赐银器、金带、衣著、晕锦旋烂有差。五年八月，遣使安万东等一十四人来贡方物。六年二月，遣人贡方物。

熙宁元年入贡，求买金字《大般若经》，以墨本赐之。六年复来，补其首领五人为军主，岁给彩二十匹。神宗问其国种落生齿几何，曰三十余万；壮可用者几何，曰二十万。明年，敕李宪择使聘阿里骨，使谕回鹘令发兵深入夏境。宪以命殿直皇甫旦。旦往，不得前而妄奏功状，诏逮旦赴御史狱抵罪。

然回鹘使不常来，宣和中，间因入贡散而之陕西诸州，公为贸易，至留久不归。朝廷虑其习知边事，且往来皆经夏国，于播传非便，乃立法禁之。

大食国本波斯之别种。隋大业中，波斯有桀点者探穴得文石，以为瑞，乃纠合其众，剽略资货，聚徒浸盛，遂自立为王，据有波斯国之西境。唐永徽以后，屡来朝贡。其王盆泥未换之前谓之白衣大食，阿蒲罗拔之后谓之黑衣大食。

乾德四年，僧行勤游西域，因赐其王书以招怀之。开宝元年，遣使来朝贡。四年，又贡方物，以其使李诃末为怀化将军，特以金花五色绫纸写官告以赐。是年，本国及占城、阇婆又致礼物于李煜，煜不敢受，遣使来上，因诏自今勿以为献。六年，遣使来贡方物。七年，国王诃黎佛又遣使不罗海，九年又遣使滴希密，皆以方物来贡。

太平兴国二年，遣使蒲思那、副使摩诃末、判官蒲罗等贡方物。其从者目深体黑，谓之昆仑奴。诏赐其使袭衣、器币，从者嫌帛有差。四年，复有朝贡使至。雍熙元年，国人花茶来献花锦、越诺、拣香、白龙脑、白沙糖、蔷薇水、琉璃器。

淳化四年，又遣其副酋长李亚勿来贡。其国舶主蒲希密至

商海，以老病不能诣阙，乃以方物附亚勿来献。其表曰：

大食舶主臣蒲希密上言，众星垂象，回拱于北辰；百谷疏源，委输于东海。属有道之柔远，罄无外以宅心。伏惟皇帝陛下德合二仪，明齐七政，仁宥万国，光被四夷。赓歌洽《击壤》之民，重译走奉珍之贡。臣顾惟殊俗，景慕中区，早倾向日之心，颇郁朝天之愿。

昨在本国，曾得广州蕃长寄书招谕，令入京贡奉，盛称皇帝圣德，布宽大之泽，诏下广南，宠绥蕃商，阜通远物。臣遂乘海舶，爰率土毛，涉历龙王之宫，瞻望天帝之境，庶遵玄化，以慰宿心。今则虽届五羊之城，犹矧双凤之阙。自念衰老，病不能兴，遐想金门，心目俱断。今遇李亚勿来贡，谨备藁锦药物附以上献。臣希密凡进象牙五十株，乳香千八百斤，宾铁七百斤，红丝吉贝一段，五色杂花蕃锦四段，白越诺二段，都爹一琉璃瓶，无名异一块，蔷薇水百瓶。

诏赐希密敕书、锦袍、银器、束帛等以答之。

至道元年，其国舶主蒲押陀黎赉蒲希密表来献白龙脑一百两，膈肭脐五十对，龙盐一银合，眼药二十小琉璃瓶，白沙糖三琉璃瓮，千年枣、舶上五味子各六琉璃瓶，舶上褊桃一琉璃瓶，蔷薇水二十琉璃瓶，乳香山于一坐，蕃锦二段，驼毛褥面三段，白越诺三段。引对于崇政殿，译者代奏云：“父蒲希密因缘射利，泛舶至广州，迄今五稔未归。母令臣远来寻访，盼至广州见之。具言前岁蒙皇帝圣恩降敕书，赐以法锦袍、紫续缠头、间涂金银凤瓶一对、绫绢二十匹。今令臣奉章来谢，以方物致贡。”

太宗因问其国，对云：“与大秦国相邻，为其统属。今本国所管之民才及数千，有都城介山海间。”又问其山泽所出，对云：“惟犀象香药。”问犀象以何法可取，对云：“象用象

媒诱至，渐以大绳羈縻之耳；犀则使人升大树操弓矢，伺其至射而杀之，其小者不用弓升可以捕获。”上赐以袭衣、冠带、被褥等物，令阁门宴犒讫，就馆，延留数月遣回；降诏答赐蒲希密黄金，准其所贡之直。三年二月，又与宾同陇国使来朝。

咸平二年，又遣判官文戊至。三年，舶主陀婆离遣使穆吉鼻来贡。吉鼻还，赐陀婆离诏书并器服鞍马。六年，又遣使婆罗钦三摩尼等来贡方物。摩尼等对于崇政殿，持真珠以进，自云离国日诚愿得瞻威颜即献此，乞不给回赐。真宗不欲违其意，俟其还，优加恩赉。

景德元年，又遣使末。时与三佛齐、蒲端国使并在京师，会上元观灯，皆赐钱纵其宴饮。其秋，蕃客蒲加心至。四年，又遣使同占城使来，优加馆饩之礼。许遍至苑囿寺观游览。

大中祥符元年十月，车驾东封，舶主陀婆离上言愿执方物赴泰山，从之。又舶主李亚勿遣使麻勿来献玉圭。并优赐器币、袍带，并赐国主银饰绳床、水罐、器械、旗帜、鞍勒马等。四年祀汾阴，又遣归德将军陀罗离进（“缸”去“工”换“瓦”）香、象牙、琥珀、无名异、绣丝、红丝、碧黄绵、细越诺、红驼毛、间金线壁衣、碧白琉璃酒器、蔷薇水、千年枣等。诏令陪位，礼成，并赐冠带服物。五年，广州言大食国人无西忽卢华百三十岁，耳有重轮，貌甚伟异。自言远慕皇化，附古逻国舶船而来。诏就赐锦袍、银带加束帛。

天禧三年，遣使蒲麻勿陀婆离、副使蒲加心等来贡。先是，其入贡路繇沙州，涉夏国，抵秦州。乾兴初，赵德朝请道其国中，不许。至天圣元年来贡，恐为西人钞略，乃诏自今取海路繇广州至京师。至和、嘉祐间，四贡方物。最后以其首领蒲沙乙为武宁司阶。

熙宁中，其使辛押陀罗乞统察蕃长司公事，诏广州裁度。

又进钱银助修广州城，不许。六年，都蕃首保顺郎将蒲陀婆离慈表令男麻勿奉贡物，乞以自代，而求为将军，诏但授麻勿郎将。其国部属各异名，故有勿巡，有陀婆离，有俞卢和地，有麻罗跋等国，然皆冠以大食。勿巡所贡，又有龙脑、兜罗锦、球锦襪、蕃花簪，陀婆有金饰寿带、连环臂钩、数珠之属。

政和中，横州土曹蔡蒙休押伴其使入都，沿道故滞留，强市其香药不偿直。事闻，诏提点刑狱置狱推治，因诏自今蕃夷入贡，并选承务郎以上清干官押伴，按程而行，无故不得过一日，乞取贾市者论以自盗云。

其国在泉州西北，舟行四十余日至蓝里，次年乘风讽，又六十余日始达其国。地雄壮广袤，民俗侈丽，甲于诸蕃。天气多寒。其王锦衣玉带，蹀金履，朔望冠百宝纯金冠。其居以码（石笛）为柱，绿甘为壁，水晶为瓦，碌石为砖，活石为灰，帷幕用百花锦，官有丞相、太尉、名领兵马二万余人。马高七尺，士卒骁勇。民居屋宇略与中国同。市肆多金银续锦。工匠技术。咸精其能。

建炎三年，遣使奉宝玉珠贝入贡。帝谓侍臣曰：“大观、宣和间，茶马之政废，故武备不修，致金人乱华，危亡不绝如线。今复捐数十万缗以易无用之珠玉，局若惜财以养战士？”诏张浚却之，优赐以答远人之意。绍兴元年，复遣使贡文犀、象齿，朝廷亦厚加赐典，而不贪其利。故远人怀之，而贡赋不绝。

层檀国在南海傍，城距海二十里。熙宁四年始入贡。海道便风行百六十日，经勿巡、古林、三佛齐国乃至广州。其王名亚美罗亚眉兰，传国五百年，十世矣。人语音如大食。地春冬暖。贵人以越布缠头，服花锦白氎布，出入乘象、马。有奉禄。其法轻罪杖，重罪死。谷有稻、粟、麦，食有色，畜有绵羊、

山羊、沙牛、水牛、橐驼、马、犀、象，药有木香、血竭、没药、鹏砂、阿魏、薰陆。产真珠、玻璃、密沙华三酒。交易用钱，官自铸，三分其齐，金铜相半，而银居一分，禁民私铸。元丰六年，使保顺郎将层伽尼再至，神宗念其绝远，诏颁赉如故事，仍加赐白金二千两。

龟兹本回鹘别种。其国主自称师子王，衣黄衣，宝冠，与宰相九人同治国事，国城有市井而无钱货，以花蕊布博易。有米麦瓜果。西至大食国行六十日，东至夏州九十日。或称西州回鹘，或称西州龟兹，又称龟兹回鹘。

自天圣至兼祐四年，入贡者五，最后赐以佛经一藏。熙宁四年，使李延庆、曹福入贡。五年，又使卢大明、笃都入贡。绍圣三年，使大首领阿连撒罗等三人以表章及玉佛至洮西。熙河经略使以其罕通使，谓令于熙、秦州博买，而估所赉物价答赐遣还，从之。

沙州本汉敦煌故地，唐天宝末陷于西戎。大中五年，张义潮以州归顺，诏建沙州为归义军，以义潮为节度使，领诃沙甘肃伊西等州观察、营田处置使。义潮入朝，以从子淮深领州事。至朱梁时，张氏之后绝，州人推长史曹义金为帅。义金卒，子元忠嗣。周显德二年来贡，授本军节度、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铸印赐之。

建隆三年加兼中书令，子延希为瓜州防御使，兴国五年元忠卒，子延禄遣人来贡。赠元忠敦煌郡王，授延禄本军节度，弟延晟为瓜州刺史，延瑞为衙内都虞候。咸平四年，封延禄为延瑞谯郡王。五年，延禄为从子宗寿所害，宗寿权知留后，而以其弟宗允权知瓜州。表求旌节，乃授宗寿节度使，宗允检校尚市左仆射、知瓜州，宗寿子贤顺为衙内都指挥使。大中祥符末宗寿卒，授贤顺本军节度，弟延惠为检校刑部尚书、知瓜州。

贤顺表乞金字藏经泊茶药金箔，诏赐之。至天圣初，遣使来谢，贡乳香、硃砂、玉团。自景祐至皇祐中，凡七贡方物。

拂菻国东商至灭力沙，北至海，皆四十程。西至海三十程，东自西大食及于阗、回纥、青唐，乃抵中国。历代未尝朝贡。

元丰四年十月，其王灭力伊灵改撒始遣大首领你厮都令厮孟判来献鞍马、刀剑、真珠，言其国地甚寒，土屋无瓦。产金、银、珠、西锦、牛、羊、马、独峰驼、梨、否、千年枣、巴揽、粟、麦，以葡萄酿酒。乐有箜篌、壶琴、小笙篥、偏鼓。王服红黄衣，以金线织丝布缠头，岁三月则诣佛寺，坐红床，使人舁之。贵臣如王之服，或青绿、绯白、粉红、褐紫，并缠头跨马。城市田野，皆有首领主之，每岁惟夏秋两得奉，给金、钱、锦、谷、帛，以治事大小为差。刑罚罪轻者杖数十，重者至二百，大罪则盛以毛囊投诸海。不尚斗战，邻国小有争，但以文字来往相诘问，事大亦出兵。铸金银为钱，无穿孔，面凿弥勒佛，背为王名，禁民私造。

元祐六年，其使两至。诏别赐其王帛二百匹、白金瓶、裘衣、金束带。

## 宋史卷四百五十九

## 列传第二百五十

外国七流求国  
定安国渤海国  
日本国党项

流求国在泉州之东，有海岛曰彭湖，烟火相望。其国堑栅三重，环以流水，植棘为藩，以刀稍弓矢剑铍为兵器，视月盈亏以纪时。无他奇货，商贾不通，厥土沃壤，无赋敛，有事则均税。

旁有毗舍邪国，语言不通，袒裸盱眙，殆非人类。淳熙间，国之酋豪尝率数百辈猝至泉之水澳、围头等村，肆行杀掠。喜铁器及匙箸，人闭户则免，但剗其门圈而去。掷以匙箸则俯拾之，见铁骑则争剗其甲，骈首就戮而不知悔。临敌用标枪，系绳十余丈为操纵，盖惜其铁不忍弃也。不驾舟楫，惟缚竹为筏，急则群异之泅水而遁。定国本马韩之种，为契丹所攻破，其酋帅纠合余众，保于西鄙，建国改元，自称定安国，开宝三年，其国王烈万华因女真遣使入贡，乃附表贡献方物。太平兴国中，太宗方经营远略，讨击契丹，因降诏其国，令张犄角之势，其国亦怨寇仇侵侮不已，闻中国用兵北讨，欲依王师以摅宿愤，得诏大喜。

六年冬，会女真遣使来贡，路由本国，乃托其使附表来上云：定安国王臣乌玄明言：伏遇圣主洽天地之恩，抚夷貊之俗，臣玄明诚喜诚抃，顿首顿首。臣本以高丽旧壤，渤海遗黎，保据方隅，涉流星纪，仰覆露鸿钧之德，被浸渍无外之泽，各得其所，以遂本性。而顷岁契丹恃其强暴，入寇境土，攻破城寨，俘略人民，臣祖考守节不降，与众避地，仅存生聚，以迄于今。而又扶余府昨背契丹，并归本国，灾祸将至，无大于此，所宜受天朝之密画，率胜兵而助讨，必欲报敌，不敢违命，臣玄明诚恳诚愿，顿首顿首。”其末题云：“元兴六年十月日，定安国王臣玄明表上圣皇帝前。”

上答以诏书曰：“敕定安国王乌玄明。女真使至，得所上表，以朕尝赐手诏谕旨，且陈感激。卿远国豪帅，名王茂绪，奄有马韩之地，介于鲸海之表，强敌吞并，失其故土，沉冤未报，积愤奚伸。矧彼獯戎，尚摇蚕毒，出师以薄伐，乘夫天灾之流行，败衅相寻，灭亡可待。今国家已于边郡广屯重兵，只俟严冬，即申天讨。卿若能追念累世之耻，宿戒举国之师，当予伐罪之秋，展尔复仇之志，朔漠底定，爵赏有加，宜思永图，无失良便。而况渤海愿归于朝化，扶余已背于贼庭，励乃宿心，纠其协力，克期同举，必集大勋。尚阻重溟，未遑遣使，倚注之切，鉴寐宁忘。”以诏付女真使，令赉以赐之。

端拱二年，其王子因女真使附献马、雕羽鸣镝。淳化二年，其王子太元田女真使上表，其后不复至。

渤海本高丽之别种，唐高宗平高丽，徙其人居中国。则天万岁通天中，契丹攻陷营府，高丽别种大祚荣走保辽东，睿宗以为忽汗州都督，封渤海郡王，因自称渤海国，并有扶余、肃慎等十余国，历唐、梁、后唐、朝贡不绝。

后唐天成初，为契丹阿保机攻扶余城下之，改扶余为东丹

府，命其子突欲留兵镇之。阿保机死，渤海王复攻扶余，不能克。历长兴、清泰，遣使朝贡。周显德初，其酋豪崔乌斯等三十人来归，其后隔绝不能通中国。

太平兴国四年，太宗平晋阳，移兵幽州，其酋帅大鸾河率小校李勋等十六人、部族三百骑来降，以鸾河为渤海都指挥使。六年，赐乌舍城浮渝府渤海琰府王诏曰：“朕纂绍丕构，奄有四海，普天之下，罔不率俾，矧太原封域，国之保障，顷因窃据，遂相承袭，倚辽为援，历世逋诛。朕前岁亲提锐旅，尽护诸将，拔并门之孤垒，断匈奴之右臂，眷言吊伐，以苏黔黎。蠢兹北戎，非理构怨，辄肆荐食，犯我封略。一昨出师逆击，斩获甚众。今欲鼓行深入，席卷长驱，焚其龙庭，大歼丑类。素闻尔国密迹寇仇，迫于吞并，力不能制，因而服属，困于率割，当灵旗破敌之际，是邻邦雪愤之日，所宜尽出族帐，佐予兵锋。俟其翦灭，沛然封赏，幽蓟土宇，复归中原，朔漠之外，悉以相与。勗乃协力，朕不食言。”时将大举征契丹，故降是诏谕旨。

九年春，宴大明殿，因召大鸾河慰抚久之。上谓殿前都校刘延翰曰：“鸾河，渤海豪帅，束身归我，嘉其忠顺。夫夷落之俗，以驰骋为乐，候高秋戒候，当与骏马数十匹，令出郊游猎，以遂其性。”因以缗钱十万并酒赐之。

日本国者，本倭奴国也。自以其国近日所出，故以日本为名；或云恶其旧名改之也。其地东西南北各数千里，西南至海，东北隅隔以大山，山外即毛人国。自后汉始朝贡，历魏、晋、宋、隋皆来贡，唐永徽、显庆、长安、开元、天宝、上元、贞元、元和、开成中，并遣使入朝。

雍熙元年，日本国僧霁然与其徒五六人浮海而至，献铜器十余事，并本国《职员今》、《王年代纪》各一卷。霁然衣绿，

白云姓藤原氏，父为真连；真连，其国五品品官也。霁然善隶书，而不通华言，问其风土，但书以对云：“国中有《五经》书及佛经、《白居易集》七十卷，并得自中国。土宜五谷而少麦。交易用铜钱，文曰：乾文大宝。畜有水牛、驴、羊，多犀象。产丝蚕，多织绢，薄致可爱。乐有中国、高丽二部。四时寒暑，大类中国。国之东境接海岛，夷人所居，身面皆有毛。东奥州产黄金，西别岛出白银，以为贡赋。国王以王为姓，传袭至今王六十四世，文武僚吏皆世官。”

其《年代纪》所记云：“初主号天御中主。次曰天村云尊，其后皆以“尊”为号。次天八重云尊，次天弥闻尊，次天忍胜尊，次瞻波尊，次万魂尊，次利利魂尊，次国狭槌尊，次角糞魂尊，次汲津丹尊，次面垂见尊，次国常立尊，次天鉴尊，次天万尊，次沫名杵尊，次伊奖诺尊，次素戈乌尊，次天照大神尊，次正哉吾胜速日天押穗耳尊，次天彦尊，次炎尊，次彦湊尊，凡二十三世，并都于筑紫日向宫。

彦湊第四子号神武天皇，自筑紫宫入居大和州橿原宫，即位元年甲寅，当周僖王时也。次绥靖天皇，次安宁天皇，次懿德天皇，次孝昭天皇，次孝天皇，次孝灵天皇，次孝元天皇，次开化天皇，次崇神天皇，次垂仁天皇，次景行天皇，次成务天皇。次仲哀天皇，国人言今为镇国香椎大神。次神功天皇，开化天皇之曾孙女，又谓之息长足姬天皇，国人言今为太奈良姬大神。次应神天皇，甲辰岁，始于百济得中国文字，今号八蕃菩萨，有大臣号纪武内，年三百七岁。次仁德天皇，次履中天皇，次反正天皇，次允恭天皇，次安康天皇，次雄略天皇，次清宁天皇，次显宗天皇，次仁贤天皇，次武烈天皇，次继体天皇，次安开天皇，次宣化天皇。次天国排开广庭天皇，亦名钦明天皇，即位十三年，壬申岁始传佛法于百济国，当此土梁

承圣元年。

次敏达天皇。次用明天皇，有子曰圣德太子，年三岁，闻十人语，同时解之，七岁悟佛法于菩提寺，讲《圣鬘经》，天雨曼陀罗华。当此土隋开皇中，遣使泛海至中国，求《法华经》。

次崇峻天皇，次推古天皇，钦明天皇之女也。次舒明天皇，次皇极天皇。次孝德天皇，白雉四年，律师道照求法至中国，从三藏僧玄奘受经、律、论，当此土唐永徽四年也。次天丰财重日足姬天皇，令僧智通等入唐求大乘法相教，当显庆三年。次天智天皇，次天武天皇，次持总天皇。次文武天皇，大宝三年，当长安元年，遣粟田真人入唐求书籍，律师道慈求经。次阿闭天皇，次皈依天皇。次圣武天皇，宝龟二年，遣僧正玄昉入朝，当开元四年，次孝明天皇，圣武天皇之女也，天平胜宝四平，当天宝中，遣使及僧入唐求内外经教及传戒。次天炊天皇。次高野姬天皇，圣武天皇之女也。次白壁天皇，二十四年，遣二僧灵仙、行贺入唐，礼五台山学佛法。次桓武天皇，遣腾元葛野与空海大师及延历寺僧澄入唐，诣天台山传智者止观义，当元和元年也。次诺乐天皇，次嵯峨天皇，次淳和天皇。次仁明天皇，当开成、会昌中，遣僧入唐，礼五台。次文德天皇，当大中年间。次清和天皇，次阳成天皇。次光孝天皇，遣僧宗睿入唐传教，当光启元年也。

次仁和天皇，当此土梁龙德中，遣僧宽建等入朝。次醍醐天皇，次天庆天皇。次封上天皇，当此土周广顺年也。次冷泉天皇，今为太上天皇。次守平天皇，即今王也。凡六十四世。

畿内有山城、大和、河内、和泉、摄津凡五州，共统五十三郡。东海道有伊贺、伊势、志摩、尾张、参河、远江、骏河、伊豆、甲斐、相模、武藏、安房、上总、常陆凡十四川，共统一百一十六郡。东山道有通江、美浓、飞弹、信浓、上野、下

野、陆奥、出羽凡八州，共统一百二十二郡。北陆道有若狭、越前、加贺、能登、越中、越后、左渡凡七州，共统三十郡。山阴道有丹波、丹波、徂马、因幡、伯耆、出云、石见、隐伎凡八州，共统五十二郡。小阳道有播么、美作、备前、备中、备后、安艺、周防、长门凡八州，共统六十九郡。南海道有伊纪、淡路、河波、阗耆、伊豫、土佐凡六州，共统四十八郡。西海道有筑前、筑后、丰前、丰后、肥前、肥后、日向、天隅、萨摩凡九州，共统九十三郡。又壹有伎、对马、多（ㄹ执）凡三岛，各统二郡。是谓五畿、七道、三岛，凡三千七百七十二郡，四百一十四驿，八十八万三千三百二十九课丁。课丁之外，不可详见。皆霁然所记云。

按隋开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名自多利思比孤，遣使致书，唐永徽五年，遣使献琥珀、马脑。长安二年，遣其朝臣真人贡方物。开元初，遣使来朝。天宝十二年，又遣使来贡。元和元年，遣高阶真人来贡。开成四年，又遣使来贡。此与其所记皆同。大中、光启、龙德及周广顺中，皆尝遣僧至中国，《唐书》中、《五代史》失其传。唐咸亨中及开元二十三年、天历十二年、建中元年，皆来朝贡，其记不载。

太宗召见霁然，存抚之甚厚，赐紫衣，馆于太平兴国寺。上闻其国王一姓传继，臣下皆世官，因叹息谓宰相曰：“此岛夷耳，乃世祚遐久，其臣亦继袭不绝，此盖古之道也。中国自唐季之乱，宇县分裂，梁、周五代亨历尤促，大臣世胄，鲜能嗣续。朕虽德惭往圣，常夙夜寅畏，讲求治本，不敢暇逸。建无穷之业，垂可久之范，亦以为子孙之计，使大臣之后世袭禄位，此朕之心焉。”

其国多有中国典籍，霁然之来，复得《孝经》一卷，越王《孝经新义》第十五卷，皆金缕红罗标，水晶为轴。《孝经》

即郑氏注者。越王者，乃唐太宗子越王贞；《新义》者，记室参军任希古等撰也。霁然复求诣五台，许之，令所过续食；又求印本《大藏经》，诏亦给之。二年，随台州宁海县商人郑仁德船归其国。

后数年，仁德还，霁然遣其弟子喜因奉表来谢曰：“日本国东大寺大朝法济大师、赐紫、沙门霁然启：伤鳞入梦，不忘汉主之恩；枯骨合欢，犹亢魏氏之敌。虽云羊僧之拙，谁忍鸿霈之诚。霁然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霁然附商船之离岸，期魏阙于生涯，望落日而西行，十万里之波涛难尽，顾信风而东别，数千里之山岳易过。妄以下根之卑，适诣中华之盛。于是宣旨频降，恣许荒外之跋涉；宿心克协，粗观宇内之环奇。况乎金阙晓后，望尧云于九禁之中，岩肩晴前，拜圣灯于五台之上。就三藏而禀学，巡数寺而优游。遂使莲华回文，神笔出于北阙之北，贝叶印字，佛诏传于东海之东。重蒙宣恩，忽赶来迹。季夏解台州之缆，孟秋达本国之郊，爰逮明春，初到旧邑，缙素欣待，侯伯慕迎。伏惟陛下惠溢四溟，恩高五岳，世超黄、轩之古，人直金轮之新。霁然空辞凤凰之窟，更还蝼蚁之封，在彼在斯，只仰皇德之盛，越山越海，敢忘帝念之深，纵粉百年之身，何报一日之惠。染笔拭泪，伸纸摇魂，不胜慕恩之至。谨差上足弟子传灯大法师位嘉因、并大朝剃头受戒僧祚乾等拜表以闻。”称其本国永延二年岁次戊子二月八日，实端拱元年也。

又别后，贡佛经，纳青木函；琥珀、青红白水晶、红黑木槌子念珠各一连，并纳螺钿花形平函；毛笼一，纳螺杯二口，葛笼一，纳法螺二口，染皮二十枚；金银蒔绘筥一合，纳发鬘二头，又一合，纳参议正四位上藤佐理手书二卷、及进奉物数一卷、表状一卷，又金银蒔绘砚一筥一合，纳金砚一、鹿毛笔、

松烟墨、金铜水瓶、铁刀；又金银蒔绘扇筥一合，纳桧扇二十枚、煽蝠扇二枚；螺钿梳函一对，其一纳赤木梳二百七十，其一纳龙骨十撮；螺钿书案一、螺钿书几一；金银蒔绘平筥一合，纳白细布五匹；鹿皮笼一，纳豹裘一领；螺钿鞍辔一副，铜钱镫、红丝鞦、泥障；倭画屏风一双；石流黄七百斤。

咸平五年，建州海贾周世昌遭风飘至日本，凡七年得还，与其国人滕木吉至，上皆召见之。世昌以其国人唱和诗来上，词甚雕刻肤浅无所取。询其风俗，云妇人皆被发，一衣用二三縑。又陈所记州名年号。上令滕木吉以所持木弓挽射，矢不能远，诘其故，国中不习战斗。赐木吉时装钱遣还。景德元年，其国僧寂照等八人来朝，寂照不晓华言，而识文字，缮写甚妙，凡问答并以笔札。诏号圆通大师，赐紫方袍。天圣四年十二月，明州言日本国太宰府遣人贡方物，而不持本国表，诏却之。其后亦未通朝贡，南贾时有传其物货至中国者。

熙宁五年，有僧诚寻至台州，止天台国清寺，愿留。州以闻，诏使赴阙。诚寻献银香炉，木榼子、白琉璃、五香、水精、紫檀、琥珀所饰念珠，及青色织物绫。神宗以其远人而有戒业，处之开宝寺，尽赐同来僧紫方袍。是后连贡方物，而来者皆僧也。元丰元年，使通事僧仲回来，赐号慕化怀德大师。明州又言得其国太宰府牒，因使人孙忠还，遣仲回等贡纒二百匹、水银五千两，以孙忠乃海商，而贡礼与诸国异，请自移牒报，而答其物直，付仲回东归，从之。

乾道九年，始附明州纲首以方物入贡。淳熙二年，倭船火儿滕太明殴郑作死，诏械太明付其纲首归，治以其国之法。三年，风泊日本舟至明州，众皆不得食，行乞至临安府者复百余人。诏人日给钱五十文、米二升，俟其国舟至日遣归。十年，日本七十三人复飘至秀州华亭县，给常平义仓钱米以振之。绍

熙四年，泰州及秀州华亭县复有倭人为风所泊而至者，诏勿取其货，出常平米振给而遣之。庆元六年至平江府，嘉泰二年至定海县，诏并给钱米遣归国。

党项，古析支之地，汉西羌之别种。后周世始强盛，有细风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乱氏、房当氏、来禽氏、拓拔氏最为强族。唐贞观至上元间内附，散居西北边，元和以后，颇相率为盗。会昌初，武宗置三使以统之；在邠、宁、延者为一使，在盐、夏、长泽者为一使，在灵武、麟、胜者为一使。五代亦尝入贡，今灵、夏、绥、麟、府、环、庆、丰州，镇戎、天德、振武军并其族帐。

太祖建隆二年，代州刺史折也埋来朝。也埋，党项之大姓，世居河有，有捍边之功，故授以方州，召令入觐而遣还。

开宝元年，直荡族首领唃佶等引并人寇府州，为王师所败，诏内属羌部十六府大首领屈遇与十二府首领罗崖领所部诛唃佶，吸佶惧，以其族归顺。以屈遇为检校太保、归德将军，罗崖、唃佶并为检校司徒、怀化将军。

太平兴国二年二月，灵州部送岁市官马，赂所过族帐物粗恶，羌人恚不受，知州、比部郎中张全操捕得十八人杀之，没入其兵仗羊马，戎人遂扰。上遣使赍金帛抚赐其族，与之盟，始定。召全操下有司鞫之，决杖流登州沙门岛。是岁，灵州通远军界噪咩族、折四族、吐蕃村族、奈（口另）三家族、尾落族、奈家族、噪泥族剽略官纲，诏灵州安守忠、通远军董遵诲讨平之。六年，府州外浪族首领来都等来贡马。七年，丰州，大首领黄罗并弟乞蚌等来贡马。又银州羌部拓跋遇来诉本州赋役苛虐，乞移居内地，诏令各守族帐。又保细族结集扇动诸部，夏州巡检使梁迥率兵讨平之。

雍熙初，诸族渠帅附李继迁为寇，诏判四方馆事田仁朗及

阁门使王侁等相继领兵讨击，并赐麟、府、银、夏、丰州及日利、月利族敕书招谕之。

二年四月，侁等于银州北破悉利诸族，斩首三千六百级，生擒八十人，俘老小一千四百余口，器甲一百八十六，梟伪署代州刺史折罗遇并弟埋乞，获马牛羊三万计。五月，又于开光谷西否子平破保寺、保香族，追奔二十余里，斩首八百级，梟其首领埋也已等五十七人，生擒四十九人，俘其老小三百余人，获牛羊马驴凡四千余计，又破保、洗两族，俘三千人，降五十五族，获牛羊八千计。

侁等又言，麟州及三族寨羌人二千余户皆降，酋长折御也等六十四人献马首罪，愿改图自效，为国讨贼，遂与部下兵入浊轮川，斩贼首五十级、酋豪二十人，李继迁及三族寨监押折御也皆遁去。旋命内客省使郭守文自三交乘驿亟往，与王侁等同领边事。五月，王侁、李继隆等又破银州杏子平东北山谷内没邵、浪悉讹等族，及浊轮川东、兔头川西诸族，生擒七十八人，梟五十九人，俘二百三十六口，牛羊驴马千二百六十，招降千四百五十二户。

六月，夏州尹宪等引兵至盐城，吴移、越移等四族来降，宪等抚之。岷伽罗臙十四族拒命，宪等纵兵斩首千余级，俘擒百人，焚千余帐，获马牛羊七千计。又降银麟夏等州、三族寨诸部一百二十五族，合万六千一百八十九户。酋豪折御也穷蹙来归，守文置之部下。又夏州咩嵬族魔病人也崖在南山族结党为寇，招怀不至，擒斩之。梟首徇众，并灭其族。又府州女也族首领来母崖男社正等内附，因迁居茗也族中。

七月，赐宥州界咩兀十族首领、都指挥使遇也布等九人敕书，以安抚之。十一月，以勒浪族十六府大首领屈遇、名波族十二府大首领浪买当丰州路最为忠顺，及兀泥三族首领信移等

女女四族首领杀越都等归化，并赐敕韦抚之。

端拱元年三月，火山军言河西羌部直荡族内附。二年四月，夏州赵保忠言：“臣准诏市马，已获三百匹，其智州御泥布、罗树等二族党附继迁，不肯卖马，臣遂领兵掩杀二百余人，擒百余人，其族即降，各已安抚。”诏书奖谕之。十月，继迁寇会州熟仓族，为其首领咩（口悉）率来离诸族击走之。

淳化元年，藏才三族都判啜尾卒，其子吸香来请命，乃令代其父。二年七月，以黄七族降户七百余散于银、夏州旧地处之。八月，李继迁居玉庭镇，赵保忠往袭之，继迁奔铁斤泽，貌奴、猥才二族夺其牛畜二万余。十一月，继迁寇熟仓族，刺史咩（口悉）率来离诸族击退之。先是，兀泥大首领泥中佶移内附，诏授慎州节度，俄复归继迁，其长子突厥罗与首领黄罗至是以千余帐降，府州折御卿以闻，降诏慰谕之。赵保忠又袭破宥州御泥布、罗树二族，寻各降之，以其朋附继迁，来上。

四年三月，直荡族大首领啜尾、子河湟大首领马一并来贡，诏以啜尾叔罗买为本族都监，又啜尾下首领十人、马一下首领十二人皆赐锦袍、银带、器币，是年，郑文宝献议禁青盐，羌族四十四首领盟于杨家族，引兵骑万三千余人入寇环州石昌镇，知环州程德玄等击走之，因诏屯田员外郎、知制诰钱若水驰驿诣边，弛其盐禁，由是部族宁息。十二月，盐州羌人酋长巢延渭为本州刺史。是年，藏才西族大首领罗妹来贡。

五年正月，以绥州羌酋苏移、山海倮、母驮香三人并为怀化将军，野利、嵬名乜屈、啜泥三人并为归德郎将。四月，府州折御卿言，银、夏州管勾生户八千帐族悉来归附，录其马牛羊万计。邈二族大首领崖罗、藏才东族首领岁罗啜克各遣其子弟朝贡。六月，继迁所驱胁内属戎人囊驼路熟藏族首领乜遇率部族反攻继迁，其弟力战而死，既败继迁之众，复来归附。以

遇为检校司空，领会州刺史。是年，兀泥族首领黄罗内附，以为怀化将军，领昭州刺史。

至道元年四月，以勒浪崑女儿门十六府大首领马尾等内附，以马尾归德大将军、领恩州刺史，以勒浪树李儿门首领没崖为安化郎将，副首领遇歹为保顺郎将。六月，赐庆州界首领顺州刺史李奉明、澄州刺李彦咩、盐州刺史巢延渭、演州刺史李顺忠、环州界首领会州刺史乜遇及灵州界并河外保安、保靖、临河、怀远、定远五镇等部敕书慰抚之。七月，睡泥族首领你乜逋令男诣灵州，言族内七百余帐为李继迁劫略，首领咬逋一族奔往萧关，你乜逋一族乞赐救助，诏赐以资粮。环州熟仓族乱遇略夺继迁牛马三十余，继迁令人招抚之，乱遇答云：“吾一心向汉，誓死不移。”诏以遇为会州刺史，赐帛五十匹、茶五十斤。

二年三月，以府州界五族大首领折突厥移为安远大将军，父死来请命也。六月，勒浪族副首领遇兀等百九十三人归附，贡马七匹。遇兀旧隶契丹，淳化初，迁族帐于府州界，东至河百五十里，南至府州三百里，至是，始朝贡。上召问慰劳，赐锦袍银带。遇兀言部族多良马，今始来朝，所贡未备。上曰：“吾嘉尔忠顺之节，慕化来归，固不以多马为意也。”

七月，李继隆出讨继迁，赐磁州兀泥巾族大首领突厥罗、女女杀族大首领越都、女女梦勒族大首领越移、女女忙族大首领越置、女女纛儿族大首领党移、没儿族大首领莫末移、路乜族大百领越移、细乜族大首领庆元、路才族大首领罗保、细母族大首领罗保保乜凡十族敕书招怀之。闰七月，怀安镇羌诱诸族寇庆州，监军赵继升率师击败之。斩首三百级，获羊马千计。

三年二月，泥巾族大首领名悉俄，首领皆移、尹遇、崔保罗、没佶、凡五人来贡马。名悉俄等旧皆内属，因李继迁之叛，

徙居河北，今复来贡。

咸平元年三月，熟仓族乱遇来朝，真宗嘉其诚节，亲见抚劳，赐以器币。十月，兀泥族大首领、昭州刺史黄罗对于崇德殿。兀泥族在青冈岭、三角城、龙马川，领族帐千五百户，初隶继迁，俄投府州，淳化中数败契丹，及与继迁相攻击。及继迁内附，黄罗惧，北徙过黄河。今还旧地，遂入贡，且言继迁既受朝命，不敢侵伐。上面加奖慰，赐赆甚厚。十二月，诏直荡族大首领鬼啜尾于金家堡置渡，令诸族互市。

二年正月，以咩逋族开道使泥埋领费州刺史。十月，以勒浪族十六府大首领、归德大将军、恩州刺史马泥领本州团练使。十一月，藏才八族大首领皆赏罗等来献名马。四年七月，以会州刺史乜遇为保顺郎将，苏家族屈尾、鼻家族都庆、白马族埋香、韦移族都香为安化郎将。九月，环州言，继迁所掠羌族嵬逋等徙帐来归，又继迁诸羌族明叶示及扑咩、讹猪等首领率属内附，并令给善地处之。其年，卑宁族首领喝邻半祝贡名马，自称有精骑三万，愿备驱策。有诏慰奖，厚偿其直。

五年，咩逋族开道使、费州刺史泥埋遣子城逋入贡，上嘉泥埋数与继迁战斗有劳，授锦州团练使，以其族弟屈子为怀化将军充本族指挥使，城逋为归德将军充本族都巡检使，余首领署军主以下名识者凡十数人。又以黑山北庄郎族龙移为安远大将军，昧克为怀化将军。八月，河西教练使李荣等向化。其年，羌寇抄金明县，李继周击走之。

十月，诏河西戎人归投者迁内地，给以闲田。时勒厥麻等三族千五百帐以浊轮寨失守，越河内属，分处边境。边臣屡言勒厥麻往来贼中，恐复叛去，乃徙置宪州楼烦县，遣使赐金帛抚慰。十二月，咩逋族遣使来贡。上闻贺兰山有小凉、大凉族甚盛，常恐与继迁合势为患，近知互有疑隙，辄相攻掠，朝廷

欲遂抚之，乃召问咩逋使者，因其还特诏赐之，以激其立效。

上又谓枢密使王继英等曰：“边臣言迁贼举兵，屡为龙移、昧克所败。此族在黄河北数万帐，或号庄郎昧克，常以马附藏才入贡，颇勤外御。”六年，遂降诏奖慰之。二月，叶市族罗埋等持继迁伪署牒率百余帐来归，以罗埋为本族指挥使，罗胡为军使。邠宁部署言牛羊、苏家等族杀继迁族帐有功，上曰：“此族恃远与险，久为贼援，屡遣边吏招谕，近闻有志内附，尚疑其诈，果能格斗立效。”诏厚赐首领等茶彩以奖激之。泾原部署言，者龙移卑陵山首领腕敦琶遣使称已集本族骑兵，愿随军讨贼。

三月，以咩逋族首领泥埋领鄯州防御使，充灵州河外五镇都巡检使。时潘罗文已授河西节制，上以泥埋实与罗支椅角捍贼，故加恩宠。是月，绥州羌部军使拽白等百九十五口内属。原州熟户裴天下等请率族兵掩击迁党移湖等帐，来求策应，部署司不报。上以戎人宣力御贼，不应沮之，即诏谕诸路以精甲策应。环州酋长苏尚娘击贼有劳，及屡告贼中机事，以为临州刺史，赐锦袍银带。环庆部署张凝言：“内属戎人与贼界错居，屡为胁诱，臣领兵离木波镇直凑八州原下寨，招降岑移等三十二族，又至分水岭降麻谋等二十一族，柔远镇降巢迷等二十族，遂抵业乐，降（者多）树罗家等一百族，合四千八十户，第给袍带物彩，慰遣还帐。”

四月，继迁寇洪德寨，酋长庆香籥与驾乱庆族合势击之，以寨兵策援，大败继迁，擒四十九人，坠崖死者甚众，获马七十余匹，旗鼓铠甲数百计。上考阵图以问入奏使，使者言寨兵拒贼干余步，庆香亲率部族与贼接战，上曰：“庆香等假王师为援，而交锋俘获，乃其功也。”悉与所获物，加赐银彩，以庆香领顺州刺史，乱（者多）度领罗州刺史。河西内属折勒厥

麻等三族请以精兵千人、马三百备征讨，诏兰州抚谕。环州白马族与继迁战斗，屡徙帐乏食，赐廩粟。又诏洪德寨归附戎人，给内地土田，资以口粮。

五月，唐龙镇上言：镇有贸易于府州者，为州人邀杀，尽夺资畜，乃诏州自今许令互市，切加存抚。六月，瓦窑、没剂、如罗、昧克等族济河击败继迁党，优诏抚问。七月，补野狸族首领子阿宜为杯安将军。八月，原、渭等州言本界戎人来附者八部二十五族，今诣吏纳质。以环州苏尚娘子孳娘为临州刺史。府州八族都校明义等言，屢于麟州屈野川击继迁，及缘边六七栅防遏，皆有克获。诏奖赉之，仍令府州常以劲兵援助，勿失机便。

景德元年正月，麟府路言：“附契丹戎人言泥族拔黄太尉率三百余帐内属。拔黄本大族，居黄河北古丰州，前数犯边，阻市马之路。其首领容貌甚伟，有智勇，杰点难制，契丹结之，署为太尉，今悉众款塞。”诏府州厚赐茶彩，给公田，依险居之，计口赋粟，且戒唐龙镇无得侵扰。三月，宋师恭破羌贼于柳谷川，驱其帐族千余人以还。六月，洪德寨言羌俗罗泥天王等首领率属来附。八月，野鸡族侵掠环庆界，诏边臣和断，如其不从，则胁以兵威。九月，镇戎军言，先叛去熟魏族酋长茄罗、兀脏、成王等三族应诏抚谕，各率属来归。

二年，熟户旺家族击夏兵，擒军主一人以献。环州言：“戎人入寇，击走之，擒酋将庆（者多）送阙下，请斩于稿街。”上特赏死，配淮南。原州野狸族首领斯多逋丹卒，其子阿酌代为首领，且乞奉料。诏谕以立功则赐之。

三年，府州折惟昌言兀泥族大首领名崖从父盛佶，为赵德明白池军主，密遣使谕名崖云，德明虽外托修贡之名，而点阅兵马尤急，必恐劫掠山界，名崖以告。上嘉之，降诏抚谕，就

赐锦袍银带。九月，秦州言野儿和尚族部落尤大，能禀朝命，凡诸族为寇盗者辄遏绝之，请加旌别，诏补三寨都首领。十一月，镇戎军曹玮言叛去酋长苏尚娘复求归附。诏报韩曰：“尚娘反覆无信，特恐狙诈，以误边吏，又使德明缘此为词，不可纳也。”

四年，唐龙镇羌族来美与其叔璘不叶，召契丹破之，来依府州。璘、美非大族，尝持两端，顷亦寇钞近界，发兵趣之，则走河之东曰东堰，契丹加兵，则入河之西曰西堰，地极险阻，介卒骑兵所不能及。至是，上亦悯其穷而款塞，特优容之。会契丹使至，即令谕其事，仍还所掠璘、美人畜。其族人怀正又与璘互相仇劫，侧近帐族不宁，诏遣使召而盟之，依本俗法和断。

大中祥符元年，鄜延铃辖言，小湖卧浪族军主最处近塞，往时出师皆命为前锋，甚著诚节。诏补侍禁。二年六月，麟府铃辖言杜庆族依援唐龙镇，数侵别帐，请发熟户兵击之。上曰：“戎落皆吾民也。宜以道抚之。”不许，其年，兀泥族大首领名崖同府州折惟昌入贡，上亲加抚问，特诏副都知张继能赐射于琼林苑。四年，藏才西族、中族首领奴移、横全等并遣子来朝。五年，环庆熟户有酗酒劫夺使臣马纓者，上怒，令部署司重罚之。

六年，北界克山军主率众过大里河侵熟户，为罗勒族都罗击走之，诏以都罗为本族指挥使，且谕边臣约饬族帐，谨守疆界，勿出境追袭。九日，夏州略去熟户旺家族首领都子等来归，随而至者又三族，遣使存劳之。

七年，泾原铃辖曹玮请署熟户百帐以上大首领为本族军主，次指挥使，又次副指挥使，百帐而下为本族指挥使，从之。五月，玮言叶市首领艳奴归顺。七月，玮又言北界万子族大谋钞

略，发兵逆之，大败于天麻川，又为魏埋等族掩击，杀其酋帅，斩首千余级。八年，北界酋长、指挥使浪梅娘等来投，谕边臣令追取熟户亡入北界者，即遣还梅娘。

九年，羌兵寇小力族，巡检李文贞率兵奋击，追斩籍遇太保首级，赐文贞锦袍银带。五月，北界毛尸族军主浪埋、骨咩族酋长乱唱、巢迷族酋长冯移埋率其属千一百九十口、牛马杂畜千八百归附，降诏抚之。

天禧元年，环州言北界骑兵数千来剽熟户，击走之。二年，泾原路言樊家族九门都首领客厮锋内属，以厮锋为军主。三年，鄜延路言亡去熟户委乞等六百九十五人，及骨咩、大门等族来归。四年正月，又言宥州羌族腊儿率众劫熟户咩魏族，金明都监李士彬击之，斩腊儿，梟七十二级，俘余众，获甲马三百余。五月，小湖族都虞候喏鬼、巡检胡怀节等击贼有功，并进秩。环州七白族军主近膩纳质归化，以近膩领顺州刺史，首领惹都等十五人补官有差。七月，扑咩族马讹等率属来附。十月，以淮安镇六族都军主乞埋为三班借职，充羌部巡检。五年，北界罗骨等劫剽熟户，环庆部署田敏追击之，俘获甚众，诏奖敏等，赐器币。

## 宋史卷四百六十

## 列传第二百五十一

外国八吐蕃 唃廝囉董毡  
阿里骨瞎征 赵恩忠

吐蕃本汉西羌之地，其种落莫知所出。或云南凉秃发利鹿孤之后，其子孙以秃发为国号，语讹故谓之吐蕃，唐贞观后，常来朝贡。至德后，因安、史之乱，遂陷河西、陇右之地。大中三年，其国宰相论恐热以秦、原、安乐及石门等七关来归。四年，又克成、维、扶三州。五年，其国沙州刺史张义潮以瓜、沙、伊、肃十一州之地来献。唐末，瓜、沙之地复为所隔。然而其国亦自衰弱，族种分散，大者数千家，小者百十家，无复统一矣。自仪、渭、泾、原、环、庆及镇戎、秦州暨于灵、夏皆有之，各有首领，内属者谓之熟户，余谓之生户。凉州虽为所隔，然其地自置牧守，或请命于中朝。

天成中，权知西凉府留后孙趣遣大将拓拔承海来贡，明宗召见，承海云：“凉州东距灵武千里，西北至甘州五百里。旧有郛人二千五百为戍兵，及黄巢之乱，遂为阻绝。超及城中汉户百余，皆戍兵之子孙也。其城今方幅数里，中有县令、判官、都押衙、都知、兵马使，衣服言语略如汉人。”即授超凉州刺史，充河西军节度留后。乾祐初，超卒，州人推其土人折逋嘉

施权知留后，遣使来贡，即以嘉施代超为留后。

凉州郭外数千里，尚有汉民陷没者耕作，余皆吐蕃。其州帅稍失民情，则众皆啸聚，城内有七级木浮图，其帅急登之，给其众曰：“尔若迫我，我即自焚于此矣。”众惜浮图，乃盟而舍之。周广顺三年，始以申师厚为河西节度，师厚初至凉州，奏请授吐蕃首领折逋支等官，并从之。显德中，师厚为其所迫，擅还朝，坐贬。凉州亦不复命帅。

建隆二年，灵武五部以囊驼良马致贡，来离等八族酋长越嵬等护送入界，敕书奖谕。秦州首领尚波于伤杀采造务卒，知州高防捕系其党四十七人，以状闻。上乃以吴廷祚为雄武军节度代防军辑之，令廷祚赉敕书赐尚波于等曰：“朝廷制置边防，抚宁部落，务令安集，岂有侵渔？曩者秦州设置三寨，止以采取材木，供亿京师，虽在蕃汉之交，不妨牧放之利。汝等占据木植，伤杀军人。近得高防奏汝等见已拘执，听候进止。朕以汝等久输忠顺，必悔前非，特示怀柔，各从宽宥。已令吴廷祚往伸安抚及还旧地。所宜共体恩旨，各归本族。”仍以锦袍银带赐之，尚波于等感悦。是年秋，乃献伏羌地。

乾德四年，知西凉府折逋葛支上言：“有回鹘二百余人，汉僧六十余人自朔方路来，为部落劫略，僧云欲往天竺取经，并送达甘州乞。”诏褒答之。五年，首领闾逋哥、督廷、督南、割野、麻里六人来贡马。开宝六年，凉州令步奏官僧吝毡声、逋胜拉纒二人求通道于泾州以申朝贡，诏泾州令牙将至凉州慰抚之。八年，秦州大石、小石族寇土门，略居民，知州张炳击走之。

太平兴国二年，秦州安家族寇长山，巡检使韦韬击走之。三年，秦州诸族数来寇略三阳、（广禾）穰、弓门等寨，监军巡检使周承瑨、任德明、耿仁恩等会兵击败之，斩首数十级，

腰斩不用命卒九人于境上。太宗乃诏曰：“秦州内属三族等顷慕华风，聿求内附，俾之安辑，咸遂底宁。近闻乘蕃育之资，稔寇攘之志，敢忘大惠，来挠边疆。岂朕信之未孚，而吏抚之不至，并蠲衅咎，特示威怀。今后或更剽黥，吏即捕治，置之于法，不须以闻。”是年，又寇八狼寨，巡检刘崇让击败之，梟其帅王泥猪首以徇。三月，小遇族寇庆州，知州慕容德丰击走之。八年，诸种以马来献，太宗召其酋长对于崇政殿，厚加慰抚，赐以束帛，因谓宰相曰：“吐蕃言语不通，衣服异制，朕常以禽兽畜之。自唐室以来，颇为边患。以国家兵力雄盛，聊举偏帅，便可驱逐数千里外。但念其种类蕃息，安土重迁，倘因攘除，必致系戮，所以置于度外，存而勿论也。”九年秋，秦州言蕃部以羊马来献，各已宴摘，欲用茶绢答其直。诏从之。

淳化元年，秦州大、小马家族献地内附。二年，权知西凉州、左厢押蕃落副使折逋阿喻丹来贡。先是，殿直丁惟清往凉州市马，惟清至而境大丰稔，因为其所留。灵州命蕃落军使崔仁遇往迎惟清。又吐蕃卖马还过灵州，为党项所略，表诉其事，因请留惟清至来年同入朝。诏答之。四年，阿喻丹死，以其弟喻龙波为保顺郎将代其任。五年，折平族大首领、护远州军铸督延巴率六谷诸族马千余匹来贡，既辞，复挝登闻鼓，言仪州八族首领逋波鷄等侵夺地土。上降敕书告谕之。知秦州温仲舒上言，每岁伐木，金为蕃族攘夺，今已驱其部落于渭北。太宗虑生边患，乃以知凤翔薛惟吉对易其任，语见《惟吉传》。是年春，知西凉府左厢押蕃落副使折逋喻龙波、振武军都罗族大首领并来贡马。

至道元年，凉州蕃部当尊以良马来贡，引对慰抚，加赐当尊虎皮一，欢呼致谢。二年四月，折平族首领握散上言，部落为李继迁所侵，愿会兵灵州以备讨击，赐币以答之。七月，西

凉府押蕃落副使折逋喻龙波上言，蕃部频为继迁侵略，乃与吐蕃都部署没暇拽于会六谷蕃众来朝，且献名马。上厚赐之，是岁，凉州复来请帅，诏以丁惟清知州事，赐以牌印。

咸平元年十一月，河西军左厢副使、归德将军折逋游龙钵来朝。游龙钵四世受朝命为酋，虽贡方物，未尝自行，今始至，献马二千余匹。河西军即古凉州，东至故原州千五百里，南至雪山、吐谷浑、兰州界三百五十里，西至甘州同城界六百里，北至部落三百里。周回平川二千里。旧领姑臧、神乌、禱禾、昌松、嘉麟五县，户二万五千六百九十三，口十二万八千一百九十三。今有汉民三百户。城周回十五里，如凤形，相传李轨旧治也。皆龙钵自述云。诏以龙钵为安远大将军。

二年，以仪州延蒙八部都首领渴哥领化州刺史，首领透逋等为怀化郎将。四年，知镇戎军李继和言，西凉府六谷都首领潘罗文愿戮力讨继迁，请授以刺史，仍结禀禄。经略使张齐贤又请封六谷王兼招讨使。上以问宰相，皆曰：“罗支已为酋帅，授刺史太轻；未领节制，加王爵非顺；招讨使号不可假外夷。”乃以为盐州防御使兼灵州西面都巡检使。时西凉使来，且言六谷分左右厢，左厢副使折逋游龙钵实参罗支戎事。朝廷方务绥怀，又以龙钵领有州刺史，六族首领褚下箕等三人为怀化将军。其年，潘罗支遣部下李万山率兵讨贼，贻书继和请师期。先是，遣宋沆、梅询等为安抚使副，未行，上谓宰相曰：“朕看《盟会图》，颇记吐蕃反覆狼子野心之事，今已议王超等领甲马援灵州，若难为追袭，即灵州便可制置，抗等不须遣，止走一使以会兵告之。”

五年十月，罗支又言贼迁送铁箭诱臣部族，已戮一人、縶一人，听朝旨。诏褒谕之，听自处置。十一月，使来，贡马五千匹。诏厚给马价，别赐彩百段、茶百斤。六年，又遣咩通族

蕃官成逋驰骑至镇戎军，请会兵讨贼。边臣疑成逋诈，护送部署司，成逋惧，逸马坠崖死。上闻，甚叹息之，曰：“此泥埋之子，族人畏其勇，父子皆有战功，凡再诣阙，朕皆召见，奖其向化。”诏劾镇戎官吏，仍令渭州以礼葬之。其年，原、渭蕃部三十二族纳质来归。罗文又遣蕃官吴福圣腊来贡，表言感朝廷恩信，愤继迁倔强，已集骑兵六万，乞会王师收复灵州。乃以罗支为朔方军节度、灵州西面都巡检使，赐以铠甲器币。又以吴福圣腊为安远将军，次首领元佐等七人为怀化将军。罗支屡请王师助击贼，议者以西凉去渭州限河路远，不可预约师期。上曰：“继迁常在地斤三山之东，每来寇边，及官军出，则已遁去。使六谷部族近塞捍御，与官军合势，亦国家之利。”降诏许之。六月，知渭州曹玮言陇山西延家族首领秃逋等纳马立誓，乞随王师讨贼，以汉法治蕃部，且称其忠。诏技术族军主。八月，者龙族首领来贡名马，上嘉其尝与潘罗支协力抗贼，令复优待之。其年十一月，继迁攻西蕃，遂入西凉府，知州丁惟清陷没。罗文伪降，未几，集六谷诸豪及者龙族合击继迁。继迁大败，中流矢遁死。

景德元年二月，遣其甥厮陀完来献捷。六月，又遣其兄邦逋支入奏，且欲更率部族及回鹘精兵直抵贺兰山讨除残孽，愿发大军援助。诏泾原部署陈兴等候罗支已发，即率众鼓行赴石门策应。邦逋支又言前赐罗支牌印、官告、衣服、器械为贼劫掠，有诏别给罗支；又言修洪元大云寺，诏赐金箔物彩。先是，继迁种落迷般囑及日逋吉罗丹二族亡归者龙族，而欲阴谋罗文。是月，会迁党攻者龙，罗支率百余骑急赴，将议合击，遂为二族戕于帐。诏赠罗文武威郡王，遣使赠恤其家。

者龙凡十三族，而六族附迷般囑及日逋吉罗丹，西凉府既闻罗文遇害，乃率龛谷、兰州、宗哥、觅诺诸族攻者龙六族，

六族悉窜山谷中，诏使者安集之。六谷诸豪乃议立罗支弟厮铎督为首领，且言铎督刚决平恕，每会戎首，设觞豆饮食必先卑者，犯令虽至亲不贷，数更战讨，威名甚著。诏授铎督盐州防御使、灵州西面沿边都大巡检使。上以迁党未平，藉其腹背攻制，遂加铎督朔方军节度、押蕃落等使、西凉府六谷大首领。

泾原路言陇山县王、狸、延三族归顺。又渭州言龛谷、懒家族首领尊毡磨壁余龙及便囑等献名马，愿率所部助讨不附者，又言西凉市马道出本族，自今保无他虞。诏赐马直，以便囑等为郎将。百、隰州又言河西诸蕃四十五族内附。其年，迁党寇永宁，为药令族合苏击败之，斩首百余级。镇戎军上言，先叛去蕃官茄罗、兀脏、成王等三族及（者多）移军主率属归顺，请献马赎罪，特诏宥之。

二年，厮铎督遣其甥呵昔来贡，仍上与赵德明战斗功状；又言蕃帐周斯那支有智勇，久参谋议，请授以六谷都巡检使。上嘉奖，从其请，仍赐茶彩。又追录潘罗支子失吉为归德将军，厚赐器币；者龙七族首领有捍寇之劳，并月给千钱。旧制，弓矢兵器不入外夷，时西凉样丹族上表求市弓矢，上以样丹宣力西陲，委以捍蔽，特令渭州给赐。因别赐厮铎督，以重恩意。

三年，又以者龙族合穷波、党宗族业罗等为本族首领、检校太子宾客，皆铎督外姻也。铎督遣安化郎将路黎奴来贡。黎奴病于馆，特遣尚医视疗。及卒，上怜之，厚加赙给。五月，铎督又言部落疾疫。诏赐白龙脑、犀角、硫黄、安息香、白紫石英等药，凡七十六种。使者感悦而去。又制加铎督检校太傅，其族帐李波逋等四十九人为检校太子宾客，充本族首领。铎督遣所部波机进卖马，因言积官奉半岁，乞就京给赐市所须物，从之。渭州言妙娥、延家、熟崑等族率三千余帐、万七千余口及羊马数万款塞内附。诏遣使抚劳之，赐以袍带茶彩，仍以折

平族首领撒通渴为顺州刺史，充本族都军主。是年，宗家、当宗、章迷族来贡，移逋、探父族归附。九月，诏释西面纳质戎人。先是，诸蕃有钞劫为恶尝经和断者，恐异时复叛，故收其子弟为质，乃有禁锢终身者。上悯而纵之，族帐感恩，皆稽颡自誓不为边患。四年，边臣言赵德明谋劫西凉，袭回鹘。上以六谷、甘州久推忠顺，思抚宁之，乃遣使谕厮铎督令援结回鹘为备，并赐铎督茶药、裘衣、金带及部落物有差。铎督奉表谢。

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宗哥族大首领温逋等来贡。三年，西凉府觅诺族瘴疫，赐首领温逋等药。四年，厮铎督遣增兰毡单来贡，赐紫方袍。五年，又遣其子来贡。其年，者龙族都首领舍钦波遣使诣阙献马，求赐印。诏从其请，仍优赉之。七年，知秦州张佶置大落门新寨。先是，佶欲近渭置采木场，蕃族闻之，即徙帐去，佶不能遂抚之，戎人辄悔，因乡导钞劫，佶深入掩击，悉败走。至是求和，佶不许。

三月，秦州曹玮言熟户郭厮敦、赏样丹皆大族，样丹辄作文法谋叛，厮敦密以告，约半月杀之，至是，果携样丹首来。上以厮敦阴害样丹，不欲明加恩奖，以疑惧诸族。时方议筑南使城，遂以厮敦献地为名，诏授顺州刺史。先是，张佶深入蕃境，边事数扰。及玮破鱼角蝉，戮赏样丹二酋，由是前拒王师者伏匿避罪，玮诱召之，许纳罚首过。既而至者数千人，凡纳马六十匹，给以匹彩。或以少为诉者，玮叱之曰：“是赎罪物，汝辈敢希利耶！”戎族闻之，皆畏服，八月，曹玮言伏羌寨厮鸡波与宗哥族李磨论聚为文法，领兵趣之，悉溃散，夷其城帐。九月，玮又言宗哥唃厮啰、羌族马波化腊鱼角蝉等率马衔山、兰州、龛谷、毡毛山、洮河、河州羌兵至伏羌寨三都谷，即率兵击败之，逐北二十里，斩馘千余级，擒七人，获马牛、杂畜、衣服、器仗三万三千计。吹麻城张族都首领张小哥以功

授顺州刺史。玮又言永宁寨陇波、他厮麻二族召纳质不从命，率兵击之，斩首二百级。十一月，诏给秦州七寨熟户首领、都军主以下百四十六人告身。

天禧元年，诏以治坊寨都首领郭厮敦为本族巡检，赋以奉禄。又补大马家族阿厮锋为本族军主。十月，秦州部署言鬼留家族累岁违命，讨平之。二年，又言吹麻城及河州诸族皆破宗哥文法来附，唃厮啰少衰，数为罗瞎力骨所困，今还旧地。诸寨羌族及空俞、厮鸡波等纳质者凡七百五十六帐。

厮啰者，绪出赞普之后，本名欺南陵温钱通。钱逋犹赞普也，羌语讹为钱逋。生高昌鹰榆国，既十二岁，河州羌何郎业贤客高昌，见厮啰呀貌奇传，挈以归，制心城，而大姓耸昌厮均又以厮啰居移公城，欲于河州立文法。河州人谓佛。谓儿子“厮啰”，自此名厮啰。于是宗哥僧李立遵、邈川大酋温通哥略取厮啰如郭州，尊立之。部族浸强，乃徙居宗哥城，立遵为论逋佐之。

立遵或曰李遵，或曰李立遵，又曰郢成葡逋叱。论逋者，相也。立遵贪，且喜杀戮，国人不附，既与曹玮战三都谷不胜，又袭西凉为所败，嘶啰遂与立遵不协，更徙邈川，以温逋奇为论逋，有胜兵六七万，与赵德明抗，希望朝廷恩命。知秦州张佶奏请拒绝。泾原钤辖曹玮上言，宜厚厮啰以扼德明。而立遵屡表求赞普号，朝议以赞普戎王也，立遵居厮啰下，不应妄予，乃用厮锋督恩例，授立遵保顺军节度使，赐袭衣、金带、器币、鞍马、铠甲等。

大中祥符八年，厮啰遣使来贡。诏赐锦袍、金带、器币、供帐什物、茶药有差，凡中金七千两，他物称是。其年，厮啰立文法，聚众数十万，请讨平夏以自效。上以戎人多诈，或生他变，命周文质监泾原军，曹玮知秦州兼两路沿边安抚使以备

之。宗哥城东南至永宁九百一十五里，东北至西凉府五百里，西北至甘州五百里，东至兰州三百里，南至河州四百一十五里，又东至龛谷五百五十里，又西南至青海四百里，又东至新渭州千八百九十里。九年，厮啰、立遵等献马五百八十二匹。诏赐器币总万二千计以答之。数使人至秦州求内属。

明道初，即授厮啰宁远大将军、爱州团练使，授逋奇归化将军。已而逋哥为乱，囚厮啰置阱中，出收不附己者，守阱人间出之。厮啰集兵杀逋哥，徙居青唐。

景祐中，以厮啰为保顺军节度观察留后，岁以奉钱令秦州就赐。元昊侵略其界，兵临河湟，厮啰知众寡不敌，壁鄯州不出，阴间元昊，颇得其虚实。元昊已渡河，插帜志其浅，厮啰潜使人移植深处以误元昊。及大战，元昊溃而归，士视帜渡，溺死十八九，所鹵获甚众。自是，数以奇计破元昊，元昊遂不敢窥其境，及元昊取西凉府，潘罗支旧部往往归厮啰，又得回纥种人数万。厮啰居鄯州，西有临谷城通育海，高昌诸国商人皆趋鄯州贸易，以故富强。

宝元元年，加保顺军节度使，仍兼邈川大首领。时以元昊反，遣左侍禁鲁经持诏谕厮啰，使背击元昊以披其势，赐帛二万匹。经还，以劳擢阁门祗候。厮啰奉诏出兵向西凉，西凉有备，厮啰知不可攻，捕杀游逻数十人亟还，声言图再举。元昊既屡寇边，仁宗召对鲁经，欲再遣，经固辞，贬经为左班殿直。募敢使者，屯田员外郎刘涣应诏。涣至，厮啰迎导供帐甚厚，介骑士为先驱，引涣至庭。厮啰冠紫罗毡冠，服金线花袍、黄金带、丝履，平揖不拜，延坐劳问，称“阿舅天子安否。”道旧事则数十二辰属，曰兔年如此，马年如此。涣传诏，已而厮啰召酋豪大犒，约尽力无负，然终不能有大功。后累加恩兼保顺河西节度使、洮凉两州刺史，又加阶勋检校官、功臣、食邑、

赐器币鞍勒马。

嘉祐三年，捺罗部阿作等叛厮啰归谅祚，谅祚乘此引兵攻掠境上，厮啰与战败之，获酋豪六人，收橐驼战马颇众，因降陇通、公立、马颇三大族。会契丹遣使送女妻其少子董毡，乃罢兵归。

治平二年夏，羌邈奔及阿叔溪心以陇、珠、阿诺三城叛谅祚归厮啰，厮啰不礼，乃复归谅祚，请兵还取所献地，谅祚不之罪，为出万余骑随邈奔、溪心往取，不能克，但取邈川归丁家五百余帐而还。厮啰其年冬死，年六十九，第三子董毡嗣。

董毡母曰乔氏，厮啰三妻。乔氏有色，居历精城，所部可六七万人，号令明，人惮服之。方董毡少时，择酋长子年与董毡相若者与之游，衣服饮食如一，以此能附其众。董毡自九岁厮啰为请于朝，命为会州刺史，而乔氏封太原郡君。其二妻皆李立遵女也，生瞎毡及磨毡角。立遵死，李氏宠衰，斥为尼，置廓州，锢其子瞎毡。磨毡角结母党李巴全窃载其母奔宗哥，厮啰不能制，磨毡角因抚有其众，李氏以宝元二年恩赐紫衣。磨毡角亦累奉贡，初补严州团练使，后以思州团练使卒，所部立其子瞎撒欺丁，李氏惧孤弱不能守，乃献皮帛、入库廩文籍于厮啰，厮啰因受之。嘉祐三年，命欺丁为顺州刺史。瞎毡居龛谷，屡通贡，授澄州团练使，先卒。子木征居河州，母弟瞎吴叱居银川。

厮啰地既分，董毡最强，独有河北之地，其国大抵吐蕃遗俗也。怀恩惠，重财货，无正朔。市易用五谷、乳香、硃砂、麝毯、马牛以代钱帛。贵虎豹皮，用缘饰衣裳。妇人衣锦，服绯紫青绿。尊释氏。不知医药，疾病召巫覡视之，焚柴声鼓，谓之“逐鬼”。信咒诅，或以决事，讼有疑，使诅之。讼者上辞牒，藉之以帛，事重则以锦。亦有鞭笞扭械诸狱具。人喜啖

生物，无蔬茹醢酱，独知用盐为滋味，而嗜酒及茶。居板屋，富姓以毡为幕，多并水为秋千戏。贡献谓之“般次”，自言不敢有贰则曰“心白向汉”云。其后，河州、武胜军诸族浸骄，闭于阆诸国朝贡道，击夺般次。诏边将问罪。已而董毡遣使奉贡入谢，上慰纳焉。

初，厮啰死，董毡嗣为保顺军节度使、检校司空。神宗即位，加太保，进太傅。熙宁元年，对其母安康郡太君，以其子蒯逋比为锦州刺史。三年，夏人寇环庆，董毡乘虚入其境，大克获。赐玺书袍带奖激之。王韶既定熙河，其首领青宜结鬼章寇河州踏白城，景思立死焉，帝命边臣招来之。十年，以鬼章及阿里骨皆为刺史。董毡贡真珠、乳香、象牙、玉石、马，赐以银、彩、茶、服、缙钱，改西平节度使，遣供奉官郭英贲诏书、器币至其国。

方鬼章犯境时，列帐讷儿温及禄尊率部族叛附之，既来降，又阴与董毡通。元丰初，诏知岷州种谔集酋长斩之，以妻女田产赐降将俞龙珂。二年，遣景青宜党令支贡言方物，以令支为珍州刺史，赐董毡钱万缗，银彩千计。三年，邈川城主温呐支郢成及叔溪心、弟阿令京等款塞，以郢成为会州团练使，溪心内殿崇班，令京西头供奉官，余族人皆殿直奉职。

四年，王师讨夏，会其兵。重毡遣酋长抹征等率三万人赴党龙耳江及陇、朱、珂诺，又集六部兵十二万，约以八月分三路官军会。帝以其协济军威，事功可纪，由常乐郡公进封武威郡王，鬼章、阿里骨、党令支皆团练使，心牟钦毡、阿星、李叱腊钦为刺史。

夏人欲与之通好，许割赂所龙以西地，云如归我，即官爵恩好一如所欲。董毡拒绝之，训整兵甲，以俟入讨，且遣使来告。帝召见其使，使归语董毡尽心守围；每称其上书情辞忠智，

虽中国士大夫存心公家者不过如此。知邈川事力固不足与夏人抗，但欲解散其谋，使不与结和而已，故终不能大有功。

哲宗立，加检校太尉。元祐元年，卒。藎逋叱已死，养子阿里骨嗣。

阿里骨本于阗人。少从其母给事董毡，故养为子。元丰兰州之战最有功，自肃州团练使进防御使。董毡病革，召诸酋领至青唐，谓曰：“吾一子已死，惟阿里骨母尝事我，我视之如子。今将以种落付之，何如？”诸酋听命。既嗣事，遣使修贡。

元祐元年，以起复冠军大将军、检校司空为河西军节度使，封宁塞郡公。里骨颇峻刑杀，其不下遑宁。诏飭以推广恩信，副朝廷所以封立、前人所以付与之意。二年，遂逼鬼章便率众据洮州。羌结药密者使所部怯陵来告，里骨执怯陵，结药密惧，携妻子南归。鬼章又使其子结吼龔入寇，心牟钦毡、温溪心不肯从，诏以二人为团练使。八月，鬼章就擒，槛送京师；寻赦之，授陪戎校尉，遣居秦州，听招其子以自赎。

明年，里骨奉表谢罪。诏熙河无复出兵，许贡奉如故，加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太保。其廓州主鲁尊欲焚拆河桥归汉，熙州以闻。哲宗以里骨既通贡，不可有纳叛之名，欲弗纳，又对其妻溪尊勇丹为安化郡君，子邦彪箠为鄯州防御使，弟南纳支为西州刺史。鬼章死，诏焚付其骨。

绍圣元年，以师子来献。帝虑非其土性，厚赐而还之。三年，卒，年五十七。瞎征嗣。

瞎征，即邦彪箠也。以绍圣四年正月为河西军节度使、检校司空、宁塞郡公。性嗜杀，部曲睽贰。大酋心牟钦毡之属有异志，忌瞎征季父苏南党征雄勇多智，共诬其谋逆，瞎征不能察而杀之，尽诛其党，独狡罗结逃奔溪巴温。

溪巴温者，董毡疏族也，自阿里骨之立，去依陇逋部，河

南诸羌多归之。箠罗结奉溪巴温长子杓拶据溪哥城。瞎征讨茶杓拶，箠罗结奔河州，说王瞻以取青唐之策。已而温入溪哥城，自称王子。

元符二年七月，瞻取邈川。八月，瞎征自青唐脱身来降。钦毡迎溪巴温入青唐，立木征之子陇拶为主。九月，瞻军至青唐，陇拶出降。以邈川为湟州，青唐为鄯州。二酋虽降，然其种人本无归汉意。议者谓：“今不先修邈川以东城障而遽取青唐，非计也。以今日观之，有不可守者四：自炳灵寺渡河至青唐四百里，道险地远，缓急声援不相及，一也；羌若断桥塞隘，我虽有百万之师，仓卒不能进，二也；王瞻捉孤军以大，四无援兵，必生他变，三也；设遣大军而青唐、宗哥、邈川食皆止支一月，内地无粮可运，难以久处，四也。官军自会州还者皆憔悴，衣履家决，器仗不全，羌视之有轻汉心，旦夕必叛。”

闰九月，钦毡等果与青唐城中人相结，谋复夺城。山商诸羌亦叛。瞻遣将破之，戮结峒峒及钦毡等九人。青唐围解而邈川益急，夏人十万助之。总管王惻以死战固守，乃得免。赠弃青唐归，巴温与其子溪踪罗撒据之。朝论请并弃邈川，且谓董毡无后，陇拶乃木征之子、厮啰嫡曾孙，最为亲的。于是以陇拶为河西军节度使、知鄯州，封武威郡公，充西蕃都护，依府州折氏世世承袭。寻赐姓名曰赵怀德；其弟邦辟勿丁峒曰怀义，为廓州团练使、同知湟州；加瞎征检校太傅、怀远军节度使。

三年三月，怀德及所降契丹、夏国、回鹘公主入见，各赐冠服，退易之，于迓英阁前后立班谢，赐食于横门。徽宗命辅臣呼与语，问何以招致溪巴温，对曰：“譬如乳牛，系其子即母须来，系其母即子须来，俟至岷州，当遣人往谕，使之归汉。”遂与瞎征俱还湟州。溪踪罗撒谋袭杀怀德，怀德奔河南。瞎征不自安，求内徙，诏居邓州。崇宁元年，卒。三年，王厚复

湟、鄯。怀德至京师，拜感德军节度使，封安化郡王。

赵思忠即瞎毡之子木征也。瞎毡死，木征不能自立，青唐族酋瞎药鸡罗及僧鹿遵迎之居洮州，欲立以服洮岷叠宕、武胜军诸羌。秦州以其近边，逐之，乃还河州，后徙安江城，董毡欲羁属之，不能有也。母弟瞎吴叱，别居银川聂家山，至和初，补本族副军主。嘉祐中，为河州刺史。王韶经略熙河，遣僧智缘往说之，啖以厚利，因随以兵，前后杀其老弱数千，焚族帐万数，得腹心酋领十余人，又禽其妻子，皆不杀。遂以熙宁七年四月举洮、河二州来降，赐以姓名，拜荣州团练使。封其母郢成结遂宁郡太夫人，妻包氏威宁郡君。弟董谷赐名继忠，补六宅副使，结吴延征赐名济忠，瞎吴叱曰绍忠，巴毡角曰醇忠，巴毡抹曰存忠；长子邦辟勿丁峒曰怀义，次盖峒曰秉义；皆超拜官。以思忠为秦州钤辖，不莅事，而乞主熙河羌部，经略司以为不可，诏以二州给地五十顷。后迁合州防御使，卒，赠镇洮军节度观察留后。

## 宋史卷四百六十一

## 列传第二百五十二

## 蛮夷一 西南溪峒诸蛮上

古者帝王之勤远略，耀兵四裔，不过欲安内而捍外尔，非所以求逞也。西南诸蛮夷，重山复岭，杂厕荆、楚、巴、黔、巫中，四面皆王土。乃欲揭上腴之征以取不毛之地，疲易使之众而得梗化之氓，诚何益哉！树其酋长，使自镇抚，始终蛮夷遇之，斯计之得也。然无经久之策以控驭之，独鼯之性便于跳梁，或以仇隙相寻，或以饥馑所通，长啸而起，出则冲突州县，入则负固山林，致烦兴师讨捕，虽能殄除，而斯民之荼毒深矣。宋恃文教而略武卫，亦岂先王制荒服之道哉！

西南溪峒诸蛮皆盘瓠种，唐虞为要服。周世，其众弥盛，宣王命方叔伐之。楚庄既霸，遂服于楚。秦昭使白起伐楚，略取蛮夷，置黔中郡，汉改为武陵。后汉建武中，大为寇钞，遣伏波将军马援等至临沅击破之，渠帅饥困乞降，历晋、宋、齐、梁、陈，或叛或服。隋置辰州，唐置锦州、溪州、巫州、叙州，皆其地也。唐季之乱，蛮酋分据其地，自署为刺史。晋天福中，马希范承袭父业，据有湖雨，时蛮瑶保聚，依山阻江，殆十余万。至周行逢时，数出寇边，逼辰、永二州，杀掠民畜无宁岁。太祖既下荆、湖，思得通蛮情、习险阨、勇智可任者以镇

抚之。有辰州獠人秦再雄者，长七尺，武健多谋，在行逢时，屡以战斗立功，蛮党伏之。太祖召至阙下，察其可用，擢辰州刺史，官其子为殿直，赐予甚厚，仍使自辟吏属，予一州租赋。再雄感恩，誓死报效。至州日训练士兵，得三千人，皆能被甲渡水，历山飞堑，捷如猿揉。又选亲校二十人分使诸蛮，以传朝廷怀来之意，莫不从风而靡，各得降表以闻。太祖大喜，复召至阙，面加奖激，改辰州团练使，又以其门客王允成为辰州推官。再雄尽瘁边圉，五州连袤数千里，不增一兵，不费帑庾，终太祖世，边境无患。又有溪州刺史彭士愁等以溪、锦、奖州归马氏，立铜柱为界。

建隆四年，知溪州彭允林、前溪州刺史田洪赞等列状归顺，诏以允林为溪州刺史，洪赞为万州刺史。允林卒，以其子师皎代为刺史。四月，水斗都虞候林抱义上辰、叙二州图。

乾德二年四月，溪、叙、奖等州民相攻劫，遣殿直牛允赍诏谕之，乃定。三年七月，珍州刺史田景迁内附，五溪团练使、沅州刺史田处崇上言：“湖南节度马希范建叙州潭阳县为懿州，署臣叔父万盈为刺史。希范卒，其弟希萼袭位，改为沅州，愿复旧名。”诏从其请。十二月，诏溪州宜充五溪团练使。刻印以赐之。四年，南州进峒鼓内附，下溪州刺史田思迁亦以铜鼓、虎皮、麝脐来贡。五年冬，以溪州团练使彭允足为濮州牢城都指挥使，溪州义军都指挥使彭允贤为卫州牢城指挥使，珍州录事参军田思晓为博州牢城都指挥使。允足等溪峒酋豪据山险，持两端，故因其入朝而置之内地。

开宝元年，珍州刺史田景迁言，本州连岁灾沴，乞改为高州，从之。八年，景迁卒，其子衙内都指挥使彦伊来请命，即以为刺史。九年，奖州刺史田处达以丹砂、石英来贡。

太平兴国二年，懿州刺史、五溪都团练使田汉琼以其子、

弟、女夫、大将、五溪统军都指挥使田汉度而下十二人来贡，诏并加检校官以奖之。三年，夷州蛮任朗政等来贡。七年，诏辰州不得移部内马氏所铸铜柱。溪州刺史彭允殊上言，“刺史旧三年则为州所易，望朝廷禁止。”赐敕书安抚之。八年、锦、溪、叙、富四州蛮相率诣辰州，言愿比内郡轮租税。诏长吏察其谣俗情伪，并按视山川地形图画来上，卒不许。懿州刺史田汉琼、锦州刺史田汉希上言，愿两易其地，诏从之。又以知叙州舒德郭为刺史。

雍熙元年，黔南言溪峒夷獠疾病，击铜鼓、沙锣以祀神鬼，诏释其铜禁。

淳化二年，知晃州田汉权言，本管砂井步夷人粟忠获古晃州印一钮来献。因请命以汉权为晃州刺史。又以五溪诸州统军、鹤州刺史向通汉为富州刺史，从其请也。是年，荆湖转运使言，富州向万通杀皮师胜父子七人，取五藏及首以祀魔鬼。朝廷以其远俗，令勿问。三年，晃州刺史田汉权、锦州刺史田保全遣使来贡。五年，以舒德言为元州刺史。奖、晃、叙、懿、元、锦、费、福等州皆来贡，上亲视器币以赐之。

至道元年，高州、溪州并来贡。二年，上亲祀南郊，富州刺史向通汉上言：“圣人郊祀，恩浹天壤，况五溪诸州连接十洞，控西南夷戎之地。惟臣州自昔至今，为辰州墙壁，障护辰州五邑，王民安居。臣虽僻处遐荒，洗心事上，伏望陛下察臣勤王之减，因兹郊礼，特加真命。”诏加通汉检校司徒，进封河内郡侯。

咸平元年，通汉又言请定租赋，真宗以荒服不征，弗之许。其年，古州刺史向通展以芙蓉朱砂二器、马十匹、水银千两来献，诏有司铸印以赐通展。二年，以下溪州刺史彭允殊为右千牛卫将军致仕，以其侄文勇为刺史。三年，高州刺史田彦伊遣

子贡方物及输兵器。四年，其酋向君猛又遣弟君泰来朝。上溪州刺史彭文庆来贡水银、黄蜡。

五年正月，天赐州蛮向永丰等二十九人来朝。夔州路转运使丁谓曰：“溪蛮入粟实缘边寨栅，顿息施、万诸州馈饷之弊。臣观自昔和戎安边，未有境外转粮给我戍兵者。”先是，蛮人数扰，上召问巡检使侯廷赏，廷赏曰：“蛮无他求，唯欲盐尔。”上曰：“此常人所欲，何不与之？”乃诏谕丁谓，谓即传告陬落，群蛮感悦，因相与盟约，不为寇钞，负约者，众杀之。且曰：“天子济我以食盐，我愿输与兵食。”自是边谷有三年之积。七月，高州刺史田彦伊子承宝等百二十二人来朝，赐巾服、器币，以承宝为山河使、九溪十峒抚谕都监。

六年四月，丁谓等言，高州义军务头角田承进等擒生蛮六百六十余人，夺所略汉口四百余人。初，益州军乱，议者恐缘江下峡，乃集施、黔、高、溪蛮豪子弟捍御，群蛮因熟汉路，寇略而归。谓等至，即召与盟，令还汉口，既而有生蛮违约，谓遣承进率众及发州兵擒获之，焚其室庐，皆震慑伏罪。谓乃置尖木寨施州界，以控扼之，自是寇钞始息，边溪峒田民得耕种。七月，南高州义军指挥使田彦强、防虞指挥使田承海来贡，施州叛蛮谭仲通等三十余人来归。

景德元年，高州五姓义军指挥使田文鄙来贡。富州刺史向通汉遣使潭州营佛事，以报朝廷存恤之惠。二年，夔州路降蛮首领皆自署职名，请因而命之，上不许，第令次补牙校。是岁，辰州诸蛮攻下溪州，为其刺史彭儒猛击走之，擒酋首以献，诏赐儒猛锦袍、银带。儒猛自陈母老，愿被恩典，诏特加邑封。十二月，荆湖北路言，溪峒团练使彭文馆送还先陷汉口五十人，诏授文馆检校太子宾客，知中彭州。其年，懿州刺史田汉希卒，以其子汉能为刺史。三年，高州新附蛮酋八十九人来贡。五溪

都防御使向通汉表求追赠父母，从之。溪州刺史彭文庆率溪峒群蛮来朝。又高州诸名豪百余人入贡。四年五月，以高州刺史田彦伊子承宝为宁武郎将，高州土军都指挥使田思钦为安化郎将。其年，宜州军乱，朝廷恐宜、融溪峒因缘侵扰，因降诏约勒首领，皆奉诏，部分种族，无敢辄动。

大中祥符元年，夔州路言，五团蛮啸聚，谋劫高州，欲令暗利寨援之。上以蛮夷自相攻，不许发兵。三月，知元州舒君强、知吉州向光普并加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八月，黔州言，磨磋、洛浦蛮首领龚行满等率族二千三百人归顺。十月，溪峒诸蛮献方物于泰山。三年，泮州言，慈利县蛮相仇劫，知州刘仁霸请率兵定之。上恐深入蛮境，使其疑惧，止令仁霸宣谕诏旨，遂皆感服。四年，安、远、顺、南、永宁、泔水州蛮酋田承晓等三百七十三人来贡。五年，诏：“昨许溪峒蛮夷归先劫汉口及五十人者，特署职名，仍听来贡。如闻缘此要利，辄掠边民充数，所在切辨察之。”其年，夔蛮千五百人乞朝贡，上虑其劳费，不许。又诏：“施州溪蛮朔望犒以酒希。闰十月，五溪蛮向贵升及磨磋、洛浦蛮来贡。六年，夔州蛮彭延暹、龚才晃等来贡。辰州溪峒都指挥使魏进武率山猫数百人数寇城寨，朝廷不欲发兵穷讨，乃降诏招谕。七年，进武诣吏请罪，署为三班借职，监房州税，仍赐装钱。八年，诏中彭州彭文绾岁赐锦袍。

天禧元年，溪州蛮寇扰，遣兵讨之。二年，辰州都巡检使李守元率兵入白雾团，擒蛮寇十五人，斩首百级，降其酋二百余人。知辰州钱绎等入下溪州，破寨栅斩蛮六十余人，降老幼千余。刺史彭儒猛亡入山林，执其子仕汉等赴阙。诏高州蛮，捕儒猛来献者厚加赏典。其年，儒猛因顺州蛮田彦晏上状本路，自诉求归，转运使以闻，上哀怜之，特许释罪。儒猛乃奉上所

略民口、器甲，诏辰州通判刘中象召至明滩，与歃血要盟，遣之。诏以仕汉为殿直，儒霸、儒聪为借职，赐寇带、缙帛。富州刺史向通汉率所部来朝，贡名马、丹砂、银装剑槊、兜鍪、彩牌等物，诏赐袭衣、金带、鞍勒马，并其子光泽以下器币有差，特许通汉五日一朝。逾月，通汉上《五溪地理图》，愿留京师，上嘉美之，特授通汉检校太傅、本州防御使，还赐疆土，署其子光泽等三班职名。通汉再表欲留京师，不允，乃为光泽等求内地监临，及言岁赐衣，愿使者至本任，并从之。既辞，又赐以袭衣、金带。三年，通汉卒，以其子光宪知州事。其后，光泽不为亲族所容，上表纳土，上察其意，不许。四年，知古州向光普遣使鼎州营僧斋，以祝圣寿。

初，北江蛮酋最大者曰彭氏，世有溪州，州有三，曰上、中、下溪，又有龙赐、天赐、忠顺、保静、感化、永顺州六，懿、安、远、新、给、富、来、宁、南、顺、高州十一，总二十州，皆置刺史。而以下溪州刺史兼都誓主，十九州皆隶焉，谓之誓下。州将承袭，都誓主率群酋合议，子孙若弟、侄、亲党之当立者，具州名移辰州为保证，申钤辖司以闻，乃赐敕告、印符，受命者隔江北望拜谢。州有押案副使及校吏，听自补置。

彭氏自允殊、文勇、儒猛相继为下溪州刺史，至仕汉为殿直，留西京，后辄遁归。天圣初，以状白辰州，自言父老兄亡，潜归本道，愿放还家属。诏徙其家京师，舍以官第。未几，儒猛言仕汉逃归，诱群蛮为乱，遣别子仕端等杀之。朝廷嘉其忠，降诏奖谕。时儒猛为检校尚书右仆射，特迁左仆射。又以仕端为检校国子祭酒，知溶州，加赐盐三百斤、彩三十匹。彭氏有文绾者，知中彭州，即忠顺州也。三年儒猛攻杀文绾，其子儒索率其党九十二人来归，补儒索复州都知兵马使，余官为禀给。五年，儒猛死，仕端以名马来献，诏还其马，命知下溪州，赐

以袍带。七年，遂以其弟仕义贡方物。明道初，仕端死，复命仕义为刺史，累迁检校尚书右仆射。自允殊至仕义五世矣。

仕义有子师宝，景祐中知忠顺州，庆历四年，以罪绝其奉贡，盖自咸平以来，始听二十州纳贡，岁有常赐，蛮人以为利，有罪则绝之。其后，师宝数自诉，请知上溪州，皇祐二年，始从其请，朝贡如故。既而师宝妻为仕义取去，师宝忿恚，至和二年，与其子知龙赐州师党举族趋辰州，告其父之恶；且言仕义尝杀誓下十三州将，夺其符印，并有其地，贡奉赐予悉专之，自号如意大王，补置官属，将起为乱。于是知辰州宋守信与通判贾师熊、转运使李肃之合议，率兵数千，深入讨伐，以师宝为乡导。兵至而仕义遁入他峒，不可得，俘其孥及铜柱，而官军战死者十六七，守信等皆坐贬。

自是，蛮獠数入寇钞，边吏不能制。朝廷姑欲无事，间遣吏谕旨，许以改过自归，裁损五七州贡奉岁赐。初辄不听，后遣三司副使李参、文思副使窦舜卿、侍御史朱处约、转运使王绰经制，大出兵临之，且驰檄招谕，而仕义乃陈本无反状，其僭称号、补官属，特远人不知中国礼义而然，守信等轻信师宝之谮，擅伐无辜，愿以二十州旧地复贡奉内属。朝廷又遣殿中丞雷简夫往视之。嘉祐二年，仕义乃归所掠兵丁五十一人、械甲千八百九事，率蛮众七百欵血就降，辰州亦还其孥及铜柱。时师宝已死，遣师党归知龙赐州，戒勿杀。

自是，仕义岁奉职贡。然点鹜，数盗边，即辰州界白马崖下喏溪聚众据守，朝廷数招谕，令归侵地，不听。熙宁三年，为其子师彩所杀。师彩专为暴虐，共兄师晏攻杀之，并诛其党，纳誓表于朝，并上仕义平生鞍马、器服，仍归喏溪地，乃命师晏袭州事。五年，复以马皮、白峒地来献，诏进为下溪州刺史，赐母妻封邑。章惇经制南、北江，湖北提点刑狱李平招纳师晏，

誓下州峒蛮张景谓、彭德儒、向永胜、覃文猛、覃彦霸各以其地归版籍，师晏遂降。诏修筑下溪州城，并置寨于茶滩南岸，赐新城名会溪，新寨名黔安，戍以兵，隶辰州，出租赋如汉民。遣师晏诣阙，授礼宾副使、京东州都监，官其下六十有四人。

元丰八年，湖北转运司言辰州江外生蛮覃仕稳等愿内附。诏不许招纳。其后彭仕诚者复为都誓主。元祐三年，罗家蛮寇钞，诏召仕诚及都头覃文懿等至辰州约敕之。四年，知誓下保静州彭儒武、知永顺州彭儒同、知谓州彭思聪、知龙赐州彭允宗、知蓝州彭士明、知吉州彭儒崇，各同其州押案副使进奉兴龙节及冬至、正旦溪布有差。

初，熙宁中，天子方用兵以威四夷，湖北提点刑狱赵鼎言峡州峒首刻剥亡度，蛮众愿内属，辰州布衣张翹亦上书言南、北江利害，遂以章惇察访湖北，经制蛮事。而南江之舒氏、北江之彭氏、梅山之苏氏、诚州之杨氏相继纳土，创立城寨，使之比内地为王民。北江彭氏已见前。南江诸蛮自辰州达于长沙、邵阳，各有溪峒：曰叙、曰峡、曰中胜、曰元，则舒氏居之；曰奖、曰锦、曰懿、曰晃则田氏居之；曰富、曰鹤、曰保顺、曰天赐、曰古，则向氏居之。舒氏则德郭、德言、君疆、光银，田氏则处达、汉琼、汉希、汉能、汉权、保金，尚氏则通汉、光普、行猛、永丰、永晤：皆受朝命。自治平末，光银入贡。故事，南江诸蛮亦隶辰州，贡进则给以驿券，光银援以为请，诏以券九道给之。其后有峡州舒光秀者，以刻剥其众不附。

张翹言：“南江诸蛮虽有十六州之地，惟富、峡、叙仅有千户，余不满百，土广无兵，加以荐饥。近向永晤与绣、鹤、叙诸州蛮自相仇杀，众苦之，咸思归化。愿先招富、峡二州，俾纳土，则余州自归，并及彭师晏之孱弱，皆可郡县。”诏下知辰州刘策商度，策请如翹言。熙宁五年，乃遣章惇察访。未

几，策卒，乃以东作坊使石鉴为湖北钤辖兼知辰州，且助惇经制。明年，富州向永晤献先朝所赐剑及印来归顺，继而光银、光秀等亦降。独田氏有元猛者，颇桀骜难制，异时数侵夺舒、向二族地。惇遣左侍禁李资将轻兵往招谕。资，辰州流人，曩与张翹同献策者也，褊宕无谋，褻慢夷獠，遂为懿、洽州蛮所杀。惇进兵破懿州，南江州峒悉平，遂置沅州，以懿州新城为治所，寻又置诚州。

元祐初，傅尧俞、王岩叟言：“沅、诚州创建以来，设官屯兵，布列寨县，募役人，调戍兵，费巨万，公私骚然，荆湖两路为之空竭。又自广西融州创开道路达诚州，增置浔江等堡，其地无所有，湖、广移赋以给一方，民不安业，愿斟酌废置。”朝廷以沅州建置至是十五年，蛮情安习已久，但废诚州为渠阳军，而沅州至今为郡。元祐初，诸蛮复叛，朝廷方务休息，痛惩邀功生事，广西张整、融州温嵩坐擅杀蛮人，皆置之罪。诏谕湖南、北及广西路曰：“国家疆理四海，务在柔远。顷湖、广诸蛮近汉者无所统一，因其请吏，量置城邑以抚治之。边臣邀功献议，创通融州道路，侵逼峒穴，致生疑惧。朝廷知其无用，旋即废罢；边吏失于抚遏，遂尔扇摇。其叛酋杨晟台等并免追讨，诸路所开道路、创置堡寨并废。”自后，五溪郡县弃而不问。

崇宁以来，开边拓土之议复炽，于是安化上三州及思广洞蒙光明、乐安峒程大法、都丹团黄光明、靖州西道杨再立、辰州覃都管骂等各愿纳土输贡赋。又令广西招纳左、右江四百五十余峒。宣和中，议者以为招致熟蕃，接武请吏，竭金帛、缿絮以啖其欲，捐高爵、厚奉以侈其心。开辟荒芜，草创城邑，张皇事势，侥幸赏恩。入版图者存虚名，充府库者亡实利。不毛之地，既不可耕；狼子野心，顽冥莫革。建筑之后，西南夷

獠交寇，而溪峒子蛮亦复跳梁。士卒死于干戈，官吏没于王事，肝脑涂地，往往有之。以此知纳土之议，非徒无益，而又害之所由生也。莫若俾帅臣、监司条具建筑以来财用出入之数，商较利病，可省者省，可并者并，减戍兵漕运，而夷狄可抚，边鄙可亡患矣！乃诏悉废所置初郡。其余诸蛮，自乾兴以来，或叛或服，其类不一，各以岁月次之。

乾兴初，顺州蛮田彦晏率其党田承恩寇施州暗利寨，纵火而去，夔州发兵击之，俘获甚众。彦晏在真宗朝为归德将军、检校太子宾客、知顺州；承恩者，知保顺州田彦晓子也。明年，彦晏款边上誓状，愿还所掠金帛、器械，且输粟二千石自赎。诏拒其粟，舍其所负金帛，第令归掠去户口。仍加彦晏宁远将军、检校工部尚书，承恩检校国子祭酒兼监察御史。皆知州如故。后又有田忠显者，与其党百九人入贡。

天圣二年，知古州向光普自言，尝创佛寺，请名报国，岁度僧一人，许之。四年，归顺等州蛮田思钦等以方物来献，时来者三百一人，而夔州路转运司不先以闻，诏劾之。既而又诏安、远、天赐、保顺、南、顺等州蛮贡京师，道里辽远而离寒暑之苦，其听以贡物留施州，所赐就给之。愿入贡者十人，听三二人至阙下，首领听三年一至。七年，黔州蛮、舒延蛮、綉州蛮向光绪皆来贡。九年，旅州属蛮覃彦馆等寇永宁寨。景祐中，澧州属蛮五百余人入寇。时州将崔承祐畏避不以闻，为荆湖钤辖司所奏，诏劾罢之。宝元二年，辰州獠三千余人款附，以州将张昭懿招辑有功，进一官。

庆历三年，桂阳监蛮獠内寇，诏发兵捕击之。蛮獠者，居山谷间，其山自衡州常宁县属于桂阳、郴连贺韶四州，环纡千余里，蛮属其中，不事赋役，谓之獠人。初，有吉州巫黄捉鬼与其兄弟数人皆习蛮法，往来常宁，出入溪峒，诱蛮众数百人

盗贩盐，杀官军，逃匿峒中，即招出而杀之，又徙山下民他处。至是，其党遂合五千人，出桂阳蓝山县华阴峒，害巡检李延柞、潭州都监张克明。事闻，擢杨畋提点刑狱，督攻讨事，久之不克。遂诏湖南转运使郭辅之等招抚之，始于湖南置安抚司。蛮所至杀掠居民，纵火劫财物，被害者甚众。诏被害者并入山捕蛮，士兵蠲复有差。初，发兵捕蛮，至或误杀良民，仁宗命访之，口给绢五匹，仍拊其家。时蛮势方炽，又遣殿中侍御史王丝、三司度文副使徐的经制。降敕书委知潭州刘沆招谕，能自归者第录以官。沆大发兵临之，以敕书从事，降二千余人，使散居所部，录其首领邓文志、黄文晟、黄土元皆为三班奉职。又以内殿承制元赞、崇班胡元尝在石碓峒捕杀有劳，进赞庄宅副使，元礼宾副使，时四年冬也。

五年二月，余党唐和等复内寇，乃诏湖南安抚、转运、提点刑狱便宜从事。又特赐官兵土丁钱有差。于是沉橄杨畋等八路入讨，覆荡桃油平、能家源等，皆其巢穴，捕斩首级甚众。诏官兵有攻者九百余人第迁一资，录其应募讨击者道州进士十四人，并官之。然唐和等犹未平。又诏，“如闻贼党欲降，其罢出兵，逃匿者谕使归复，州县拊存之。”是冬，蛮复入寇，与胡元及右侍禁郭丘赵鼎、殿侍王孝先战于华阴峒隘口，元等死之，刘沆、杨畋皆坐黜。以刘夔代沆为安抚使，夔言：“唐和等既败官军，杀将吏，聚众益自疑，恐浸为边患，愿以诏书招安，就补溪峒首领。”诏可。

是时，湖湘骚动，兵不得息。六年夏，仁宗顾谓辅臣曰，“官军久戍南方，夏秋之交，瘴疠为虐，其令太医定方和药，遣使给之。”自是继赐缗钱。未几，夔言败唐和于银江源。转运使周沆亦言指挥辛景贤招降贼党五十六户二百五十九人，录其首领，戒所部拊存之。先是，命三司户部判官崔峰为体量安

抚，往议讨除、招安二策，既而知桂阳监宋守信奏，“唐和啸聚千余众为盗，五六年卒未能克者，朝廷不许穷讨故也。今衡州监酒黄土元颇习溪峒事，愿得敢战士二千、引路士丁二百，忧给金帛，使之逐捕，必得然后已，并敕元赞等合力以进。彼既势穷，必将款附。”诏用其策，于是大发兵讨之。其众果惧，遁入郴州黄莽山，由赵峒转寇英、韶州，依山自保。是冬，帝闻士卒暴露，复谕执政密戒主帅安恤。

七年，唐和遣其子执要诣官，自言愿贷粮米，居所保峒中。时杨旼复为湖南钤辖，诏趋连、韶州山下，与广南东、西转运使共告谕之，使以兵械上官，质其亲属。诏补唐和、盘知谅、房承映承泰、文运等五人为峒主，授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监察御史、武骑尉。知谅等，盖唐和党也。至冬，其众悉降。

皇祐五年，邵州蛮舒光银因湖南安抚司自陈捍御之劳，愿于峒中置中胜州，诏可。嘉祐二年，罗城峒蛮寇澧州，发兵击走之。三年，以施州蛮向永胜所领州为安定州。五年，以邵州蛮杨光情知徽州。光情，通汉之子也。通汉，庆历初尝入贡，既死，光情袭之。旧制，溪峒知州卒，承袭者许进奉行州事，抚遏蛮人，及五年，安抚司为奏给敕告。至是，光情行州事七年，无他过，故命之。

## 宋史卷四百六十二

## 列传第二百五十三

蛮夷二 西南溪峒诸蛮下  
梅山峒 诚徽州 南丹州

绍兴三年，臣僚言：“武冈军溪峒旧尝集人户为义保，盖其风土、习俗、服食、器械悉同徭人，故可为疆场捍蔽，虽曰籍之于官，然亦未尝远戍。靖康间，调之以勤王，其后湖南盗起，征敛百出，义保无复旧制，困苦不胜，乃举其世业，客依蛮峒，听其繇役。州县犹验旧籍催科，胥隶及门，则挈家远徙，官失其税，蛮獠日强。兼武冈所属三县，悉为徭人所有，远戍之实已无，而乡户弩手之名尚在，岁取其直，人户咨怨。乞择本路监司详议以闻。”诏从之。

四年，辰州言，归明保静、南渭、永顺三州彭儒武等久欲奉表入贡。诏以通路未通，俾荆湖北帅司慰谕，免赴阙。遣人持表及方物赴行在，仍优赐以答之。九月，诏荆湖南、北路溪峒头首土人及主管年满人合给恩赐，俾各路帅司会计覆实以闻。

六年，知鼎州张言：“鼎、澧、辰、沅、靖州与溪峒接壤，祖宗时尝置弓弩手，得其死力，比缘多故，遂皆废阙。万一蛮夷生变，将谁与捍御？今虽各出良田，募人以补其额，率皆豪强遣僮奴窜名籍中，乘时射利，无益公家，所宜汰去。

则募溪峒司兵得三百人，俾加习练，足为守御，给田募人开垦，以供军储。”诏荆湖北路帅司相度以闻。帅司言：“营田四州旧置弓弩手九千一百一十人，练习武事，散居边境，镇抚蛮夷，平居则事耕作，缓急以备战守，深为利便。靖康初，调发应援河东，全军陷没。今辰、沅、澧、靖等州乏兵防守，窃虑蛮夷生变叵测。若将四州弓弩手减元额，定为三千五百人，辰州置千人，沅州置千五百人，澧州、靖州各置五百人，分处要害，量给土田，训练以时，耕战合度，庶可备御。以所余闲田募人耕作，岁收其租，其于边防财赋，两得其便，可为经久之计。”诏从之。

七年六月，张言：“湖外自靖康以来，盗贼盘踞，钟相、杨太山、雷德进等相继叛，沅州所属尤甚，独慈利县向思胜等五人素号溪峒归明，誓掌防拓，卒能保境息民，使德进贼党无所剽掠，思胜后竟杀德进。会官军招抚刘智等，而彭永健、彭本政、彭永全、彭永胜及思胜共献粮助官军，招复诸山四十余栅，宣力效忠功居多，宜加恩赏。”诏思胜等五人各转两资。九月，诏荆湖、广南路溪峒头首土人内有子孙应袭职名差遣，及主管年满合给恩赐之数，俾帅司取会核实以闻。

九年，宜章峒民骆科作乱，寇郴、道、连、桂阳诸州县，诏发大兵往讨之，获骆科。余党欧幼四等复叛，据蓝山，寇平阳县，遣江西兵马都监程师回讨平之。

十年，承信郎琴州溪峒杨进颢等率族属归生界五百余户、疆土三百余里，献累世所造兵器及金炉、酒杯各一，求入觐，诏本路帅司敦遣以行。十二年，诏以施州南寨路夷人向再健袭父思迁充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监察御史、武骑尉、知懿州事。

十四年十月，湖南安抚使刘昉奏，武冈军溪人有父子相杀

者，宜出兵助其父，俾还省地。上以问辅臣秦桧，桧曰：“恐轻举生事。”帝曰：“恩威不可偏废，可怀则示之恩，否则威之。不侵省地则已，或有所侵，奈何不举，俾知所畏哉。”十二月，成忠郎充武冈军绥宁县管界都巡检兼溪峒首领杨进京，率其族三百人，备黄金、朱砂、方物求入贡，先遣其子孝友陈请。诏本路帅司阅旧制以闻，给孝友钱三百贯，俾还听进止。

十五年，杨进颢复求入贡，以武冈军不时敦遣为言。诏本路帅司阅实应袭人姓名来上，并促进颢入觐。四月，广南东路提刑黄应南言：“溪峒巡检、尉、寨官不严守备，纵民与徭交通，恐启边衅，乞诏有司申严法令，伸帅臣、监司常加觉察。”宰臣以为沿边互市，恐不宜禁绝。帝曰：“往年禁西夏互市，遂至用兵，可令帅司裁决。”前知全州高楫言：“徭人今皆微弱，不敢先侵省地，寨官每纵人深入，略其财物，遂致乘间窃发。宜诏与溪峒接壤州郡毋侵徭人，庶使边民安业，以广陛下柔远好生之德。”帝从其言，诏守臣一遵成法，务在抚绥。

二十四年，禽杨正修及其弟正拱，送理寺狱鞠治，斩之。初，王修侍其父再兴入觐，献还省民疆土，遂命以官。建炎后，与弟正拱率九十团峒徭人出武冈军，纵火杀掠民财为乱。绍兴间，潭州帅司尝招来之，后复作乱，屡抗官军，至是伏诛。二十八年七月，杨进京等复求入贡，诏以道远慰谕之，优其赐与。

隆兴初，右正言尹穡言：湖南州县多邻溪峒，省民往往交通徭人，擅自易田，豪猾大姓或诈匿其产徭人，以避科差。内亏国赋，外滋边患。宜诏湖南安抚司表正经界，禁民毋质田徭人。诈匿其产徭人者论如法，仍没入其田，以赏告奸者。田前卖入徭人，俾为别籍，毋遽夺，能还其田者，县代给钱偿之。”帝从其言。

乾道元年，宜章峒贼李金陷郴州，焚桂阳军，州将弃城遁，

衡州调常宁县兵救之，弗克。世忠峒李昂霄者，率壮丁御贼，民恃以安。湖南提举常平郑丙请发鄂渚军讨贼，平之。昂霄以功补承节郎，管辖衡州常宁县溪峒，及官其子当年，俾后得袭职。

三年，靖州界徭人姚明教等作乱，诏荆、鄂驻札明椿选将率精锐千人，会屯戍官合击之，能立功者有厚赏。八月，诏平溪峒互市盐米价，听民便，毋相抑配，其徭人岁输身丁米，务平收，无取羨余及折输钱，违者论罪。十一月，南郊礼成，诏以缘边溪峒，州县失于拊循，致怀反侧，或逃窜山谷，其在赦恩以前，并加宽宥，能复业者，罪一切置不问，互市如故，悉听其便，守臣常加抚问，以称绥远之意。

四年二月，诏湖南北、四川、二广州军应有溪峒处，务先恩信绥怀，毋弛防闲，毋袭科扰，毋贪功而启衅。委各路帅臣监司常加觉察。是月，诏禁沿边奸人毋越逸溪峒，诱致蛮獠侵内地，违者论如律，其不能防闲致越逸者亦罪之。湖广总领周嗣武言边事，如二年四月之诏，帝嘉纳之。是岁，田彦古死，子忠佐袭职，授银青光禄大夫、检校散骑常侍、知溪峒安化州兼监察御史、飞龙骑尉。

六年，卢阳西据獠杨添朝寇边，知沅州孙叔杰调兵数千讨之，败绩，死者十七八。初，徭人与省户交争，杀二人死，叔杰辄出兵破其十三栅，夺还所侵地，于是徭人相结为乱。诸司请调常德府城兵三百人，益官兵三千人，合击讨之。宰臣虞允文奏曰：“蛮夷为变，皆守臣贪功所致。今徭人仇视守臣，若更去叔杰，量遣官军，示以兵威，徐与盟誓，自可平定。”帝允其奏，俾叶行代叔杰，开示恩信，谕以祸福，遂招降之，边境悉平。前知武冈军赵善谷言：“武冈与湖北、广西邻壤，为极边之地，溪峒七百八十余所，七峒隶绥宁县，五溪峒隶临冈县。

绍兴三十年，减冗员，改县为临口寨。然五峒之徭俗尤犷悍，衅生毫发，则操戈相仇，寨官不能为轻重。况本军巡防寨栅，惟真良、三门、兵溪、香平有土军可备守御，余有官无兵，其关硖、武阳等寨设巡检二员，徒费廩禄。以臣所知，宜复临口寨为县，则徭蛮易于制服，汰去冗员，则官廩亦无虚费，实边郡之利也。”

七年，前知辰州章才邵上言：“辰之诸蛮与羁縻保静、南渭、永顺三州接壤，其蛮酋岁贡溪布，利千回赐，颇觉驯伏。卢溪诸蛮以靖康多故，县无守御，犷犷乘隙焚劫。后徙县治于沅陵县之江口，蛮酋田仕罗、龚志能等遂雄据其地。阮陵之浦口，地平衍膏腴，多水田，顷为溪蛮侵掠，民皆转徙而田野荒秽。会守倅无远虑，乃以其田给靖州犷犷杨姓者，俾佃作而课其租，所获甚微。杨氏专其地将二十年，其地当沅、靖二州水陆之冲，一有蛮隙，则为害不细，臣谓宜预为之备。靖康前，辰州每岁蒙朝廷赐钱七万贯，绸、绢、布共八千一百匹，绵一万七千两。是时，本州厢禁军一千四百余人，沿边一十六寨，士兵六百余人，皆可贍给。其后中外多故，今岁赐止得一万二千缗，而本州财复匱乏，无以充召募之费。禁军止二百一十余人，诸寨士兵止一百五人，甚至寨官有全无一兵而徒存虚名者，其于边防岂可不为深虑？若岁增给民钱一万，俾本州募强壮禁军或效用二百人，分屯卢溪等处，以防诸蛮，庶使边患永消，可免异时调遣之费。”书奏，诏湖北帅臣详议以闻。是年，中严边民售田之禁，守令不能奉法者除名，部刺史常加纠察。

八年，知贵州陈义上疏言：“臣前知靖州时，居蛮夷腹心，民不眼役，田不输赋，其地似若可弃。然为重湖、二广保障，实南服之要区也。或控制失宜，或金谷不继，或兵甲少振，蛮獠则乘时窃发，勤劳王师，朝廷当重守臣之选。崇宁初戌兵三

千人，建炎以来，每于都统司或帅司摘兵二千人，以备屯戍。其凶悍者，以州郡不能制，遂慢守臣，反通摇蛮以挠编民。州郡非白主帅不敢治，比得报，已晚矣。故戍兵敢肆其恶，一旦有警，复安能为用？臣以为宜听守臣节制为便。”帝嘉其言，复问左右曰：“靖隶湖北，今闻仰给广西，何也？”赵雄对曰：“靖州本溪峒，神宗时创为诚州，元祐间废，寻复为军，徽宗朝始改靖州，与桂府为邻，故令广西给其金谷之费。近岁漕司匱乏，乃责办诸州，以故不能如约。宜复旧制，俾广西漕臣如期馈运。靖州屯戍官兵听守臣节制，于事为便”。帝从之。

十年四月，全州上言：“本州密迩溪峒，边民本非奸恶。其始，朝廷禁法非不严密，监司、州郡非不奉行，特以平居失于防闲，故驯致其乱。又兼溪谷山径非止一途，如静江、兴安之大通虚，武冈军之新宁、益溪及八十里山，永州之东安，皆可以径达溪峒。其地绵亘郡邑，非一州得寺约束，故游民恶少之弃本者，商旅之避征税者，盗贼之亡命者，往往由之以大，萃为渊藪，交相鼓扇，深为边患。如武冈杨再兴、桂阳陈峒相继为乱，实原于此。为今计者，宜徒闲地巡检兵，及分遣士卒屯诸溪谷山径间，俾湖南北、广西帅宪总其役，庶几事权有归，号令可行也。”儒林郎李大性上言，“比年徭蛮为乱，边吏虑妨赏格，往往匿不以闻，遂致猖獗，使一方民命寄于徭人之手，诚可哀悯。近如梁牟等寇沅州，劫墟市，杀戮齐民，州县告急千两月之后，比调官军讨捕，俘降其贼，而人之被害已酷矣。宜戒州县或遇徭人窃发，画时以闻，违者论罪。仍命监司、帅臣常加觉察，庶几先事备御，俾徭人亦知畏惧，不敢侵轶，以伤吾民也。”

十一年，诏给事中、中书舍人、户部长贰同敕令所议，禁民毋质徭人田，以夺其业，俾能自养，以息边衅。从知沅州王

镇之请也。沅州生界狃猓副峒官吴自由子三人，货丹砂麻阳县，巡检唐人杰诬为盗，执之送狱，自由率峒官杨友禄等谋为乱。帅司调神劲军三百人及沅州民兵屯境上，声言进讨。先遣归明官田思忠往招抚之，以孔目官为质，世禄等既盟，自由取其三子以归。

嘉泰三年，前知潭州、湖南安抚赵彥励上言：“湖南九郡皆接溪峒，蛮夷叛服不常，深为边患。制驭之方，岂无其说？臣以为宜择素有知勇为瑶人所信服者，立为酋长，借补小官以镇抚之。况其习俗嗜欲悉同瑶人，利害情伪莫不习知，故可坐则制服之也。五年之间能立劳效，即与补正。彼既荣显其身，取重乡曲，岂不自爱，尽忠公家哉？所谓捐虚名而收实利，安边之上策也。”帝下其议。既而诸司复上言：“往时溪峒设首领、峒主、头角官及防遏、指挥等使，皆其长也。比年往往行贿得之，为害滋甚，今宜一新蛮夷耳目，如赵彥励之请，所谓以蛮夷治蛮夷，策之上也。”帝从之。

嘉定元年，郴州黑风峒瑶人罗世传寇边，飞虎统制边宁哉没，江西、湖南惊扰，知隆兴赵希慤、知潭州史弥坚共招降之。二年，李元砺、罗孟二寇江西，攻破龙泉县，李再兴战败，死之，江州驻扎都统制赵选亦战死。初，吉州获贼长七人系狱，土豪黄从龙为贼画策，赂吉守李綱，得纵还，贼遂无所忌。有侯押队者，领兵戍龙泉境上，元砺复用从龙计，椎牛酹酒以犒官军。贼至，官军皆醉，狼狈散走。寇之初起甚微，贼伺知议论不一，故玩侮官军。方江西力战则求降湖南，湖南战则求降江西，牵制王师，使不得相应援。其后命工部侍郎王居安知豫章，擒获之，溪峒略平。

五年，臣僚上言：“辰、沅、靖等州旧尝募民为弓弩手，给地以耕，俾光世业。边陲获保障之安，州县无转输之费。比

年多故，其制浸弛，徭蛮因之为乱，沿边诸郡悉受其害。比申朝廷调兵招捕，旷日持久，蛮夷习玩，成其猖獗之势。其如杨晟台、李金、姚明教、罗孟二、李元砺、陈廷佐之徒，皆近事之明验也。为今计者，宜讲旧制，可纾馈饷之劳而得备御之实，其安边息民之长策欤。”

七年，臣僚复上言：“辰、沅、靖三州之地，多接溪峒，其居内地者谓之省民，熟户、山瑶、峒丁乃居外为捍蔽。其初，区处详密，立法行事，悉有定制。峒丁等皆计口给田，多寡阔狭，疆畔井井，擅鬻者有禁，私身者有罚。一夫岁输租三斗，无他徭役，故皆乐为之用。边陲有警，众庶云集，争负弩矢前驱，出万死不顾。比年防禁日弛，山瑶、峒丁得私售田。田之归于民者，常赋外复输税，公家因资之以为利，故谩不加省。而山瑶、峒丁之常租仍虚挂版籍，责其偿益急，往往不能聊生，反寄命徭人，或导其入寇，为害滋甚。宜敕湖、广监司檄诸郡，傅循旧制毋废，庶边境绥靖而远人获安也。”

梅山峒蛮，旧不与中国通，其地东接潭，南接邵，其西则辰，其北则鼎、澧、而梅山居其中。开宝八年，尝寇邵之武冈、潭之长沙。太平兴国二年，左甲首领苞汉阳、右甲首领顿汉凌寇掠边界，朝廷累遣使招谕，不听，命客省使翟守素调潭州兵讨平之，自是，禁不得与汉民交通，其地不得耕牧。后有苏方者居之，数侵夺舒、向二族。

嘉祐末，知益阳县张颉收捕其桀黠符三等，遂经营开拓。安抚使吴中复以闻，其议中格。湖南转运副使范子奇复奏，蛮恃险为边患，宜臣属而郡县之。子奇寻召还，又述前议。熙宁五年，乃诏知潭州潘夙、湖南转运副使蔡焯、判官乔执中同经制章惇招纳之。惇遣执中知全州，将行，而大田三寨蛮犯境。又飞山之蛮近在全州之西，执中至全州，大田诸蛮纳款，于是

遂檄谕开梅山，蛮解争辟道路，以待得其地。东起宁乡县司徒岭，西抵邵阳白沙寨，北界益阳四里河，南止湘乡佛子岭。籍其民，得主、客万四千八百九户，万九千八十九丁。田二十六万四百三十六亩，均定其税，使岁一输。乃筑武阳、关硖二城，诏以山地置新化县，并二城隶邵州。自是，鼎、澧可以南至邵。

诚、徽州，唐溪峒州。宋初，杨氏居之。号十峒首领，以其族姓散掌州峒。

太平兴国四年，首领杨蕴始来内附。五年，杨通宝始入贡，命为诚州刺史。淳化二年，其刺史杨政严复来贡。是岁，政严卒，以其子通（土盈）继知州事。

熙宁八年，有杨光富者，率其族姓二十三州峒归附，诏以光富为右班殿直，昌运五人补三班奉职，最情等十六人补三司军将。继有杨昌御者，亦愿罢进奉，出租赋为汉民，诏补为右班殿直，子弟侄十八人补授有差。独光僭颇负固不从命，诏湖南转运使朱初平羁縻之，未几亦降，乃与其子日伊请于其侧建学舍，求名士教子孙。诏潭州长史朴成为徽、诚等州教授；光僭皇城使、诚州刺史致仕，官为建宅；置飞山一带道路巡检。光僭未及拜而卒，遂以赠之，录其子六人。

元丰三年，知邵州关杞请于徽、诚州融岭镇择要害地筑城寨，以绝边患。诏湖南安抚谢景温、转运使朱初平、判官赵扬商度以闻，景温等以为宜如杞言。乃议诚州以沉州贯保寨为渠阳县隶之，以徽州为蔚竹县隶邵州。赵扬言上江、多星、铜鼓、羊镇、潭溪、上和、上诚、天村、大田等团并至诚州城下贸易，可渐招抚，并乞下湖南邵州蔚竹县招谕芙蓉、万驿诸团，从之，徙诚州治渠阳而贯保为寨如故。上江等诸团果皆纳土，于是增筑多星等寨，还连徽、广西融州王口寨焉。

元祐二年，改诚州为渠阳军，罢两州兵马及守御民丁。有

杨晟台者，乘间寇文村堡，知渠阳军胡田措置亡术，蛮结西融州蛮寨粟仁催，往来两路为民患，调兵屯渠阳至万人，湖南亦增屯兵应援，三路俱惊。朝廷方务省事，议废堡寨，撤戍守，而以其地予蛮，乃诏湖北转运副使李茂直招抚，又遣唐义同措置边事讨之。后以渠阳为诚州，命光馆之子供备库使昌达、供备库副使杨昌等同知州事，而贯保、丰山、若水等寨皆罢戍，择授士官，俾义同毁楼橹，撤官舍，护领居民入寨。崇宁初，改诚州为靖州。

商丹州蛮，亦溪峒之别种也，地与宜州及西南夷接壤，开宝七年，酋帅莫洪燕遣使陈绍规奉表求内附。九年，复来贡，求赐牌印，诏刻印以给之。太平兴国五年，洪燕贡银百两，以贺太平。

雍熙四年，洪燕族人知宝隆镇莫淮阉牛一头，逐水草至金城州河池县，宜州牙校周承鉴以其牛耕作，淮阉三遣人取牛，承鉴不还，凡耕十日，始释牛逐水草去。淮阉怒，领乡兵六十人劫取承鉴家资财，驱县民莫世家牛六头以归，诱群蛮为寇。上遣供奉官五承绪乘传劝承鉴，具伏占牛，诏弃市。时知宜州、赞善大夫侯汀失于备御，群蛮之扰，颇害及民庶，诏发诸州兵进讨，兵未至，悉已遁归，汀坐免官。诏渝宜、融、柳州百姓及蛮界人户曰：“朕托兆庶之上，处司牧之重，照临所曹，抚养是均，矧于遐陬，尤所珍虑。昨以知宜州事侯汀失于绥缉，愆其侵牟，致兹边夷，起为寇钞，侵骚瘞闾里，虔刘士庶。及兴师而讨伐，乃畏威而窜伏。朕以兴戎召衅，职由于汀，矧举国章，削其官秩。汝等所宜体含垢，革乃前非，安土厚生，保境延世，嬉我至化，是为永图。或尚恣于陆梁，当尽剿其族类。”自是不复为寇。

淳化元年，洪燕卒，其弟洪皓袭称刺史，遣其子淮通来贡

银碗二十，铜鼓三面，铜印一钮，旗一帖，绣真珠红罗襦一。上降优诏，赐彩百匹，还其襦。自洪燕领州十余年，岁输白金百两。洪皓之袭兄位，专其地利，不修常贡。其弟洪沉忿之，挈妻子来奔宜州。专其地利背己，数引兵攻洪沉。洪沉与二男并牙将一人，乘传指阙诉其事，请发兵致讨。上以蛮夷之俗，羁縻而已，不欲为之兴师报怨。洪沉先自称南丹州副使，以为邵州团练使，给出十顷，下诏戒赖洪皓。

景德二年，洪皓死，长子淮劼袭父任，俄为弟淮勅攻南丹州，淮赴帅属来奔，诏宜州赐闲田资给之。大中祥符五年，宜州言淮赴颇集诸蛮，阻富仁监道路，上廉知淮赴无侵扰状，遣使犒设抚劳之。九年，抚水蛮叛，诏淮赴约勒溪峒，勿从诱胁。明年，平抚水蛮，淮赴等并以劳进秩，景祐三年，有淮戟者举族来归，命为湖南州团练副使，敕州县拊存。后淮赴老，自言愿传其子世渐。至和元年，命世渐为检校散骑常侍，权发遣州事。明年，以淮赴为怀远大将军致仕，世渐为刺史、检校工部尚书，赐袍带，钱十万，绢百匹。又补其亲党数十人为检校官，如故事也。世渐死，嘉祐末，命其子公帐袭之。

有世忍者，亦淮赴之子也，初率其属人内附，治平初逃归，攻杀公帐，夺其地自首，请于朝廷，愿授刺史，补其亲党如故事，岁输银百两。三年，遂命为刺史，皆如其请。熙宁二年，徭贼杀人，世忍执以献，授检校礼部尚书。元丰三年入贡，其印以“西南诸道武盛军德政官家明天国主”为文，诏以南丹州印赐之，令毁其旧印。六年，大军讨安化，世忍献弓矢，自言愿世世为外臣，修贡不懈，迁检校户部尚书，给铜牌旗号，官其子侄九人。世忍死，子公佞袭。

大观元年，广西经略使王祖道言公佞就擒。进筑平、允、从州，牧文、地、兰、那、安、外、习、南丹八州之地，并为

镇庭孚观州、延德军，以其弟公晟袭刺史。宣和四年，公晟乞以州事付其侄延丰，愿与其子归朝，诏从之，仍乘驿给券。

绍兴三年，公晟攻围观州，焚宝积监，朱胜非奏：“崇、观、宣、和间所开新边，比来往弃而不守，帅臣、监司屡言观州为控扼之地，不宜弃。”帝曰：“前日用事之臣，贪功生事，公为欺罔，其实劳民费财，使远俗不安也。”又用广南经略安抚使刘彦适言，以公晟知南丹州兼溪峒都巡检使、提举盗贼公事，给以南丹州刺史旧印，公奄未受命。二十四年，公晟始贡马，率诸蛮来归。帝谕辅臣曰：“得南丹非为广地也，但徭人不叛，百姓安业，为可喜耳。”遂以延沈袭公晟职，授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使持节南丹州诸军事、南丹州刺史兼御史大夫、知南丹州公事、武骑尉。广西经略安抚使吕愿中谕降诸蛮三十一种，得州二十七，县一百三十五，寨四十，峒一百七十九及一镇、三十二团，皆为羁縻州县。二十五年，延沈进补团练、防御二使。三十一年，延沈恣行惨酷，为诸蛮所逐，归死省地，众推延廩袭职。隆兴二年，延廩复为诸蛮所图，携家归朝，经略司奏以延葦袭职。淳熙元年，南丹为永乐州所攻，使来告急，广西帅臣遣将领陈泰权、天河县主簿徐弥高谕和之。十四年，经略司奏以延荫袭职，诏从其请。嘉泰五年，延荫之子光熙袭职，知南丹州事。

## 宋史卷四百六十三

### 列传第二百五十四

#### 蛮夷三抚水州广源州黎洞环州

抚水州在宜州南，有县四：曰抚水，曰京水，曰多逢，曰古劳。唐隶黔南。其酋皆蒙姓同出，有上、中、下三房及北遐一镇。民则有区、廖、潘、吴四姓，亦种水田、采鱼，其保聚山险者，虽有畲田，收谷粟甚少，但以药箭射生，取鸟兽尽，即徙他处，无羊马、桑柘，地曰帚洞，五十里至前村，川原稍平，合五百余家，夹龙江后，种稻似湖湘。中有楼屋战棚，卫以竹栅，即其酋所居。兵器有环刀、标牌、木弩。善为药箭，中者大叫，信宿死，得邕州药解之即活。

雍熙中，数寇边境，掠取民口、畜产。诏书招安，补其西蒙令地殿直，蒙令札奉职。咸平中，又数为寇盗，止令边臣驱逐出境。其党狡狴者凡三十余人，宜州守将因擒送阙下，上召见诘责之，对曰：“臣等蛮陬小民，为饥寒所迫耳。”上顾谓左右曰：“昨不欲尽令剿绝，若纵杀戮，顾无噍类矣！”因释罪，赐锦袍、冠带、银彩、戒勸遣之。逾年，酋长蒙顶等六十五人诣阙，纳器甲百七十事。又蒙汉诚、蒙虔玮、蒙填来朝，上器甲数百及毒药箭，誓不搔边，比岁皆遣使来贡及输兵器，乃授汉诚官，赐物有差，既而侵秩如故。景德三年，蛮酋蒙填

诣宜州自陈，愿朝贡谢罪，诏守臣谕以尽还所掠民货畜，乃从其请。

大中祥符六年，首领指挥使蒙但摯族来归，徙于桂州。九年，数寇宜、融州界，转运使俞献可言：“知宜州董元己不善绥抚，昨蛮人饥，来质糗粮，公纵主者克剥概量，及求入贡，复骤沮其意：遂使忿恚为乱。”诏出元己，遂遣潭州都监季守睿代元己招抚，群蛮拒命，侵掠不已。献可请以本道澄海军及募丁壮进讨，乃诏益以潭州兵五千人，命东染院使、平州刺史曹克明为宜融等州都巡检安抚使，内殿崇班王文庆、阁门祗候马玉、内供奉官杨守珍等为都监。

上犹以蛮夷异类，攻剽常理，不足以剿绝。又意其道险难进师，第令克明、献可设方略摄其酋首，索所钞生口，因而抚之。克明、献可上言：“蛮人去冬寇天河，今又钞融州厢阳诸寨，剽劫居民，害巡检樊明，累依宣旨诏谕，曾不悛革，臣请便宜掩击。”从之。

克明乃与守珍领兵入樟岭路，文庆、玉趋宜州西路，又令宜、桂都巡检程化鹏取樟岭古牢隘路会合。化鹏遇蛮于上房两水口，击破之。文庆、玉至如门团，为蛮所扼，不能进。克明、守珍乃过横溪恩德寨，召山獠向导，开路进师。蛮依篁竹间，时出战斗，辄败走。旬余，上黄泥岭杉木隘路，溪谷险邃，蛮据要害以拒官军，自辰至午，大溃。其党遂过霸苑抵帚洞，乃入中房前村。克明等顿兵下寨，中夕，群蛮大哗噪，周击鼓，攻寨甚急，出兵击之，伤杀颇众，因纵火焚其庐室积聚，自此恐俱，窜入山谷。又缘龙江南岸而东，至昏暮，过石峡隘险，士不并行。蛮复连弩北岸，克明遣猛士步涉与斗，至即退走，寨于下房博贺村，克明设伏寨外。其夜，蛮众大集，遇伏发，内外合击，追斩殆尽。乘胜搜山，悉得马牛享士卒。

克明等知其穷蹙，乃晓谕恩信，许以改过，于是酋帅蒙承贵等面缚诣军自首，克明厚加犒宴，且数责之，皆俯伏谢罪。及闻诏旨赦令勿杀，莫不泣下，北望称万岁。上以夷性无厌，习知朝廷多释其罪，故急则来归，缓则叛去，切诏克明等谕以悉还所掠汉口、资畜，即许要盟。承贵等感悦奉诏，乃歃猫血立誓，自言奴山摧倒，龙江西流，不敢复叛。克明等师还，宜州蛮人纳器甲凡五千数，愿迁处汉地者七百余口，诏分置广西及荆湖州军，给以田粮。凡立功使臣将士迁补、赐赉者千八百一十六人。承贵因请改州县名，以固归顺之意，诏以抚水州为安化州，抚水县为归仁县，京水县为长宁县。自是间岁朝贡，不复为边患矣。

献可等又言：“殿直蒙肚知归化州，州与抚水相接，数遣子文宝及其妻族甘堂侦军事，又其子格与官军斗敌，悉部送赴阙。有蒙只者，亦肚之子，先尝告贼，署为昭州押牙。”诏补肚密州别贺，只海州都押牙，赋以官田。文宝、格、甘堂并黥配登、莱州。宝元元年，复率众寇融、宜州，发邵、沔、潭三州戍兵合数千人往击。时蛮势方炽，至杀运粮官吏。复诏趣兵进讨，逾年乃平。

庆历中，再以方物入贡，至和二年，复至，诏以知州蒙全会为三班奉职，又以监州姚全料为借职。嘉祐六年，又来贡。是后，月赴宜州参谒及贸巨板，每岁州四管犒。及三岁，听输所贡兵械于思立寨，以其直偿之，递以官资迁补。熙宁初，知宜州钱师孟、通判曹觷擅裁损侵剥之，土人罗世念、蒙承想、蒙光仲等为乱。五年，攻德谨寨，袭将官费万，杀之。经略司问致寇状，而宜州但以饥为言，故朝廷赐粟二万石以安辑之。已而守臣王奇战死，事闻，乃诏知沅州谢磷、带御器械和斌经制溪洞，发在京骁骑两营及江南、福建将兵三千五百人，以听

师期。明年，世念等遂与诸蛮峒首领族类四千五百人出降。以世念为内殿承制，承想、光仲等十人各拜官。崇宁二年，其酋蒙光有者复啸聚为寇，经略司遣将官黄忱等击却之。大观二年，遂以三州一镇户口六万一千来上。诏以知融州程部位黔南路抚谕，官吏推恩有差。至和后，又有融州属蛮大丘峒首领杨光朝请内附，又有杨克端等百三人来归，皆纳之。

诸蛮族类不一，大抵依阻山谷，并林木为居，椎髻跣足，走险如履平地。言语侏离，衣服既文阑。畏鬼神，喜淫祀。刻木为契，不能相君长，以财力雄强。每忿怒则推刃同气，加兵父子间，复仇怨不顾死。出入腰弓矢，匿草中射人，得牛酒则释然矣。亲戚比邻，指授相卖。父子别业，父贫则质身于子，去禽兽无几。其族铸铜为大鼓，初成，悬庭中，置酒以召同类，争以金银为大钗叩鼓。去则以钗遗主人。相攻击，鸣鼓岁集众，号有鼓者为“都老”。众推服之。

唐末，诸酋分据其地，自为刺史。宋兴，始通中国，奉正朔，修职贡。间有桀黠贪利或疆吏失于抚御，往往聚而为寇，抄掠边户。朝廷禽兽畜之，务在羁縻，不深治也。熙宁间，以章惇察访经制蛮事，诸溪峒相继纳土，愿为王民，始创城寨，比之内地。元祐初，诸蛮复叛，朝廷方务休息，乃诏谕湖南、北及广西路并免追讨，废堡寨，弃五溪诸郡县。崇宁间，复议开边，于是安化上三州及思广诸峒蛮夷，皆愿纳土输贡赋，及令广西招纳左、右江四百五十余峒。寻以议者言，以为招致熟蕃非便，乃诏悉废所置州郡，复祖宗之旧焉。

绍兴初，监察御史明橐言：“湖南边郡及二广之地，旧置溪峒归明官，比年浸广其员，及诸州措置隘寨，阙人把拓，又令管押兵夫，素不习知法令，率贪婪无厌。况管押又皆乡民，甚为边患，遭困苦折辱者往往无所赴诉。议者欲俾帅臣籍其姓

名，每三年一迁易，如州县官故事。或云止循旧添差，并罢管押兵夫，宜令二广、湖南帅臣处置适宜，无启边祸，以害远人。”诏下其议。三年，安化蛮蒙全剑等八百人劫晋议寨，火其屋宇，广西帅臣遣县寨将佐发兵讨平之。

四年，广南、东、西路宜谕明橐言：

平、观二州本王口、高峰二寨，处广右西偏，旧常无虞。崇宁、大观间，边臣启衅，奏请置州拓境，深入不毛，如平、从、允、孚、庭、观、溪、驯、叙、乐、隆、克等十有二州，属之黔南，其官吏军兵请给费用，悉由内郡，于是骚然，莫能支吾。政和间，朝廷始悟其非，罢之。或者谓平州为西南重镇，兼制王江、从、允等州及湖商之武冈军、湖北之靖州、桂州之桑江峒溪，观州则控制南丹、陆家寨、茆滩十道及白崖诸蛮，以故二州独不废。臣自历边，即乞罢平、观者，前后非一。内摄官吴芾尝充经略司准备干当，颇得其详。

观州初为宜州富仁监，大观间，帅臣王祖道欲招纳文、兰州，都巡检刘惟忠谓得文、兰不若取商丹之利，因诬其州莫公佞阻文、兰不令纳土，为公佞罪，惟忠遂禽杀公佞。帅司奏其功，乃改南丹为观州，命惟忠守之。公佞之死，人以为冤。其弟公晟结溪峒图报复，连岁攻围，惟忠中伤死，继以黄璘代守。璘度不能支，辞疾告罢，以岑利疆代之。黄忱复建议，欲增筑高峰寨于富仁监侧，为观声援。会朝廷罢新边，遂请以高峰寨为观州，设知州一人、兵职官二人、曹官一人、指使寨保官七人，吏额五十人，厢禁军、土丁、家丁又千余人。岁费钱一万二千九百余贯、米八千八百一十七石有奇。州无税租户籍，皆仰给邻郡。飞挽涉险阻，或遇蛮寇设伏，阴发毒矢，中人辄死。人畏贼，率委弃道路，纵然达州，糜费亦不可胜计。昔为富仁监时，不闻有警，惟是边吏欲以刺探为功，故时时称警急，因

以为利，遂欲存而不废也，比年户籍日削，民多流离，或转入溪峒，公私困弊为甚。

平州初隶融州，亦羁縻州峒也。旧通湖北渠阳军，置融汇寨及文村、临溪、浔江堡，后以地隔生蛮，遂废。崇宁间，复隶融。王口寨地接王江，更为怀远军，后更为平州；更吉州为从州、王江为允州：并隶黔南。政和二年，复废。边吏黄忱、李坦谗其帅臣程邻，乞存平州，设知州一人、兵职官二人、曹官一人，县令簿二人，提举溪峒公事；本州管界都同巡检二人，五寨堡监官指挥十人，吏额百人，禁军、土丁千人。岁费钱一万四千四百一十八贯六百文、米一万一千一百二十五石有奇。州无租赋户籍，转运司岁移桂、融、象、柳之粟以给之。及徙融州西北金溪乡税米四百九十石隶怀远，糜费甚于观州。况守臣到任，即奏推恩其子，州、县、寨、堡例得迁官酬赏，而税场互市之利又为守臣边吏所私，独百姓征戍转输之苦，诚为可悯。臣以为宜罢平、观二州便。

然尚有可议者，观州初为富仁监时，有银冶二，官取其利有常额，熙宁元降条例具在，宜先下经略司，责公晟等依熙宁条例施行。况公晟实公佖弟，理宜掌州事，近虽逃归，未为蛮族信服，察其情势，不得不倚重中国。若乘时授之，彼知恩出朝廷，必深感悦。

枢密院亦上言：“广西沿边堡寨，昨因边臣希赏，改建州城，侵扰蛮夷，大开边衅。地属徼外，租赋亦无所入，而支费烦内郡，民不堪其弊，遂皆废罢。唯平、观二州以帅臣所请，故存。今睹明囊所奏，利害之实昭然可见。缘帅臣又称公晟于南丹、观州、宝监境上不时窃发，若废二州，恐于缘边事宜有所未尽。”诏令广南西路帅、漕、宪司共条具利害以闻。既而诸司交言：“平、观二州困弊已甚，有害无益，请复祖宗旧制

为便。”诏从其言。

乾道六年，诏补蒙泽进武副尉。初，宜州蛮莫才都为乱，广西经略刘焯遣进勇副尉蒙明质贼巢，谕降才都。既而复肆猖獗，戕贼官兵。未几，禽才都，械送经略司伏法，悉破其党，而明亦遇害，备极惨酷，边人怜之。焯乞推恩其子泽以旌死事，朝廷从之，故有是命。

淳熙十年冬，安化蛮突入内地，焚寨栅，杀居民为乱。宜州驻扎将官田昭明与蛮力战败，死之。十一年，广西路铃辖沙世坚言：“官军与蛮人兵器利钝不同，宜赖沿边军州多置强弯毒矢，以惧蛮人。”从之。是年，安化蛮蒙光渐率众抄掠，世坚讨平之。初，知宜州马宁祖不支思立寨盐钱，执议以为前守所积逋，止给钱一月，不能遍及蛮部，而权思立寨准备将领杨良臣复镇抚乖方，遂致激变光渐等。诏罢良臣，贬宁祖秩，赦帅、漕以时给溪峒盐钱。

十二年正月，广西漕臣胡庭直上言，邕州之左江、永年、大平等寨，在祖宗时，以其与交址邻壤，实南边蕃篱重地，故置州县，籍其丁壮，以备一旦之用，规模宏远矣。比年边民率通交址，以其地所产盐杂官盐货之，及减易马盐以易银，忽而不防，恐生边衅，所宜禁戢。”既而诸司上言：“经略司初准朝旨，置马盐仓，贮盐以易马，岁给江上诸军及御前投进，用银盐锦，悉与蛮互市。其永平寨所易交址盐，货居民食皆旧制也，况边民素与蛮夷私相贸易，官不能制。今一切禁绝，非惟左江居民乏盐，而蛮情亦叵测，恐致乖异也。”乃牒邕州，禁民毋私贩交址盐，以妨钞法。是年，诏以杨世俊袭父进通职，补承信郎。

绍熙初，广西帅以本路副总管沙世坚素有韬略，累立边功，为群蛮所畏服，尝破蒙光渐，示以威信，光渐不敢寇边者累年。

乞以世坚兼知宜州，实能制伏蛮夷，为久远之利。帝从之。庆元四年，宜州蛮蒙峒、袁康等寇内地，夺官盐为乱，广西帅司调官兵招降之，朝廷推赏有差。

嘉定三年，章戡知静江府，建议以为广西所部二十五郡，三方邻溪峒，与蛮獠、黎、蜒杂处，跳梁负固，无时无之，西南最为重地，邕、钦之外，羁縻七十有二，地里绵邈，镇戍非一，请增置雄边军二百人及调宪司甲军二百隶帅司。初，安平州李密侵邻洞，劫掠编民，并取古甑洞，以其幼子变姓名为赵怀德知洞事，戡谕送守推古甑一人主之。十一年，臣僚复上言：“庆历间，张方平尝以为朝廷每备西北，孰不知獠蛮冲突岭外，南邻交址，势须经营。唐时西备吐蕃，其后安南寇边，旋致庞勋之祸。国朝每忧契丹、元昊，而侬智高陷邕州，南傲骚动，天子为之旰食，岂细故哉？臣等比见淮甸间版筑荐兴，更戍日益，而广南城煌摧把不葺，戍兵逃亡殆尽，春秋教阅，郡无百人。虽有乡兵、义丁、土丁之名，实不足用，缓急岂能集事？宜于岭南要地增筑城堡，籍其民兵，岁时练习，定赏罚格，以示惩劝。如此则号令严明，守御完固，民习战斗，可息獠蛮掠之患，措四十州民于久安之域矣。”诏从之。

广源州蛮依氏，州在邕州西南郁江之源，地峭绝深阻，产黄金、丹砂，颇有邑居聚落。俗椎善左衽，善战斗，轻死好乱。其先，韦氏、黄氏、周氏、依氏为首领，互相劫掠。唐邕管经略使徐申厚抚之，黄氏纳质，而十三部二十九州之蛮皆定。自交址蛮据有安南，而广源虽号邕管羁縻州，其实服役于交址。

初，有侬全福者，知儆犹州，其弟存禄知万涯州，全福妻弟依当道知武勒州。一日，全福杀存禄，当道，并有其地。交址怒，举兵执全福及其子智聪以归。其妻阿依本左江武勒族也。转至悦犹州，全福纳之。全福见执，阿依遂嫁商人，生子名智

高。智高生十三年，杀英文商人，曰：“天下岂有二父耶？”因冒依姓，与其母奔雷火洞，其母又嫁特磨道依夏卿。

久之，智高复与其母出据浔犹州，建国曰大历。交址攻拔浔犹州，执智高，释其罪，使知广源州，又以雷火、频婆四洞及思浪州附益之。居四年，内怨交址，袭据安德州，僭称南天国，改年景瑞。皇祐元年，寇邕州。明年，交址发兵讨之，不克。广西转运使萧固遣邕州指使元赟往刺候，而赟擅发兵攻智高，为所执，因问中国虚实，赟颇为陈大略，说智高内属。乃遣璘还，奉表请岁贡方物，未听。又以驯象、金银来献，朝廷以其役属交址，拒之。后复赉金函书以请，知邕州陈珙上闻，不报。智高既不得请，又与交址为仇，且擅山泽之利，遂招纳亡命，数出敝衣易谷食，给言洞中饥，部落离散。邕州信其微弱，不设备也。乃与广州进士黄玮、黄师宓及其党侂建侯、侂志忠等日夜谋入寇。一夕，焚其巢穴，给其众曰：“平生积聚，今为天火焚，无以为生，计穷矣。当拔邕州，据广州以自王，否则必死。”

四年四月，率众五千沿郁江东下，攻破横山寨，遂破送州，执知州陈洪等，兵死千余人。智高阅军资库，得所上金、函，怒谓珙曰：“我求一官统摄诸部，汝不以闻，何也？”珙对：“尝奏，不报。”索奏草不获，遂扶珙出，珙惶恐呼万岁，求自效，不听，乃并其属及广西都监张立害之。立临刑大骂，不为屈。于是智高僭号仁惠皇帝，改年启历，赦境内，师宓以下皆称中国官名。

是时，天下久安，岭南州县无备，一旦兵起仓卒，不知所为，守将多弃城遁，故智高所向得志，相继破横、贵、龚、浔、藤、梧、封、康、端九州，害曹覲于封州、赵师旦马贯于康州，余杀官吏甚众，所过焚府库，进围广州。初，智高将至，守将

仲简不许民入保城中，民不得入者皆附智高，智高势益张。先是，魏瓘筑州城，凿井蓄水，作大弩为守备。至是，智高为云梯土山，攻城甚急，又断流水，而城坚，井饮不竭，弩发，中辄洞溃，智高力屈。会知英州苏缄屯兵边渡村，扼其归路；番禺县令萧注募土丁及海上强壮二千余人，与智高众格斗，焚其战舰；转运使王罕亦自外至，益修守备。智高知不可拔，围五十七日，七月壬戌，解去。

由清远济江，拥妇女作乐而行，遇张忠战于白田，忠死之。去攻贺州，不克，夜害蒋偕于太平场。九月庚申，破昭州，害王工伦等于馆门驿。州之山有数穴，大可容数百千人，民间兵至，走匿其中，智高知之，纵火，皆焚死。十月丁丑，破宾州。甲申，复据邕州，日夜伐木治舟楫，扬言复趋广州。十二月壬申，又败陈曙于金城驿。初，智高以反闻，朝廷命曙就击之，既而杨畋、曹修、张忠、蒋偕相继出，又以余靖、孙沔为安抚使。畋、修闻智高至，退军避之。忠、偕勇而无谋，皆死。智高益自恣，南土骚然。仁宗以为忧，命狄青为宣抚使，诸将皆受青节制。曙恐育至有功，亟挑战，故败。

五年正月，青及沔、靖会兵宾州，官军、土丁合三万一千余人，按军法诛曙及指挥使袁用等三十二人于坐，一军大振。于是进兵，青将前阵，沔将次阵，靖将后阵，以一昼夜绝昆仑关归仁铺。智高闻王师绝险而至，出其不意，悉众来拒，执大盾、标枪，衣绛衣，望之如火，青阵少却，先锋孙节死之。青起麾蕃落骑兵，张左右翼出其后交击，左者右，右者左，已而左者复左，右者复右，其众不知所为，大败走。会日暮，智高复趋邕州，夜焚城遁，由合江口入大理国。得尸五千三百四十一，筑为京观，所掠生口万余人，复其业。获伪印九，黄师宓而下伪官五十七人，梟其首城上，收马牛、金帛以巨万计。智

高自起兵几一年，暴践一方，如行无人之境，吏民不胜其毒，朝廷为下赦令，优除复，慰拊疮痍，百姓始得更生云。先是，谣言“农家种，余家收。”已而智高叛，为青破，皆如其谣。

智高母阿侬有计谋，智高攻陷城邑，多用其策，僭号皇太后，性惨毒，嗜小儿肉。每食必杀小儿。智高败走，阿侬入保特磨，依其夫侬夏卿，收残众得三千余人，习骑战，复欲入寇。至和初，余靖督部吏黄汾黄献珪石鉴、进士吴舜举发峒兵入特磨，掩袭之，获阿侬及智高弟智光、子继宗继封，槛至京师，初未欲杀，日给食饮，欲以诱出智高，或传智高死，乃悉弃市。既而西川复奏智高未死，谋寇黎、雅州，诏本路为备。御史中丞孙忞又请敕益州先事经制，以安蜀人。然智高卒不出，其存亡莫可知也。

侬氏又有宗旦者，知雷火洞，稍桀黠。嘉祐二年，尝入寇，知桂州萧固招之内属，以为忠武将军，又补其子知温闷峒日新为三班奉职。七年，宗旦父子请以所领雷火、计城诸峒属县官，愿得归乐州，永为王民。诏各迁一官，以宗旦知顺安州，仍赐耕牛、盐彩。是岁，侬夏卿、侬平、侬亮亦自特磨来归，皆其族也。日新后尝监邕州税。治平中，宗旦与交址李日尊、刘纪有隙，畏逼，知桂州陆诜因使人说之，遂弃其州内徙，命为右千牛卫将军。

有甲峒蛮者，亦役属交址，间出寇邕州。景祐三年，尝掠思陵州冯祥峒生口，杀登龙镇将而去。嘉祐五年，合交址、门州等蛮五千余人复为寇，与官兵拒战，斩首数百。诏知桂州萧固趋邕州发诸郡兵，与转运使宋咸、提点刑狱李师中合议追讨。是岁数入寇，又诏安抚使余靖击之。苏茂州蛮亦近邕州，至和、嘉祐中，皆尝扰边。

黎洞，唐故琼臂之地，在大海南，距雷州泛海一日而至。

其地有黎母山，黎人居焉。旧说五岭之南，人杂夷獠，朱崖环海，豪富兼并，役属贫弱；妇人服纁纁，绩木皮为布，陶土为釜，器用瓠瓢；人饮石汁，又有椒酒，以安石榴花著瓮中即成酒。俗呼山岭为“黎”，居其间者号曰黎人，弓刀未尝去手。弓以竹为弦。今儋崖、万安皆与黎为境，其服属州县者为熟黎，其居山洞无征循者为生黎，时出与郡人互市。

至和初，有黎人符护者，边吏尝获其奴婢十人，还之。符护亦尝犯边，执琼、崖州巡检慕容允则及军士，至是，以军士五十六人与允则来归。允则道病死，诏军士至者贷其罪。

乾道二年，从广西经略转运司议，诏“海南诸郡倅守慰抚黎人，示以朝廷恩信，俾归我省地，与之更始。其在乾道元年以前租赋之负逋者，尽赦免之。能来归者，复其租五年。民无产者，官给出以耕，亦复其租五年。守卒能慰安黎人及收复省地者，视功大小为赏有差，失地及民者有重罚。六年，黎人王用休为乱，权万安军事、同主管本路巡检孙滋等招降之。九年八月，乐昌县黎贼劫省民，焚县治为乱，黎人王日存、王承福、陈颜招降之，琼管安抚司上其功，得借补承节郎。

淳熙元年，诏承节郎王日存子孙许袭职。四年冬，万安军王利学寇省地，盖旻进率众拒之，兵弱战没。八年六月，诏三十六峒都统领王氏女袭封宜人。初，王氏居化外，累世立功边陲，皆受封爵。绍兴间，琼山民许益为乱，王母黄氏抚谕诸峒，无敢从乱者，以功封宜人。至是，黄氏年老无子，请以其女袭封，朝廷从之。十二年正月，乐会县白沙峒黎人王邦佐等率贼众五百为寇，杀掠官军，保义郎陈升之抚降其众，俘获林智福等，琼管司上其功，诏减升之三年磨勘。十六年，诏以大宁寨黄弼补承信郎，弹压本界黎峒。琼管司言弼沉鸷有谋，为远近推服，故用之。弼，宜人黄氏侄也。

嘉定九年五月，诏宜人王氏女吴氏袭封，统领三十六峒。环州蛮区氏，州隶宜州羁縻，领恩恩、都毫二县。

有区希范者，思恩人也。狡黠颇知书，尝举进士，试礼部。景祐五年，与其叔正辞应募，从官军讨安化州叛蛮。既而希范击登闻鼓求录用，事下宜州，而知州吗伸己言其妄，编管全州。五辞亦尝自言功，不报。二人皆触望。希范后辄遁归，与正辞率其族人及白崖山酋蒙赶、荔波洞蛮谋为乱，将杀伸己，且曰：“若得广西一方，当建为大唐国。”会有日者石太清至，因使之筮，太清曰：“君贵不过封侯。”乃令太清择日杀牛，建坛场，祭天神，推蒙赶为帝，正辞为奉天开基建国桂王，希范为神武定国令公、桂州牧，皆北向再拜，以为受天命。又以区不绩为宰相，余皆伪立名号，补置四十余人。

庆历四年正月十三日，率众五百破环州，动州印，焚其积聚。以环州为武城军，又破带溪寨，下镇宁州及普义寨，有众一千五百。宜州捉贼李德用出韩婆岭击却之，前后斩获甚众，俘伪将二。希范惧，入保荔波洞，间出拒官军。朝廷下诏购之，获希范、正辞及赶者，人赐袍带、钱三十万、盐千斤。

明年，转运使杜杞大引兵至环州，使摄官区晔、进士曾子华、宜州校吴香诱赶等出降，杀马牛具酒，给与之盟，置曼陀罗花酒中，饮者皆昏醉，稍呼起问劳，至则推仆后庑下。比暮，众始觉，惊走，而门有守兵不得出，悉擒之。后数日，又得希范等，凡获二百余人，诛七十八人，余皆配徒。仍醢希范，赐诸溪峒，绩其五藏为图，传于世，余党悉平。

镇宁州亦隶宜州。景祐二年，蛮酋莫陵等七百余人内寇，遣西京作坊使郭志高、阁门祗候梁绍熙往讨，未至，陵等诣桂、宜州巡检李仲政请降。广西转运使不俟诏，贷其罪。诏劾之，已而释之。

是岁，高，宝州（獠）獠陈友朋等亦寇海上，本路会兵击之，溃去。

## 宋史卷四百六十四

## 列传第二百五十五

蛮夷四 西南诸夷  
黎州诸蛮 叙州三路蛮  
威茂渝州蛮 黔涪  
施高徼外诸蛮 泸州蛮

西南诸夷，汉牂牁郡地。武帝元鼎六年，定西南夷，置牂牁郡。唐置费、珍、庄、琰、播、郎、牂夷等州。其地北距充州百五十里，东距辰州二千四百里，南距交州一千五百里，西距昆明九百里，无城郭，散居村落。土热，多霖雨，稻粟皆再熟。无徭役，将战征乃屯聚。刻木为契。其法，劫盗者，偿其主三倍；杀人者，出牛马三十头与其家以赎死。病疾无医药，但击铜鼓、铜沙锣以祀神。风俗与东谢蛮同。隋大业末，首领谢龙羽据其地，胜兵数万人。唐末，王建据西川，由是不通中国。后唐天成二年，牂牁清州刺史宋朝化等一百五十人来朝。其后孟知祥据四川，复不通朝贡。

乾德三年，平孟昶。五年，知西商夷南宁州蕃落使龙彦稻等遂来贡，诏授彦稻归德将军、南宁州刺史、蕃落使，又以顺化王武才为怀化将军，武才弟若启为归德司阶，武龙州部落王子若溢、东山部落王子若差、罗波源部落王子若台、训州部落

王子若从、鸡平部落王子若冷、战洞部落王子若磨、罗母殊部落王子若母、石人部落王子若藏并为归德司戈。开宝二年，武才等一百四十人又来贡，以武才为归德将军。来人乞赐武才钲函手诏，以旧制所无，不许。四年，其国人诣涪州，言南宁州蕃落使龙彦韬卒，归德将军武才及八刺史状谓以彦韬子汉塘为嗣，诏授汉塘两宁州刺史兼蒋落使。八年，三十九部顺化王子若发等三百七十七人来贡马百六十四匹、丹砂千两。

太平兴国五年，夷王龙琼琚遣其子罗若从并诸州蛮七百四十四人以方物、名马来贡。六年，保州刺史董奇死，以其子绍重继之。雍熙二年八月，奉化王子以慈等三百五十人以方物来贡。夷王龙汉璇自称权南宁州事兼蕃落使，遭牂牁诸州酋长赵文桥率种族百余人来献方物、名马，并上蜀孟氏所给符印，授汉璇归德将军、南宁州刺史，以文桥等并为怀化司戈。端拱二年，汉璇又贻书五溪都统向通汉，约以入贡。淳化元年，汉璇遣其弟汉兴来朝。三年，夷王龙汉兴及都统龙汉窅、刺史龙光显、龙光盈及顺化王雨滞等各贡马、朱砂。

至道元年，其王龙汉僊遣其使龙光进率西商牂牁诸蛮来贡方物。太宗召见其使，询以地里风俗，译对曰：“地去宜州陆行四十五日，土宜五谷，多种粳稻，以木弩射獐鹿充食。每二百户为一州，州有长。杀人者不偿死，出家财以赎。国王居有城郭，无壁垒，官府惟短垣。”光进之说，与前书所记小异，故并叙之。上因令作本国歌舞，一人吹瓢笙如蚊蚋声，良久，数十辈连袂宛转而舞，以足顿地为节。询其曲，则名曰《水曲》。其使十数辈，从者千余人，皆蓬发，面目黧黑，状如猿獠。使者衣虎皮毡裘，以虎尾插首为饰。诏授汉确宁远大将军，封归化王；又以归德将军罗以植为安远大将军，保顺将军龙光盈、龙光显并为安化大将军，光进等二十四人并授将军、郎将、司

阶、司戈。其本国便从者，有甲头王子、刺史、判官、长史、司马、长行、僦人七等之名。

咸平元年，其王龙汉僦遣使龙光腴又率牂牁诸蛮千余人来贡，诏授光腴等百三十人官。三年，都部署张文黔来贡。五年，汉僦又遣牙校率部蛮千六百人、马四百六十匹并药物布帛等来贡，赐冠带于崇德殿，厚赉遣还。六年，知全州钱绛请招诱溪洞名豪，上以生事，寝其奏不报。

景德元年，诏西南牂牁诸国进奉使亲至朝廷者，令广南西路发兵授之，勿抑其意。先是，龙光进等来朝，上矜其道远，人马多毙，因诏宜州自今可就赐恩物。至是，恳请诣阙，从之。二年，诏羁縻保、霸州刺史董绍重、董忠义岁赐紫续锦袍。四年，西南蛮罗瓮井都指挥使颜士龙等来贡。士龙种落遐阻，未尝来朝，今始至，诏馆馈赐予如高、溪州。

大中祥符元年，泸州言江安县夷人杀伤内属户，害巡检任赛，既不自安，遂为乱。诏遣阁门祗候侍其旭乘传招抚。旭至，蛮人首罪，杀牲为誓。未几，复叛。旭因追斩数十级，擒其首领三人，又以衣服绸布诱降蛮斗婆行者，将按诛其罪。上以旭召而杀之，违招安之实，即降诏戒止；且令骂恩信，设方略制御，无尚讨伐以滋惊扰。二年，旭言夷人恃岩险，未即归服。诏文思副使孙正辞等为都巡检使，乃分三路入其境，胁以兵威，皆震慑伏罪。三年，正辞言夷人安集，降诏嘉奖。先有蛮罗忽余甚忠顺，防援并监，捕杀违命者不已，上遣内臣郝昭信褒慰之，且谕以赦蛮党前罪，勿复邀击。

四年，茂州夷族首领，耆老，刑牛犬于三溪，誓不侵扰州界。又峡路铃辖执为乱夷人王群体等至阙下，上曰：“蛮夷不识教义，向之为乱，亦守臣失于绥抚。”并免死，分隶江、浙远地。其年，霸州董哲为其巡检使董延早所杀。五年，黎洞夷

人互相杀害，巡俭使发兵掩捕。上闻而切责之曰：“蛮夷相攻，许边吏和断，安可擅发兵甲，或致扰动？”即令有司更选可任者代之。

六年，晏州多刚县夷人斗望、行牌率众劫涪井监，杀驻泊借职平言，大掠资畜，知泸州江安县、奉职文信领兵趋之，遇害。民皆惊扰，走保戎州。转运使寇瑊即令诸州巡检会江安县，集公私船百余艘，载粮甲，张旗帜，击铜锣，鼓吹，自蜀江下抵清浮坝，树营栅，招安近界夷族，谕以大兵将至，勿与望等同恶。未几，纳溪、蓝顺州刺史史个松，生南八姓诸团，乌蛮猎广王子界南广溪移、悦等十一州刺史李绍安，山后高、巩六州及江安界婆婆村首领，并来乞盟，立竹为誓门，刺猫狗鸡血和酒饮之，誓同力讨贼。瑊乃署榜，许以官军至不杀其老幼，给赐衣币酒食。上遣内殿崇班王怀信乘传与瑊等议绥抚方略，瑊言斗望等屡为寇钞，恃宽赦不悛恶，今谓发嘉、眉屯兵捕剪，以震惧之。

六年九月，诏怀信为嘉、眉、戎、泸等州水陆都巡检使，阁门祗候康训、符承训为都同巡检使，及发虎翼、神虎等兵三千余人，令怀信与瑊商度进讨。上因谓枢密使陈尧叟曰：“往时孙正辞讨蛮，有虎翼小校率众冒险者三人，联志其姓名，今以配怀信。正辞尝料简乡丁号“白劳子兵”，以其识山川险要，遂为乡导，今亦令怀信召募。又使臣宋贲屡规画溪洞事，适中机要，以贲知江安县与怀信等议事。”苏乃点集昌、泸、富顺监白劳子弟得六千余人。十一月，怀信、康训分领、缘溪入合滩，至生南界斗满村遇夷贼二千余人，击之，杀伤五百人，夺梭枪藤牌。会暮，收众保寨，夷党三千余人分两道，张旗喊呼来通寨栅，怀信出击，皆溃散。进壁娑娑，遇夷二千于罗固募村，又破之。追至斗行村上屏风山，连破四寨。一日三战，俘

馘百余人，夺资粮五千石、枪刀什器万数，焚罗固募斗引等三十余村、庵舍三千区。怀信又引兵至斗行村追击过卢罗，射仆二百余人，爇其栏栅千数。分遣部下于罗个颊罗能落运等村及龙峨山掩杀，大获戎具，斩首级及重伤投崖死者颇众，烧舍千区及积谷累万。两路兵会于泾滩置寨，遣康训部壕寨卒修泾滩路，以渡大军。俄为夷贼所邀，战不利，训颠于崖，死之，怀信引兵急击，大败之，追斩至泾滩。怀信夹寨于晏江口，瑊与符承训侦知贼谋欲乘夜击晏江，驰报怀信，即自泾滩拔寨赴之。比至晏江北山，夷众万余已自东南合势逼怀信寨，怀信彀强弩环寨射贼，瑊等整众乘高策援，夷人大惧而却，合击破之，死伤千余人。

七年正月，其酋斗望三路分众来斗，又为官军大败，射杀数百人，溺江水死者莫计。夷人震苦，诣军首服，纳牛羊、铜鼓、器械，瑊等依诏抚谕。二月，还军涪井，夷酋斗望及诸村首领悉赴监自陈，愿贷死，永不寇盗边境。因杀三牲盟誓，辞甚恳苦。即犒以牢酒，感悦而去。瑊、怀信等上言夷人宁息，请置涪井监壕栅，并许近界市马。从之。

八年，夔州路上言黔州西南密州夷族张声进遣使进奉，为南宁州蕃落使龙汉僬邀夺，仇劫不已，乞降敕书安抚。

天圣四年龙光凝、景祐三年龙光辨、康定元年龙光琇景祐三年龙光辨、庆历五年龙以特、皇祐二年龙光澈等，继以方物来贡献。与以特俱至者七百十九人。是年，以安远将军，知蕃落使龙光辨为宁远军大将军，宁远将军知静蛮军节度使龙光凝、承宣武宁大将军龙异岂为安远大将军，承宣奉化大将军龙异鲁为武宁大将军。至和中，龙以烈、龙异静、首领张汉陞、王子罗以崇等皆入贡，命其首领而下九十三人为大将军至郎将。嘉祐中，以烈复至，大率龙姓诸部族地远且贫，熙宁中来见，赐

以袍带等物，刺其数于背。又有张玉、石自品者，嘉祐中来贡，而鹤州亦遣人贡马。有董氏世知保州曰仲元者，袭是州二十余年矣，至是益州钤辖司表其善拊蛮夷，命为本州刺史。鹤州、保州皆西南边地也。又有夷在泸州部，亦西南边地，所部十州：曰巩、曰定、曰高、曰奉、曰涪、曰宋、曰纳、曰晏、曰投附、曰长宁，皆夷人居之，依山险，善寇掠。涪井监者，在夷地中，朝廷置吏领之，以拊御夷众，或不得人，往往生事。

庆历四年四月，夷人攻三江寨，诏秦凤路总管司发兵千人选官驰往捕击。既而泸州教练使、生南招安史爱诱降夷贼斗敖等，诏并补三班差使、殿侍、涪井监一路招安巡检。未几，夷众复寇三江寨，指使王用等击走之。

皇祐元年二月，夷众万余人复围祐井监，水陆不通者甚久。初，监户晏州夷人钱而欧伤斗落妹，其众愤怒，欲报之。知泸州张昭信劝谕，既已听服，而涪井监复执婆然村夷人细令等，杀长宁州落占等十人，故激成其乱。诏知益州田况发旁郡士卒，命梓夔路兵马钤辖宋定往援之。于是两路合官军洎白芬子弟几二万人与战，兵死者甚众，饥死又千余人，数月然后平。赐况及转运使赖书，褒奖宋定而下十三人，进秩有差。后况还朝，乃奏夷众连年为乱，繇主者非其人，请令转运、钤辖司举官为知监、监押，代还日，特迁一资。从之。

嘉祐二年，三里村夷斗还等百五十人复谋内寇。有黄土坎夷斗盖，长宁州人也，先以其事来告。涪井监引兵趋之，捕斩七千余级。钤辖司上闻，诏赐斗盖钱三十万、锦袍、银带。明年，又补斗盖长宁州刺史。

泸州部旧领姚州废已久，有乌蛮王子得盖者来居其地，部族最盛，数遣人诣官，自言愿得州名以长夷蒋。事闻，因赐号姚州，铸印予之。得盖又乞敕书一通以遗子孙，诏从其请。

夔州路又有溱、南二州夷，颇盛强，皇祐初，诏自今岁遣使者存问之。

雅州西山野川路蛮者，亦西南夷之别种也，距州三百里，有部落四十六，唐以来皆为羁縻州。太平兴国三年，首领马令膜等十四人以名马、犁牛、虎豹皮、腐脐来贡，并上唐朝敕书告身凡土通，咸赐以冠带，其首领悉授官以遣之。绍圣二年，以碉门寨蛮部王元寿袭怀化司戈云。

黎州诸蛮，凡十二种：曰山后两林蛮，在州南七日程；曰邛部川蛮，在州东南十二程；曰风琶蛮，在州西南一千一百里；曰保塞蛮，在州西南三百里；曰三五蛮，亦曰部落蛮，在州西百里；曰西箐蛮，有弥羌部落，在州西三百里；曰净浪蛮，在州南一百里五十里；曰白蛮，在州东南一百里；曰乌蒙蛮，在州东南千里；曰阿宗蛮，在州西南二日程。凡风琶、两林、邛部皆谓之东蛮，其余小蛮各分隶焉。邛部于诸蛮中最骄悍狡谲，招集蕃汉亡命，侵攘他种，闭其道以专利。曰大云南蛮，曰小云南蛮，即唐南诏，今名大理国，自有传。夷俗尚鬼，谓主祭者鬼主，故其酋长号都鬼主。

山后两林蛮后唐天成间始来贡。开宝二年六月壬子，勿儿通部落将军离色以状白黎州，期十月内入贡，成都府以闻，诏嘉答之。至是来朝，赐以器币。由黎州南行七日而至其地，又一程，至嵩州。嵩州今废，空城中但有浮图一。又二程，至建昌城。又十七程，至云南。三年七月，又朝贡。六年四月，邛部川归德将军阿伏上言，为山后两林蛮勿儿率众侵掠堡寨。八年，怀化将军勿尼等六十余人来贡，诏以勿尼为归德将军，又以两林蛮大鬼主苏吠为怀化将军。

太平兴国二年，遣使王子卑彩、副使牟盖、鬼主还祖等七十八人以名马来贡，乞颁证朔。下诏曰：“山后两林蛮主归德

将军勿尼、怀化将军勿儿等克慕声明，远修职责，并增环卫之秩，俾为夷落之荣。勿尼可特授归德大将军，勿儿可特授怀化大将军。”是冬，又遣使离鱼贡犀二株、马九匹，来贺登极。四年，勿儿与都鬼主又遣王子祚遇以名马来贡。八年，蛮主弟牟昂及王子牟盖、摩忙、卑愧、副使牟计等二百三十九人来贡。诏以牟昂为怀化大将军，牟盖等三人为归德郎将，牟计等百二十人十并为怀化司戈。

雍熙三年，勿尼等及其王子李奉恩复来贡马。淳化元年，王子离鱼、副使卑都、卑谕、鬼主岐礼等百二十八人来贡，诏授离鱼归德将军，卑都保顺郎将，卑谕归德司戈，卑热等五十四人怀化司戈。

天禧二年，山后两林百蛮都鬼主李阿善遣将军卑热等一百五十人来贡。

邛部川蛮，亦曰大路蛮，蛮曰勿邓，居汉越巂郡会无县地。其酋长自称“百蛮都鬼主”。开宝二年六月，都鬼主阿伏白黎州，期以十月令王子入贡，成都府以闻，诏嘉纳之。四年，黎州定远兵士构叛，聚居鹿角溪，阿伏令弟游击将军卑吠等率众平之。诏赐阿伏银带、锦袍，并赐其众银帛各百，以为归德将军。六年，阿伏与山后两林蛮主勿儿而语相失，勿儿率兵侵邛部川，颇俘杀部落。黎州以闻，并赐诏慰谕，令各守封疆，勿相侵犯。

太平兴国四年，首领牟昂，诸族鬼主副使离袜等各以方物来贡。

雍熙二年，都鬼主诺驱并其母热免遣王子阿有等百七十二人以方物、名马来贡。诏以诺驱为怀化将军，并赐其母银器。

端拱二年，遣弟少盖等三百五十人来贺籍田，贡御马十四匹、马二百八十匹、犀角二、象牙二、莎罗毯一、合金银饰蛮

刀二、金饰马鞍勒一具、獬羊十、(土盈)牛六。诏以少盖为归德郎将。

淳化元年，诺驱自部马二百五十匹至黎州求互市，诏增给其直。诺驱令译者言更入西蕃求良马以中市。二年，复遣子牟昂、叔离袜以方物、良马、犛牛来贡，仍乞加恩。诏授诺驱怀化大将军，少盖怀化将军，牟昂归德将军，离袜怀化司戈；又封诺驱母归德郡太君热免宁远郡太君，弟离遮、小男阿醉都判官，任彦德等一百九十一人为怀化司戈。

至道元年，李顺乱四川，王继恩讨平之。遣嘉州牙校辛显使，诺驱奉淳化二年所授官告、赖书及日历为信，因言与贼樊秀等接战，败之，复请朝规，通嘉州旧路。继恩上言：“通嘉州路非便，只令于黎州卖马。”诏不允。其入觐王子十九人并加官，鬼主三十六人并赐赖书以抚之。至道三年，遣王子阿醉来朝。

真宗咸平二年，遣王子部的等来贡文犀、名马，赐衣带、器币有差。又乞给印，以“大渡河南山前、后都鬼主”为文，从之。五年，又遣王子离归等二百余人入贡。六年，黎州言邛部州都蛮王诺驱卒，其子阿遁立。

景德二年，阿遁遣王子将军百九十二人来贡。诏授阿遁安远将军，阿遁叔怀化将军，阿育为归德将军，离归为怀化将军，大判官怀化司候任彦德、王子将军部的并为怀化郎将，判官任惟庆为怀化司候。大中祥符元年，遣将军赵勿娑等献名马、犀角、象齿、娑罗毯，会于泰山。礼毕，阿遁加恩，勿娑等厚赐遣还。

天圣八年十月，邛部川都蛮王黎在遣卑郎、离灭等来贡方物。时占城、龟兹、沙州亦皆入贡，至以家自随。晏殊因请图其人物衣冠，并访道里风俗以上史官，诏可。九年三月，命黎

在为保义将军，又命其部族为郎将、司戈、司候，凡三十余人。明道元年，黎州言黎在谓三岁一贡，诏谕以道路遐远，听五年一至，景祐初，黎州复言邓部蛮请岁入贡，诏如明通令。宝元元年，百蛮都王忙海遣将军卑盖等来贡方物，且请三岁一贡，不许。

庆历四年，邛部川山前、山后百蛮都鬼主牟黑遣将军阿济等三百三十九人献马二百一十、犛牛一、大角羊四、犀株一、莎罗毯一。庆历间，有鬼主弃黑等入贡。未几，其王咩墨扰边，知黎州孙圜使其首领苴克杀之。

熙宁三年，苴克遣使来贺登宝位，自称“大渡河南邛部川山前、山后百蛮都首领”，赐敌书、器币、裘衣、银带。是年，苴克死，诏以其子韦则为怀化校尉、天渡河南邛部川都鬼主。九年，遣其将军卑郎等十四人入贡。

乾道元年，诏以崖袜袭兄蒙备金紫光禄大夫、怀化校尉、都鬼主如故。淳熙元年，吐蕃寇西边，崖袜率众掩击，诏嘉其功。二年五月，两林蛮王弟笼畏及酋长崖来率部义等攻邛部州之笼瓮城，不克，大掠而去。崖袜追之，不及。制置使范成大檄黎州严加备御。八年，崖袜死，其侄墨崖袭职。诏黎州屯戍土军、禁军及西兵，遇有边事并听本州守臣节制。

嘉定九年，邛部川通于云南，遂伏属之。其族素效顺，捍御边陲，既折归云南，失西南一蕃篱矣。

凤琶蛮，咸平初，其王曩娑遣使乌柏等贡马五十七匹，素地红花娑罗毯二，来贺即位。诏授曩娑及进奉使等官，优赐遗之。景德三年，又遣乌柏来贡，诏授曩娑归德将军，乌柏等四十六人弟迁郎将、司阶、司戈。

保塞蛮，开宝间，其蛮七十余人由大波河来归，时时来货其善马。绍兴二十七年，川、秦都大司言：“汉地民张太二姑

率众劫杀市马蛮客崖遇等，恐启边衅，已加慰谕，并偿其直矣。”诏免知州唐柜及通判陈伯强官，抵首贼法。

部落蛮，有刘、杨、郝、赵、王五姓。淳熙七年十月，黎州五部落蛮贡马三百匹求内附，诏许通互市，却其所献马。

弥羌部落。乾道九年，吐蕃青羌以知黎州宇文绍直不酬英马价，愤怒为乱。诏帅宪抚安之。绍直罢免。青羌首领奴儿结等市马黎州，大肆虏掠，权州事王劝多给金帛，亟遣还，宣抚使虞允文言昉贪功，恐他部效尤，渐启边衅。诏降昉两官。十月，黎州吐蕃复寇边，攻虎掌寨。诏四川宣抚司檄成都府调兵十千人戍黎州以御之。

淳熙二年，奴儿结还所虏生口三十九人，黎州与之盟，复听其互市，给赏归之。制置使范成大言，“所虏未尽归我，岂可复与通好？”诏谪宇文绍直，编管千里外。成大增黎州五寨，籍强壮五千人作为战兵；吐蕃入寇之径凡十有八，皆筑堡戍之。奴儿结率众二千扣安静寨。成大调飞山卒千人赴之，度其三日必遁，戒勿追，已而果然。

青羌奴儿结为边害者十余年，其后制置使留正以计禽杀之，尽歼其党。淳熙十二年，赵汝愚代为制置使，或谓杀降不祥，必启边患，汝愚不为动，但分守险要，严备以待之。明年，奴儿结弟三开果入寇，边备完固，三开不能攻，走归。汝愚悬重赏以间群蛮，三开不能孤立，遂以忧死。时虚恨蛮族最强，破小路蛮，并其地，与黎州接壤，请通互市。汝愚以黎州三面被边，若更通虚恨蛮，恐重贻他日之忧，不若拒之为便。帝以其知大体，从之。寻汝愚以定青羌功加龙图阁直学士。

嘉定元年十二月，弥羌蕃卜由恶水渡河，寇黎州，破碉子寨。初，蕃卜弟闷巴至三冲为人所杀，又徒白水村渡于安静寨，羌人患之。蕃卜遂与青羌诣邛部川，欲假道女儿城以入寇。守

臣杨子谟谍知之，数以赏遗其都王母，俾毋假道，时时馈米以济其饥，蛮人德之。会赵公卮代为郡，靳不与，蓄卜遂得假通渡河，攻茆坪寨，掠三松、蚕砂、横山、三增、白羊诸村。郡避西兵将党寿御之，失利，复遭统领王光世往。羌人由茆坪以革船渡河，光世惮之，留屯三冲不敢进。羌人焚掠既尽，渡河而归。二年二月，复寇黎州良溪寨，官年败绩。八年二月，蓄卜降。蓄卜连年入寇，皆青羌曳失索助之，守臣袁柚遗安静寨总辖杜珍招降之。

他如浮浪蛮、白蛮、乌蒙蛮、阿宗蛮，则其地各有所服屈云。

叙州三路蛮：西北曰董蛮，正西曰石门部，东南曰南广蛮。

董蛮在马湖江右，僰侯国也。唐羁縻驯、骋、浪、商四川之地。其酋董氏，宋初有董春惜者贡马，自称“马湖路三十七部落都王子”。其地北近犍为之沫川赖因寨。寨厄蛮险，蛮数寇抄。熙宁、绍圣中，朝廷皆为徒赖因监押驻荣丁寨，而以县吏控截。政和五年，始改差监押充知寨事，蛮寇掠如故。

南广蛮在叙州庆符县以西，为州十有四。大观三年，有夷酋罗永顺、杨光荣、李世恭等各以地内属，诏建滋、纯、祥三州，后皆废。

石门蕃部与临洮土羌接，唐做、播等十二州之地。俗椎髻、披毡、佩刀，居必栏栅，不喜耕稼，多畜牧。其人精悍善战斗，自马湖、雨广诸族皆畏之。盖古浪稽、鲁望诸部也。

威州保霸蛮者，唐保、霸二州也。天宝中所置，后陷没。酋董氏，世有其地，与威州相错，因羁縻焉。

保州有董仲元、霸州有董永锡者，嘉祐及熙宁中皆尝请命于朝。政和三年，知成都庞恭孙始建言开拓，置官吏。于是以蚩舜咨保州地为祺州，蓝彦博新州地为亨州，授舜咨刺史，彦

博团练使。舜咨寻迁观察使；彦博留后，遂为节度使。诏成都给居第、田十二顷。二州经费岁用钱一万二千一百缗，米麦一万四千七百石，绢二千八百五十匹，绸布、綾绵、茶、盐、银等不预焉。后皆为寨。

茂州诸郡落，盖、涂、静、当、直、时、飞、宕、恭等九州蛮也。蛮自推一人为州将，治其众，而常诣茂州受约束。茂州居群蛮之中，地不过数十里，宋初无城隍，惟植鹿角自固。蛮乘夜屡入寇，民甚苦之，熙宁八年，相率诣州请筑城，知州事范百常实主是役。蛮以为侵其地，率众奄至，百常击走之，乃合称、时等蛮来寇。百常拒守凡七十日。诏遣王中正将陕西兵来援，入恭州、宕州，诛杀颇众，蛮乃降。

政和五年，有直州将到永寿、汤延俊、董承有等各以地内属，诏以永寿地建寿宁军，延俊、承有地置延宁军。时威州亦建亨、祺二州，然亨至威才九十里，寿宁距茂才五里，在大早江之外，非扼控之所，未几皆废。

七年，涂、静、时、飞等州蛮复反茂州，杀掠千余人。知成都周焘遣兵马钤辖张永铎等击之，畏懦不敢进，皆坐黜。以孙义叟节制绵、茂军，于是中军将种友直等破其都禄板舍原诸族，蛮败散。其酋旺烈等诣茂州请降，乃班师。授旺烈官，月给茶彩。自后蛮亦骄。

宣和五年，宕、恭、直诸部蒋入寇。六年，涂、称蛮复犯茂州云。

渝州蛮者，古板楯七姓蛮，唐南平狭也。其地西南接乌蛮、昆明、哥蛮、大小播州，部族数十居之。

治平中，熟夷李光吉、梁秀等三族据其地，各有众数千家。间以威势胁诱汉户，有不从者屠之，没入土田。往往投充客户，谓之纳身，税赋皆里倚代偿。藏匿亡命，数以其徒伪为生獠劫

边民，官军追捕，辄遁去，习以为常，密赂黠民觐守令动静，稍筑城堡，缮器甲。远近患之。

熙宁三年，转运使孙固、判官张洸使兵马使冯仪、弁简、杜安行图之，以祸桶开谕，因进兵，复宾化寨，平荡三族。以其地赋民，凡得租三万五千石，丝绵一万六千两。以宾化寨为隆化县，隶涪州；建荣懿、扶欢两寨。

其外铜佛坝者，隶渝州商川县，地皆膏腴。自光吉等平，他部族据有之。朝廷因补其土人王才进充巡检，委之控扼。才进死，部族无所统，数出盗边。朝廷命熊本讨平之，建为南平军，以渝州南川、涪州隆化隶焉。

元丰四年，有杨光震者，助官军破乞弟，杀其党阿讹。大观二年，木攀首领赵泰、播州夷族杨光荣各以地内属，诏建滨、播二州，后皆废。

黔州、涪州徼外有西南夷部，汉牂牁郡，唐南宁州、牂牁、昆明、东谢、南谢、西赵、充州诸蛮也。其地东北直黔、涪，西北接嘉、叙，东连荆楚，南出宜、桂。俗椎髻、左衽，或编发；随畜牧迁徙亡常，喜险阻，善战斗。部族共一姓，虽各有君长，而风俗略同。宋初以来，有龙蕃、方蕃、张禱、石蕃、罗蕃者，号“五姓蕃”，皆常奉职贡，受爵命。

治平四年十二月，知静蛮军、蕃落使、守天圣大王龙异阁等入见，诏以异阁为武宁将军，其属二百四十一人各授将军及郎将。

熙宁元年，有方异（王兄），三年，有张汉兴各以方物来献，授异规称蛮军，汉兴捍蛮军，并节度使，六年，龙蕃、罗蕃、方蕃、石蕃八百九十人入觐，贡丹砂、毡、马，赐袍带、钱帛有差。其后，比岁继来。龙蕃众至四百人，往返万里，神宗悯其勤，诏五姓蕃五岁听一贡，人有定数，无辄增加，及别

立首领，以息公私之扰。命宋敏求编次《诸国贡奉录》，客省、四方馆撰仪。皆著为式。

元丰五年，张蕃乞添贡奉人至三百，诏故事以七十人为额，不许。七年，西南程蕃乞贡方物，愿依五姓蕃例注籍。从之。

元祐二年，西南石蕃石以定等贡表，自称“西平州武圣军”。礼部言元丰著令以五年一贡为限，今年限未及。诏特令入贡。五年，八年，绍圣四年，龙蕃皆贡方物。龙氏于诸姓为最大，其贡奉尤频数，使者但衣布袍，至假伶人之衣入见，盖实贫陋，所冀者恩赏而已。故事，蛮夷入贡，虽交趾、于阗之属皆御前殿见之，独此诸蕃见于后殿，盖卑之也。

元符二年，又有牟韦蕃入贡，诏以进奉人韦公忱、公市、公利等为郎将。

诸蕃部族数十，独五姓最著，程氏、韦氏皆比附五姓，故号“西南七番”云。

施州蛮者，夔路徼外熟夷，南接牂牁诸蛮，又与顺、富、高、溪四川蛮相错，盖唐彭水蛮也。

咸平中，施蛮尝入寇，诏以盐与之，且许其以粟转易，蛮大悦，自是不为边患，后因饥，又以金银倍实直质于官易粟，官不能禁。熙宁六年，诏施州蛮以金银质米者，估实直；如七年不赎，则变易之。著为令。

熊本经制涪井事，蛮酋田现等内附，夔路转运判官董钺、副使孙珪、知施州寇平，皆以招纳功被赏。

施、黔比近蛮，子弟精悍，用木弩药箭，战斗趫捷，朝廷尝团结为忠义胜军。其后，泸州、涪井、石泉蛮叛，皆获其用。

高州蛮，故夜郎也，在涪州西南。宋初，其酋田景迁以地内附，赐名珍州，拜为刺史。景迁以郡多火灾，谓易今名。大观二年，有骆解下、上族纳土，复以珍州名云。

泸州西南徼外，古羌夷之地，汉以来王侯国以百数，独夜郎、滇、邛都、雋、昆明、徙、作都、冉駹、白马氏力最大。夜郎，在汉属牂牁郡，今涪州之西，溱、播、珍等州封域是也；滇，在汉为益州郡，今姚州善阐之地是也；邛都，雋州会同川与吐蕃接，今耶部州蛮所居也；雋，今雋州；昆明，在黔、泸徼外，今西南蕃部所居也；徙，今雅州严道地；作都，在黎州南，今两林及野川蛮所居地是也；冉駹，今茂州蛮、波山夷地是也；白马氏，在汉为武都郡，今阶州、波州，盖羌类也；此皆巴蜀南徼外蛮夷也。

自黔、恭以西，至涪、泸、嘉、叙，自阶又折而东，南至威、茂、黎、雅，被边十余郡，绵亘数千里，刚夷恶獠，殆千万计。自治平之末迄于靖康，大抵皆通互市，奉职贡，虽时有剽掠，如鼠窃狗偷，不能为深忠，参考古今，辨其封域，以见琛赋之自至，梯航之所及者尔。若夫边荆楚交广，则系之溪峒云。

涪水夷者，羁縻十州五圉蛮也，杂种夷獠散居溪谷中。庆历初，泸州言：“管下溪峒十州，有唐及本朝所赐州额，今乌蛮王子得盖居其地。部族最盛，帝有旧姚州，废已久，得盖愿得州名以长夷落”诏复建姚州，以得盖为刺史，铸印赐之。得盖死，其子窃号“罗氏鬼主”。鬼主死，子仆射袭其号，浸弱不能令诸族。

乌蛮有二酋领：曰晏子，曰斧望个怒，常人汉地鬻马。晏子所居，直长宁、宁远以南，斧望个怒所居，直纳溪、江安以东，皆仆夜诸部也。晏子距汉地绝近，犹有涪井之阻。斧望个怒近纳溪，以舟下泸不过半日。二酋浸强大，擅劫晏州山外六姓及纳溪二十四姓生夷。夷弱小，皆相与供其宝。

熙宁七年，六姓夷自涪井谋入寇，命熊本经制之。景思立

战没，本将蜀兵，募土丁及夷蜀黔州弩手，以毒矢射贼，贼惊溃。于是山前后、长宁等十郡八姓及武都夷皆内附。提点刑狱范百禄作文以誓之曰：

蠢兹夷丑，镜溪之浒。为虺为豺，凭负固圉。杀人于货，头颅草莽。莫惨燔炙，莫悲俘虏。狙虡熟慝，胡可悉数。疆吏苟玩，噤不敢语。

奋若之岁，曾是强御。踟躅啸聚，三壕、罗募。僨我将佐，戕我士伍。西南绎骚，帝赫斯怒。帝怒伊何？神圣文武。民所安乐，惟曰慈抚。民所疾苦，惟曰砭去。乃用其良，应变是许。粥熊裔孙，爰馭貔虎。歼其渠酋，判其党与。既夺之心，复断右股。

摄提孟陬，徂征有叙。背孤击虚，深入厥阻。兵从天下，铁首其举。粉红腾沓，莫敢婴牾。火其巢穴，及其困贮。暨其贖畜，墟其林霖。杀伤系纆，以百千数。泾滩望风，悉力比附。丁为帝民，地曰王土。投其器械，籍入官府。百死一赎，莫保铜鼓。

歌盟神天，视此狗鼠。敢忘诛绝，以干罪苦。乃称上恩，俾复故处。残丑厥角，泣血诉语：天子之德，雨暘覆护。三五瞧类，请比泾件。”

大邦有令，其戒警汝：天既汝贷，汝勿予侮。惟十九姓，往安汝堵。吏治汝责，汝力汝布。吏时汝耕，汝稻汝黍。惩创于今，无怵往古。小有堡障，大有城戍。汝或不听，汝击汝捕。尚有虡将，突骑强旅。傅此黔军，毒矢劲督。天不汝容，暴汝居所。不汝遗育，悔于何取！

立石于武宁寨。

熊本言二酋桀黠，不羈縻之则诸蛮未易服，遂遣人说诱招纳。于是晏子、斧望个恕及仆夜皆愿入贡，受王命。晏子未及

命而死，乃以个恕知归来州，仆夜知姚州，以个恕之子乞弟、晏子之子沙取禄路并为把截将、西南夷部巡检。

八年，俞州獠寇南州，獠酋阿讹率其党奔个恕。熊本重赏檄斩讹。讹桀黠，习知边境虚实，个恕匿不杀，诡降于纳溪。讹得不死，甚德个恕，为伺边隙。会个恕老厌兵，以事属乞弟，遂与讹侵诸部。

十年，罗苟夷犯纳溪寨。初，寨民与罗苟夷竞鱼笋，误殴杀之，吏为按验。夷已忿，谓：“汉杀吾人，官不偿我骨价，反暴露之。”遂叛。提点刑狱穆珣言：“纳溪去泸一舍，罗苟去纳溪数里，今托事起端，若不加诛，则乌蛮观望，为害不细。”乃诏泾原副总管韩存宝击之。存宝召乞弟等掎角，讨荡五十六村，十三囤蛮乞降，愿纳土承赋租。乃诏罢兵。

元丰元年，乞弟率晏州夷合步骑六千至江安城下，责平罗苟之赏。城中守兵才数百，震恐不能授甲，蛮数日乃引去。知泸州乔叙要欲与盟，遣梓夔都监王宣以兵二千守江安，仍奏以乞弟袭归来州刺史。韩运遣小校杨舜之召乞弟拜敕，乞弟不出；遣就赐之，亦不见；而令小蛮从舜之取敕以去。乔叙因沙取禄路以贿招乞弟，乃肯来。

三年，盟于纳溪。蛮以为畏己，益悖慢。盟五日，遂以众围罗个牟族。罗个牟，熊本所团结熟夷也。王宣往救之，蛮解围，合力拒官军。宣与一军皆没，事遂张，驸召存宝授方略，统三将兵万八千趋东川。存宝怯懦不敢进，乞弟送款给降，存宝信之，遂休兵于绵、梓、遂、资间。

四年，诏以环庆副总管林广代存宝，按宝逗挠，诛之。熟夷杨光震杀阿讹，诏林广与光震同力讨贼。乞弟恐，复送款。帝以其前后反覆，无真降意，督广进师。广遂破乐共城，至斗蒲村，斩首二千五百级。次落婆，乞弟乃纳降。广盛陈兵以受

之，对话良久，乞弟疑有变，引众遁。广帅兵深入，会大雨雪，浹旬始次老人山，山形剑立，度黑崖，至鸦飞不到山。五年工月，次归来州，天大寒，然桂为薪，军士皆冻堕指。留四曰，求乞弟不可得。内侍麦文昂问广军事，广曰：“贼未授首，当待罪。”文昂乃出所受密诏曰：“大兵深入讨贼，期在梟获元恶。如已破其巢穴，虽未得乞弟，亦听班师。”军中皆呼万岁，曰：“天子居九重，明见万里外。”乃以众还。自纳溪之役，师行凡四十日，筑乐共城、江门寨、梅岭席帽溪堡，西达涪井，东道纳溪，皆控制要害，捷书闻，赦梓州路，以归来州地赐罗氏鬼主。

乞弟既失土，穷甚，往来诸蛮间，无所依。帝犹欲招来之。命知泸州王光祖开谕，许以自新。会其死，于是罗始党、半燃、斗更等诸酋请诊十九姓团结，新收生界八姓、两江族请依七姓团结，皆为义军。从之，自是泸夷震慑，不复为边患。沙取禄路死，子鳖弊承袭。

政和五年，晏州夷卜漏叛，寨将高公老遁，招讨使赵遹讨平之，授鳖弊西南夷界都大巡检。事见《赵遹传》。